

美國史

冊上

一個自由民族的故事

美·加瑪格爾 尼美根合著

劉尊模 陳先澤合譯

中外出版社印行

贈閱

752.1
485
:1

美國史

冊上



3 0406 3925 8

美國史目次

上册

作者原序	一
第一章 殖民地的獨立	一
第二章 殖民地的傳統	二三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與獨立運動	四三
第四章 革命與邦聯	六三
第五章 憲法的制作	八六
第六章 共和國的建立	一〇三
第七章 全國統一	一一七
第八章 傑克遜派的民主	一三〇
第九章 西線與民主	一四一
第十章 區域鬥爭	一六〇
第十一章 閩牆之戰	一七九

作者原序

美國脫離混沌時代而進入歷史，迄今不過四百年光景。美國是世界上大國之最新者，但它在許多方面都最饒趣味。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的歷史綜述着民族的舉蹟，包括着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塑造現代世界的歷史力量和因素——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移民，工業，科學，宗教，自由和民主政治——大部分發源於美國，而這些力量對社會所發生的作用，其在美國歷史上所表現者，較在他國歷史上所表現者更為顯著。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它年紀雖輕，却為今日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國，具有最老的民主政治和成文憲法。美國之所以有趣味，是因為其人民自最初期即自覺有一個特殊的目標，是因為它是人類希望之所繫，是因為它能夠達成這個目標和實現這種希望。

美國的故事，是一種古老文化對一種荒野環境的衝擊力的故事。美國跳過最初六千年的歷史，而以英勇和成熟的姿態出現於歷史的舞台上。因為最初移殖美國的人，並非原始的野人，乃是文明的民族，他們以一種古老的文化移殖到美國來。但「新世界」並不僅僅是「舊世界」的延長物。它正如其初期的殖民者所預料和其建國元勳所策劃——是歷史中的新事物。自大西洋以至太平洋的拓荒者，他們所碰到的未經征服的荒野，大大地改變了遺傳下來的制度，而人民和種族的混雜，又改變了遺傳下來的文化。結果美國在民族混和上，在宗教自由上，在社會平等上，在經濟機會上，在政治民主上，都曾作過最大膽的實驗。



歐洲的歷史家和旅客，雖承認美國人民本質的美德，但他們一向堅持着，說美國歷史平凡而沒有光彩，缺乏多變性，不豐富也不瑰麗。這和事實正相反。美國歷史栩栩如生，具有驚人的戲劇性，而且是英雄的範型。一些弱小的人民，由一個大陸的遠邊迅速地展拓到那邊去；一些微漠的殖民地轉眼蔚為一個最富最強的大國——這種戲劇在現代史上是罕有其匹的。美國的山陰，與歐洲的封建堡壘同其雄偉；美國城鎮的榮會，與皇家的朝廷同其堂皇；美國人民向內地湧進，與諾爾曼人滅阿剌伯人的擴展同其動人；而美國的民族英雄——華盛頓，傑斐遜，林肯——可與任何其他民族的英雄媲美而無愧。美國有一代人曾經為爭取自由和民主而從事劇烈的鬥爭，故美國的歷史，充滿着有關自由民主的成長之令人愉快的故事。

這一部歷史書並不是為學者而寫的，故不想包括原來的研究資料，也不想作嶄新的解釋；這不過是一本通俗的讀物。我們需要一種關於美國人民的敘事體的簡史，這本書的寫作便是想滿足此項需要。因為篇幅有限，作者對於材料不能不多所割愛，這是迫不得已之事。同時作者不受誘惑，決不涉入政治，軍事和文化史的許多有趣味的歧途，以致提及已經遺忘了的人物，而引起錯綜複雜的爭論。作者並不認為美國歷史的基調在於政治或經濟，或在於一串的問題，而認為美國歷史乃是一個自由社會進化的故事。如果這本書有它的題旨的話，則是包含在它的書名之內——一個有充分智慧以要求自由並願為自由而工作而戰鬥的民族之發展史。

納文斯 (Allan Nevins)

康瑪格 (Henry Steele Commager)

第一章 殖民地的樹立

北美的形勢

英國人在美洲殖民的歷史，肇始於一六〇七年一個美麗的四月清晨，牛波特船長所率領三艘飽經風浪的船，在喬沙比克灣 (Chesapeake Bay) 附近下錨，隨後派人登陸，發見陸地上「綠草如茵，樹木參天，水清可愛。」同行者之中，有諾斯安伯蘭伯爵的英俊的兒子波士和史密斯船長。波士紀述着他們怎樣發見壯麗的森林，地面長滿着花草；美好的草梅，「比較我們英國的大四倍」；蠶「大而味美」；許多小的獵獸；「大批火鷄巢穴和火鷄蛋」；還有一個印第安人城鎮，那些未開化的人在這裏給他們送來玉蜀黍的麵包，和用附有銅壺的盜烟筒吸着的煙草。在弗吉尼亞的初期經驗，最初很是迷人。據波士的「觀察記」(Observations) 所描述，新來的人，很喜歡當地五光十色的飛鳥，水果，鮮美的鱈魚和可愛的風景。可是這充滿原野詩篇的英勇故事，是以悲劇結束的。他寫着印第安人怎樣攻擊殖民者，「自四面八方的山崗爬來，和熊一樣，把弓腳在嘴裏」；登陸人員怎樣受脹腫病，痢疾和熱症所侵襲；有許多人怎樣做餓因為饑餓而死，「他們的屍體由茅屋裏拖出來，像死犬一樣地掩埋了。」

在美洲樹立一個新的國家，並非一蹴而幾的事。這是一種堅忍殘酷而艱險的工作。這裏是一個幅

員廣袤而地形參差屈曲的大陸，其東部三分一的地方，佈滿着沒有路徑的森林。它的山脈，河流，湖沼和平原，規模都是宏大的。它的北方地帶冬季嚴寒，而南方區域則夏季酷熱。這裏充滿着野獸，居民好鬥，殘忍而奸詐，其文化尚在石器時代。這裏在許多方面都是一片禁地，只有經過極艱險的航程之後纔能到達，而登陸者多難望生返。雖然有這種種險阻，但此地還是適於作爲一個有遠力謀進取的民族之家鄉。

北美是一個大約三角形的大陸，最大的部分位於緯線二十六度與五十五度之間，是一大片肥沃灌溉便利的區域，氣候很合健康；溫暖的夏季既適於穀類的生長，寒冬又可激勵人民活動。歐洲可以不必經過痛苦的適應環境之過程而在這裏居留。他們能在此地種植農作物：小麥，稷麥，蕎麥，豆，胡蘿蔔和洋蔥。他們在這裏發見兩種極有價值的食物——玉蜀黍和馬鈴薯。玉蜀黍如在五月裏種植，七月即可結穗，除可作糧食外，又可作牲畜飼料。此處隨處可以狩獵，鹿和野牛數以百萬計，野鴿成羣飛過的時候，天都會被遮黑。海岸一帶魚類極多。北美蘊藏鐵，煤，銅和石油的豐富，實非他州所能比擬。它的森林幾乎是無盡的。東部海岸有許多港灣，可作爲避風港，而寬闊的河流——聖羅稜士河，康涅狄格河，哈得孫河，特拉華河，薩斯基漢那河，波多瑪克河，詹姆斯河，比地河，薩凡那河——則便於向內地發展。獲得立足點之後，要擴大它並不必碰到太大的困難。

這個大陸的某些天然形勢，對於美國的前途發生了顯著的影響。大西洋岸的許多港灣和海口，使殖民地不成爲少數的大單位而成爲多數的小單位。很快建立起來的殖民地，把諾法斯科細亞和魁北

克算在內，總共有十五個；這些使初期的美國有着各種各樣的制度和習慣。每個殖民地固保着它自己的特性。美國獨立的時候，國家由這麼十三個單位組成，只得出之以聯邦的方式了。在海岸平原的後面，便是廣大和荒野的阿巴拉契安山脈。因為這個障礙物極難渡過，故在殖民者用九牛二虎之力越過它向西展拓之前，海岸的殖民地越來越密集。他們越過阿巴拉契安山脈之後，便發見前面是一大片中央平原，那便是密士失必河流域。這一大片平原，幾乎佔合衆國面積的一半，佔全國已墾土地一半有餘，地形平坦，交通便利，由東亙西有許多可通航的河流——威斯康星河，衣阿華河，伊利諾斯河，俄亥俄河，康伯蘭河，田納西河，阿肯色河和紅河——而由北至南則有密士失必與密蘇里的大河流系統。由海岸各部分和西歐各國來的人，至此都在平等的條件下雜處着。這裏便成爲一個大鎔爐，一種新的民主主義和新的美國情調從此滋長起來。

再往西是高地平原，空氣乾燥，又有高峻的洛磯山阻障着，故延緩了殖民者再向西猛進。在這些半乾燥平原從印第安人手中奪過的數十年前，遙遠的太平洋岸傾斜地帶的金礦和其他礦產，就吸引着一些冒險的拓荒者。加利福尼亞在那時是一個著名的地方，雖然一條寬闊的未墾殖民地帶還把它和美國其他的舊部分隔離着。經營牧場的人，跟着水牛獵戶迅速來到了這些平原，而當鐵路把征服無樹區域所必需的物資運到的時候，人口就漸漸多起來。鐵路帶到的物資是鐵絲網，風車，木材和農具，同時灌溉的農場數目漸多。到了一八九〇年，邊疆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荒漠的西方也成爲過去了。

美國殖民者的移動採取由東亙西的路線，那是自開始時即不可避免的形勢。聖羅稜士河和大湖水

道，是通內地的便路，這些河道大約都是東西流的。摩霍克河谷切入了北部阿巴拉契安山脈，又是一條由東至西的路線。移民第三條大動脈的俄亥俄河谷，也是大略循着東西的方向。由大西洋岸到洛磯山的移民，都是採取與緯線平行的路線。因為這個緣故，在說英語的美國人推進的時候，法國對路易西安那和墨西哥對加利福尼亞的主權，都跟着消滅，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勢。殖民時代，眼光銳利的觀察家，即指出控制着俄亥俄河谷的人，即同時控制着密士失必。同樣的事實，控制着密士失必流域的人，結果也必控制着它西面的整個區域。美國人用其優勢的人數和精力，大大地利用了地理上的便利。

北美的印第安土人，人數太少，文化也太落後，不能成爲殖民運動的嚴重障礙，這是白種殖民者的大幸。土人雖予以困擾而有時阻礙了殖民運動，但他們從未能真正堵塞了這種洪流。當第一批歐洲人到達的時候，密士失必河以東的印第安人，爲數不過二十萬人。墨西哥以北大陸的印第安人，自然不會超過五十萬人。他們的武器只有弓，箭，棍，斧，而除伏兵之外，不懂得任何軍事技術。這樣的人，自然不能與鐵器的白種人抗衡。土人表現很缺乏征服自然的體力，而他們的生活，主要仰給於漁獵，故其來源是不穩定的。墨西哥以北五十九種土人的幾百族，大部分人數甚少，不能集結一支強大的作戰隊伍。印第安人團體中最有力量的，是伊羅華斯族的五國（後來是六國），他們的根據地在紐約的西部，有一個會議，採取一種侵略的政策，爲其毗鄰阿貢奎恩各部所畏懼。在東南部，克利克族建立一個強大的同盟。遠在西北部，在較北的平原上，希奧克斯族成立一個比較鬆

懈的組織。

殖民時期中移民與印第安人間的鬥爭，經過幾個劃分得很清楚的階段。在第一批殖民地建立起來不久之後，殖民者即與毗鄰各土人小部落發生尖銳的局部衝突。例如新英格蘭的庇古德戰爭（Pequot War）是短促而劇烈的，一六三七年戰事結束時，居於康涅狄格河谷的庇古德部已完全覆滅。又如弗吉尼亞殖民者與波瓦丹部落間的戰爭，是一六二二年爆發的，結果也是印第安人完全失敗。可是當新來的白種人向前推進奪取大片土地的時候，印第安人即組織大規模的部落同盟以資抵抗。例如斐律普王聯聯合了幾個重要的新英格蘭土人部落，在被擊潰之前作兩年的英勇抗戰。在杜斯卡洛拉戰爭（Tuscarora War）中，北加羅林納的殖民者也碰到一個同樣的同盟。在耶瑪西戰爭（Yamasse War），南加羅林納的殖民者也是一樣。這多次的鬥爭是劇烈而大規模的，使白種人的生命財產損失奇重。最後到了印第安人與歐洲人結盟的一個階段，有些北方部落與法國人聯合；有些南方部落接受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鼓勵。幸而強大的伊羅華斯族採取友好的態度，積極協助殖民者對抗法人。結果，在這第三階段的戰爭中，敵性的印第安人和在以前兩個階段一樣，遭受決定性的覆敗。

早期的殖民者

最初的英國殖民者到新大陸來，是組織一個個冒險的團體。牛波特統率下的船隻，於一六〇七年五月十三日載運人員駛入漢普頓水道。他們在詹姆士城外停泊。這城有一座砲台，一座禮拜堂，一個倉庫和一系列小茅屋。當他們遇難的時候，史密斯船長表現得機智而有精力，故第二年即被推為三

席和殖民地的實際獨裁者。農業是緩緩地發展起來；一六一二年，羅夫開始種植烟草，因烟草在倫敦可售高價，故人人爭種，結果連市場也騰起來；豬牛的數目也漸漸增加。

但發展是緩緩的。在一六一九那一年，弗吉尼亞的人口還沒有超過二千人。那是一個可注意的年頭，發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英國來了一隻船，載來九十名「年輕的婦女」作殖民者之妻，由殖民者償付一百二十磅煙草作為運費。這一批貨物受到熱烈的歡迎，故類似的事不久便接踵而至。與這件事同樣重要的是美國代議政府的創立。七月三十日，詹姆士城的禮拜堂，召開美洲大陸上第一個立法會議：總督一人，評議員六人，市民二人（每十個殖民地推出一人）。第三件大事是八月間一艘運黑奴的荷蘭船到邊，以二十名黑奴售給殖民者。

當弗吉尼亞如此繁榮起來的時候，一羣在荷蘭居留的英國卡爾文教徒（Calvinists，即信奉法國神父約翰·卡爾文的教義者），即策劃遷移到新世界來。他們因為不承認英王在宗教上的最高權力，想自己成立一個獨立的教會，因此遭受迫害。他們在多方面看，都是個非凡的團體。他們有三個具有顯著能力的領袖：教師羅賓遜是劍橋的畢業生，學問淵博；頭腦開明，心腸慷慨；他們聰明的老大哥布魯斯特，也是劍橋出身；還有柏拉福特，機警，富理想而有魄力。他們全體都正直，勤勞而嚴肅，同時也勇敢堅忍。他們在英國忍受着普遍的敵視；在荷蘭忍受着孤獨和辛勞。此時他們領得到美洲殖民地的執照，一隻船叫「五月花」的和一批糧食，準備去面對荒漠的嚴酷。他們一行共一百零二人，由普利穆斯啓程，於一六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馬薩諸塞的海岸登陸。那年冬天，過一半的人因為寒冷和害瘧血症死亡。但翌年夏季，他們種植的收成頗佳，而秋天又有一隻船運到新島

殖民者。他們的決心從未動搖。當拿拉甘色特的會長康農尼卡斯送來一把箭和一條蛇皮表示挑戰的時候，柏拉福特即把蛇皮實以槍彈，連同一封侮蔑的覆信送回去。

以後，其他英國殖民地繼續成立。英國的總蜂窠準備遣出大批蜂羣。一六二九年一個五月天，倫敦的碼頭上呈現着擾攘和興高采烈的景象；五隻船載着四百名殖民者和差不多二百頭牲口——是一次送過大西洋最大的一批——啓旋向美國的馬薩諸塞灣前進。在六月杪之前，他們到達賽林姆。安底各特和一個小團體已於上一年的秋季在此建立起一個城鎮。這批殖民者都是清教徒——那就是說，他們本來屬於英國國教，起初想把它的教理予以改革或予以清淨化，結果竟退出教會——他們發動了一個清教徒的大規模出走。一六三四年春天，溫特洛甫率領運載九百名殖民者的船隻十一艘抵達賽林姆，足以建立八個新的城鎮，包括波士頓在內。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發展極速，不久即向南向北設立分支。威廉士是賽林姆一個牧師，他因為大膽宣傳政教分離的學說，和其他有激烈主張的人被驅至羅特島的荒野。他於一六三六年把勃羅維頓斯港建立成一個完全宗教自由的地方。那一年裏，第一次遷居康涅狄格的工作，也在剛發的胡克牧師領導之下開始。胡克牧師把他的會衆的大部分組成一個團體由劍橋西遷。當馬里蘭在自由思想的加爾維特領導下建立第一個殖民地的時候，另一個著名殖民地於焉成立。初到那裏上流的人物，大部分和其創造人一樣是英國天主教徒，其餘平民則大都是清教徒。因此宗教自由是重要的，而馬里蘭便成爲宗教自由的家鄉，吸引着各種各樣宗教信仰的人們。不久來自弗吉尼亞的殖民者冒險進入現在的北加羅林納，一部分人約在一六五〇年取得沿阿爾比馬爾地峽的土地。

有一個肥饒的殖民地是征服來的。荷蘭人遣派英國航海家哈得孫去探測一條後來用他的名爲名的河。這工作實行於一六〇九年。荷蘭的皮貨商人跟着他前來，於一六二四年在曼哈丹島建立一個小的居留地。「新荷蘭」地方緩緩的成長起來，但不能發展自治政府的制度。這個時候，英國人對於整個海岸的權利毫不放棄，康涅狄格的殖民地也亟想奪取他們這個麻煩的鄰家。爲什麼讓異邦分子插入英屬美洲的中心呢？查爾斯二世便把這塊地方封贈他的兄弟約克公爵，約克公爵即採取強硬的行動。一六六四年夏，三艘戰艦開抵新阿姆斯特丹，奪了一批軍隊，此外尚有康涅狄格駐軍的增援和馬薩諸塞及長島答應出兵。荷蘭的殖民者大部分厭惡以往的暴政，故對於主權變異並不反抗。年老的史都維奈特雖聲稱甯死不降，但他也無能爲力。英國的國旗從此在改名爲紐約的城頭飄起，而短期的英荷戰爭（一六七二年——一六七四年）外，英國國旗從未離開此間。的確，英國國旗至此飄揚於肯尼貝克至佛羅利達之間。

但最有趣的殖民地中的一個，在這世紀的末期之前尚未有確定輪廓。「羣殖民者，英國人，荷蘭人和瑞典人，進入後成爲賓夕法尼亞和特拉華的區域。當仁慈和眼光遠大的賓氏（William Penn）於一八六一年治理這個區域的時候，他準備根據教友派（Quakers）的道理建立一個模範的共和國。他以仁慈的姿態，用友善的購買條約取消了印第安人的名義。他爲吸引殖民者起見，提出寬宏的條件，保證各體的人都能夠獲得土地，建立繁盛的家庭，並能夠與鄰人在公道與平等之下相處。基督教徒不應受宗教的歧視。民事應受法律的支配，而人民必須是法律的一方。賓氏指導着費城的建設工作，這是他的「手足愛之城」，每一家屋都有花園圍繞着，使其成爲「一個綠色的農村城市」。

……常常保持衛生」。一六八二年他親自蒞臨，帶來了一百名殖民者。賓夕法尼亞奇異地繁盛起來，吸引大批各式各樣來自英國和大陸的殖民者，但還是保持着教友派的外貌。

大略言之，用來使英國人和其他人民渡海建立新國家工作的有兩種主要的工具。建立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的是特許的貿易公司，其組織目的主要在於牟利。倫敦公司於一六〇六年獲得特權，可在緯線三十四度至四十一度之間建立一個殖民地。普利摩斯公司也於同年獲得特權，可在緯線三十八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建立一個殖民地。這些公司能夠支配土地，開礦，造幣，為殖民地組織防務。批准特權的英王，對殖民地政府保留着最後的司法權。倫敦公司於財政嚴重虧損之後，一六二四年特權被取消，英王把弗吉尼亞改為皇家殖民地。普利摩斯公司推廣各個北部殖民地和漁場，但也無利可獲，於改組之後，一六三五年取消特權，自稱「是一個沒有氣息的屍體」。

倫敦公司和普利摩斯公司在財政上雖無利可獲，但在殖民工作上却都有了功績。倫敦公司實在是弗吉尼亞之母；普利摩斯公司和其後總若新英格蘭會議，在緬因新漢普夏，和馬薩諸塞各地陸續建立城市。第三公司叫馬薩諸塞灣公司，具有特殊的性質和目標。它是一批證券持有者所創立的，他們大都是清教徒，其動機是商業的和愛國的。他們不因爲從前各公司的虧損而不敢前進，他們認爲有更好的管理是足以謀利的。查爾斯一世早於一六二九年批准一種特權，以後便有一種奇異的發展。當英王和勞特大主教主持下的高級教會成爲英國國教的主席時候，許多清教徒領袖都想離國。他們有財產，有社會地位，也有獨立精神。他們不願到馬薩諸塞灣去作一個設於倫敦的公司的附庸。此外他們希望得到自由，建立一種他們所喜歡的教會政府。因此，公司中的主要清教徒，乾脆

收買全部股票，接收特權，一同帶到美洲。這樣，一個商業公司一變而為一個自治的殖民地——馬薩諸塞灣殖民地。

殖民工作的另一種主要，具是業主的封贈。業主是屬於英國上流社會或貴族的一個人，他有錢財可以使用，英王便以美洲一塊土地贈給他，如同贈給他一塊國內的地產一樣。依照英國法律的規定，一切土地如果不是這樣取得的，都屬於英國國王，故美洲也不能例外。巴的摩爾爵士獲得了馬里蘭；賓氏獲得了賓夕法尼亞，因為他的父親是一位海軍上將，是英王的債權人；還有查爾斯二世的一羣近臣獲得加羅林納。這些業主都得到大權，可設計一獨政府。巴的摩爾爵士具有斯圖亞特王室的專制思想，他反對以立法權授諸殖民者，但最後還是對一個大眾所創立的會議讓步。賓氏便比較聰明。他於一六八二年召集一個會議，全體都是殖民者所選舉的，並讓他們制定一種憲法或「大憲章」。這個憲法把許多政府的權力授與人民的代表——而賓氏居然接受這一計劃。

當美洲的生活證明是可能繁榮和可能有希望的時候，歐洲方面大批的自然移民即行開始。這種向美洲的移動，其進出之勢是不平均的，而動機也各有不同。最初兩批到馬薩諸塞和弗吉尼亞。自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四〇年，英國的清教徒處於不景氣和憂患之中，遭遇很多實際的迫害。王室恢復教會的老方式，並決定使教會完全依賴於王室和大主教。至此整個國土佈滿着政治和宗教的騷亂。英王解散國會，使英國的政治沒有國會者達十年之久。他監禁他的主要政敵。當王黨似乎有顛覆英國自由的傾向時，許多清教徒認為最好的出路便是離開島國到美洲去建設新國家。在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四〇年的大移民中，大約有二萬個最堅決的英國人離棄祖國。船隻運載殖民者，牲口和家具橫渡

大西洋的不下一千二百次。波士頓成爲世界上重要海港之一，爲一個忙碌而充滿活力的地區服務。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於此時成立。在殖民者之中，有佛蘭克林，亞當斯，愛麥生，霍桑和林肯等偉人的祖先。這僑運動的奇蹟人的特點，便是許多清教徒的移民，不是單個或家庭的，而是整個社區的播遷。有些英國的城鎮，因此幾乎人口減去了一半。新殖民地不僅包括商人和農民，還有醫生，律師，教師，企業家，工匠和牧師。新英格蘭成爲舊英格蘭的縮影，孕育着未來發展的種子。

到了一六四二年英國內戰爆發時，清教徒出走的潮流便鬆弛下來，但可以名爲「保王黨逃亡」（Cavalier Exodus）的不久之後也跟着開始。到了一六四九年查爾斯被處決時，出國人數漸增，而且直至一六六〇年的復位時強烈地繼續着，和清教徒的移民使新英格蘭的人口增至三萬以上一樣。英國保王黨的移民，使弗吉尼亞的人口，至一六七〇年增至幾達四萬人。人民的移入，帶來了可觀的財富，作爲新來的人雖極少是保王黨，但許多來自興盛的階級，他們有資金，可以購買和開墾大批土地。弗吉尼亞本來是一個窮人的殖民地，至此充滿了小康之家。這些移民，給美國歷史帶來了一些偉人的名字。華盛頓的曾祖父約翰華盛頓，是一六五七年來到弗吉尼亞的。馬歇爾家族的傳說，謂他們的祖先在英國戰爭時，曾任皇家軍隊的上尉，後來皇家軍隊敗北，他便到弗吉尼亞來。在人口流入之後，我仍在弗吉尼亞的歷史中遇到顯著的家族如哈里遜，加里，馬遜，卡特和泰勒等。

但我們在馬薩諸塞與弗吉尼亞的殖民者之間，不能劃出真正的社會的區別。組成兩洲地方人口的

人民，是吸收自同一個大的中等階層。華盛頓家族在英國，簡直是鄉村紳士。約翰馬歇爾的祖父似乎是木匠。弗吉尼亞的第一個蘭道夫是來自華威克廈一個鄉紳的家族。這些保王黨沒有一個比較清教徒約翰·溫特羅普有更好的身世或更多的大家風範。他們沒有一個比較沙勒斯多爾士有更好的出身。在一六六〇年以前移到馬薩諸塞和弗吉尼亞的人，大部分是自由民，機械師，店員，和財產微薄的書記；而在美洲各部分的很多人，則是簽定契約的農役，他們以限期的勞役來償付船費。他們的真實財富在於他們的堅忍，自信和精力。

自治政府的興起

殖民者無論到什麼地方，他們在理論上總帶同着自由英國人的權利，繼承着英國人爲自由而鬥爭的傳統。這一點特別在弗吉尼亞的第一憲章裏予以確言，該憲章聲明殖民者有一切自由，選舉權和特權，「正如他們生長的英國國土然。」他們將受到「大憲章」(Magna Charta譯者按：即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英國貴族迫其王約翰在隆尼密特所頒發者)和普通法律的保護。這是一個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基本原則。但要使它生效，殖民者必須經常警醒，有時並須作激烈的鬥爭。幾乎是從他們歷史的開端起，他們即開始慘淡經營其立憲政府，力爭更強固的代議制度，對財政的控制，和對個人自由的更充分的保障。

弗吉尼亞的議會產生於一六一九年，即刻開始制定各種法律。當英王撤銷弗吉尼亞公司的特權時，議會(House of Burgesses)繼續表現其毅力的確，在數年之內，它對於自己的權利立下

某種基本的法規。它為督總督沒有得立法方面的授權，不得徵收任何捐稅，籌得之款必須依照會議指定的用途分配，不得逮捕議員。不久之後，議會宣佈，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違背立法的規定，同時採取步驟以陪審官制非保護審判。當共和政治在英國持續着的一天，弗吉尼亞的議會還是一個有力的團體。不幸在斯圖亞特王室復位之後，它便衰弱起來，但它雖服從着皇家的總督，可是已經有一種劇烈的反動發生了。

馬薩諸塞灣不久也有一種代議制度在發展着。憲章的規定，似乎授權給溫特羅普和其十二個幫辦，管理全體殖民者。一個神權政治或教會國家便這樣的建立起來。同時十二個幫辦決定，除非由自由人投票選出，他們應一年過一年地繼續保持其職位。因為他們實際上握有一切司法和立法權力，故這種任期造成一個小小的寡頭政治，總督，幫辦和牧師把整個殖民地操在掌握之中。

幸而不久便發生一種反抗。一六三二年在水城徵防稅的時候，沒有選出代表的市民即發出怨言，並拒絕納稅，深恐「自身和後代受到束縛」。為平定這種怨言起見，不久即決定總督和幫辦徵稅應受一個委員會的指導，這個委員會由每城派出兩個代表組織之。事實上，這個城代表所組成的團體，與總督，和幫辦集議的時候，無異是一個一院制議會。這個委員會於一六三四年開會，取得充分的立法權力，制定法律，承認新的公民，並辦理宣誓効忠的手續。這樣大陸上第二個人民代表團體便告成立。因為一院制的成績不佳，故在十年之後又分成兩個團體，幫辦組成上議院，城代表組成下議院，馬薩諸塞殖民地繼續保持為一個清教徒共和國者達五十年，由其自己的立法者統治。當一六九一年它在新憲章之下成為皇家的一省時，議會依然還是一個有力的團體。自此以後，總督

由英王任命。議會由人民推舉，而議會緊緊地控制着國庫。

同時，南滿洲定的小共和國在美國洲土地上生長起來——一個是羅特島，一個是康涅狄格。一個是從馬薩諸塞灣分出來的，已經在康涅狄格河下游建立幾個城鎮。一六三九年，他們的公民會於哈特福特，擬成康涅狄格基本法，是為美洲共和國為自己而制定的第一個成文憲法，也為西方世界的第一個成文憲法。它規定設立一個總督，一批幫辦，和一個下議院——這個下議院由每個城選舉兩名代表組成之。在新西亞特王室復位之後，康涅狄格從英王得到一種特權（一六六二年），但其條件異常寬厚；公民有權任意自行管理，只受到一種模糊的限制，即不能制定與英國法律相違背的法律。羅特島也是同樣的順利。當它的機械初次組織起來的時候，威廉士替他們請求得自治的特權。新西亞特王室復位，使他們必須從新請求特權。但一六六三年的新憲章，使羅特島像康涅狄格一樣，成為不列顛帝國的一個小共和國，而且維持這個地位直至革命的時候。它可以選擇全部自己的官吏，制定全部自己的法律，收許可說是地球上最自由的社會。

到了一七〇〇那年，一種殖民地政府的普通制度已經形成。康涅狄格和羅特島獲得完全自治共和國的特種地位，選擇他們自己全體的官吏。其他的殖民地不是屬於英王便是屬於王室，但無論如何，它們的統治結構大體是相同的。國王或業主委任一個總督。在總督的周圍，在相當程度上是總督的見一門委員會。這個參事會在馬薩諸塞之外，也是由國王或業主任命的。但總督幾乎常常是一個英國人，而參事則往往是美洲人；他們普通雖代表着實際階級，但他們的見解常常與總督見解大相逕庭。最初，他們的職務主要是行政的和司法的，可是後來漸漸發展為一個參議院。每一個

殖民地有它的下議院，其議員由符合某種財產或其他條件的成人男子選出。這個下議院掌管立法，分配經費，決定賦稅。它的力量得自它代表輿論和控制國庫的權力——這同一因素使一六八九年以後的英國國會有極大的力量。

殖民者對於爭取和保持代議制度多所努力，這不但爲了他們自己，也爲了他們的後代。有三種基本事實使他們的政制爲人所注意。第一是他們重視成文憲章爲他們的自由的保證。英國是沒有成文的憲法的。但從初期開始殖民者即知道尊重寫於特許狀上的權利的神聖性；無論這特許狀是領事官易公司，業主或是人民本身。這種對於基本法的或文制度的關心，對於美國歷史發生極大的影響。第二種重要事實便是總督與議會的經常衝突。他們代表著兩個敵對着的分子：總督代表殖民者的權利和皇家的利益；而議會則代表着大眾權利和地方的利益。最後，殖民地政治的顯著特徵是議會堅持着要控制經費的分配。他們力爭要達成各種目的——常常舉行的選舉，對皇家官吏的譴責，選擇他們自己的議長的權利；最首要的，他們堅決主張只有他們纔有權分配經費。他們碰到了很多的反對，但他們往往使這種要求獲得進步。

英國殖民地受暴政之苦一事並非事實。就大體而論，他們所享受的政治自由，實爲十七十八世紀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擬。但他們的確經歷過許多階級政府的苦難。神權的新英格蘭有它的少數人的統治，這種權力是必須打倒的。在南方，貴族的地主和商人企圖成立一種政治上的壟斷。

階級的暴政不時抬起一個醜惡的頭來——而殖民者則對之痛擊。最初的一擊發生於一六七六年弗

吉尼亞的「柏康叛變」(Bacon's Rebellion)。訂立契約的漢役，種植邊區農田的移民，人數較少的種植家，與衆多的勞工和奴隸監工，都感覺自身受到虐待。一六七〇年以後，沒有一個無地產的人能獲得選舉權。在其他許多方面，他們都不能對政事發言。議會的議事事實上十四年未曾變動，職位都爲皇家總督的親信和有錢的種植家所包辦。教育非貧苦者所能向津。他們沒有得到周密的保護，不能避免印第安人的襲擊，因爲總督和其僚屬，都覬覦着皮貨的貿易，袒護土人。捐稅奇重，而市場又遠離外部的農田，故當煙草價錢跌落的時候，農民感到極度的困苦。

最後，一次印第安人對無保護的殖民地的襲擊，引起了一次富於戲劇性的叛變。殖民者鼓勵要求保護，而當總督柏加利和海岸種植家的答覆顯然是有意遷延的時候，他們暴動了。有柏康者起而領導詹姆士河和約克河上游的暴怒的人民，發動襲擊，攻毀了印第安人的主要堡壘，殺斃土人一百五十名。他後來去參加在威廉士堡舉行的會議時，那個傲慢的總督把他逮捕了；但兩條河各處卽刻發生暴動，總督不得已把他釋放，以後他便逃亡了。他歸來的時候，是帶着四百名武裝壯士。柏加利和各參事趕快跑出席事廳來迎接這個堅決的種植家。柏加利總督看撕開衣服，袒着胸喊道：「我在這裏！開槍吧！打準點！」可是柏康回答說：「不，總督，我們不想動你的毫髮，也不想傷害任何人。我們此來的任務，是要從印第安人的手裏挽救我們的生命，這一點是你屢次答應我們的，現在我們在離去之前必定要達到目的。」他的羣衆在議會窗門上搖槍吶喊，用合唱的腔調高呼着「我們必定要達到目的。」柏康在羣衆中作半小時的高聲演說，其說話和暴風雨一樣，要求保護殖民者，要求對公款作適當的稽核，要求減稅和其他的改革。

這次暴動好像夏天的風暴，很迅速地捲過弗吉尼亞的田野。總督柏加利和其僚屬當時答應了，但聰明的觀察家不相信他們會履行諾言。總督立刻召集格羅斯特和密特塞斯的民團達一千二百名，要他們幫他解決叛黨柏康。柏康，柏康，柏康，一片深刻憤怒的怨言立刻發出。這一批民團厭惡地離開時，還喃喃說着「柏康，柏康，柏康。」跟着就是戰事爆發，柏康進攻詹姆士城，而在夏季一個美好的日子把它全部放火燒燬了；他奪得詹姆士河上的一艘二十門砲的軍艦。之後，他在作戰的緊要關頭中患瘧疾病逝世，他的叛變也即解體。這次的叛變，開始時是替小農民，工人和邊疆居民爭取保障，以免遭野蠻土人的襲擊，並要求在政治上和財政上獲得公道的待遇；但後來演成爲反對皇家政府的公開叛變。心急復仇的柏加利，此時對着俘獲的柏康的一位副官鞠了一個躬，用諷諷的口吻說：「特魯門先生！我們很歡迎你。我高興看到你甚於在弗吉尼亞的任何人。特魯門先生，在半小時之內你便變爲廢了。」無論這次叛變怎樣流產，它究竟讓我們看出獨立和堅定的自我主張的邊疆精神——美國精神——形成一種引人注意的方式。這是令人難忘的史事。

殖民地的教會和國家

在美洲，當對政治自由的渴望日強一日的時候，宗教自由的精神也漸形發達。不列顛的殖民地自早期起即是許許多多教派的樂土，他們在這裏知道怎樣和協相處。

英國的教會，與初期的殖民者一起移殖到弗吉尼亞。在詹姆士城的初期建築物中，有座禮拜堂迄今尚屹立於詹姆士河畔。特拉華爵士於一六一六年來任總督時，曾把這座禮拜堂予以修建擴充，使

它成爲一座莊嚴的建築物。有西洋杉的座位，胡桃木的祭壇，一個高高的講壇，一個讀經臺和一個洗禮盆。殖民者在這裏與由船隻運來的婦女結婚；他們的兒女在這裏受洗。當弗吉尼亞正在發展的時候，新的教區和新的禮拜堂先後成立，由公家稅款予以維持，如同英國的國教一樣。每一個殖民者抽繳一蒲式耳，煙草十磅給教會。這種辦法行了相當歲月，後來不夠了，一六三二年議會通過法案，強迫每個殖民者於舊辦法之外，須再爲牧師保留他的第二十隻小牛，第二十隻山羊，和第二十隻豬。在斯圖亞特王室復位之後，牧師每年所得的煙草數量更爲增多，同時也更爲確定。此外，牧師可獲得教會領地和其他賞錢。英國國教的收入，在弗吉尼亞的確可觀，其南部各部分也是如此，最著的是馬里蘭和南加羅林納。

但弗吉尼亞的教會在物質上既不發達，在精神和智慧上又不足以影響殖民者。社會和經濟的狀況，對於它的發展是不利的。大部分教區都在殖民者稀疏的廣闊區域。許多教區的境界是緊緊地沿着河岸，其長度自三十哩至六十哩不等。赴教堂參加禮拜的人，必須在極壞的路上跑很遠的路程，或須由水道上水或下水辛辛苦苦地划幾小時的船。這樣，教徒參加禮拜自然不會經常一定來的，甚至名人如喬治·華盛頓（美國第一任大總統）者，他雖是一個虔誠的教區委員，也受人指摘，說他參加禮拜是無常的。遂到冬季的惡劣天氣，牧師常常看見教堂的座位多數是空的。有一個人發出怨言，說他趕了五十哩路來禮拜，但結果發見參加者爲數寥寥。在這些殖民者稀疏的教區中，牧師的經費常鬧恐慌。價錢跌落的時候，地方的稅款，不均衡地抽巨煙草和牲畜的稅不夠支持，而當議會決定增稅的時候，教區的教區又作痛苦地怨言。

因爲薪俸薄，任期不穩定，還有許多艱難困苦必須對付，故很難請到有能力，虔誠熱心的牧師。最好的教士不會由英國移到殖民地來，因爲他們可在國內從事更好的事業。來到殖民地的教士，多數是腦力遲鈍，身體懶怠或是道德頗成問題的人。我們不久便發見殖民地的總督們和其他人士發出怨言，謂弗吉尼亞的牧師團是「一批無恥的傢伙，好咒詛人，酗酒而好鬥。」不久便舉行改革運動，其結果之一便是於一六九三年創辦第二個殖民地學院——威廉瑪麗學院——其主旨在於訓練青年牧師。但當地情形直至獨立革命之前還是不能令人滿意。

在弗吉尼亞和南方各部分，英國國教接受公衆的援助，但對於國家沒有任何控制力量。在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清教會數十年來即與國家成爲兩位一體的東西，對政府施以顯著的管制，並且在事實上早就形成一種嚴格的宗教專政的局面。

清教徒移民馬薩諸塞的基本原因，在於建立一個「教會國家」，而不在于尋求宗教自由。清教徒在宗教上並非急進派；他們在宗教上乃是保守派。他們在英國相信英國國教，但希望緩和它的教會政治的專制主義，並用廢除天主教形式的辦法予以改變，嚴格的遵守安息日，密切注意道德。他們因爲不能奪得產業，轉而到美洲的荒漠中另求出路，希望建立他們的「特殊教會」，由公家稅款支持，與國家混而爲一，不容忍反對派。安底各特在賽林姆創設第一個清教會的時候，他們一羣中有兩個人從行李中取出一本英國國教的主禱文，準備在禮拜時宣讀。安底各特立刻把這兩人和那本可厭的主禱文送上船去，催他們決決回返英國。清教徒的領袖們即刻創建一個嚴密的「教會國家」，其權力操諸一批意志堅強，能幹而專制的教會領袖。

這個加爾文教派的「教會國家」和其嚴格紀律的勝利，意味着自治會衆的參詣聖地者或離教派（Separatist）思想的消沉。參詣聖地者在普利穆斯建立一種小規模教會民主制度，會衆不必服從主教或宗教會議的意見，可以自行處理他們的宗教事務，但清教徒主張嚴格的中央統制，認為這樣是無政府的和敗壞風紀的。

這個教會國家在馬薩諸塞建立起來，有四個步驟。第一是一種基本的規定，二個人除非是清教徒而有良好身勞者，不能投票選舉或當得職官。第二是強迫每個人都須參加禮拜，這樣便保障教會和殖民地以反抗不信教者。第三是規定教會和國家都准許任何新教會的合併。不在國教者和不信教者，自己不能在馬薩諸塞開店；不嚴格遵守清教規矩的人，必須遷至美洲的其他部分；最後一種規定，國家對教會的支持，使兩者行動一致，能夠處罰任何叛變或破壞紀律的人。清教會的宗教會議於一六四六年頒佈一種所謂「劍橋綱領」（Cambridge Platform），規定任何背叛教會會議或教會法規的會衆，政府即停付其牧師薪俸，予以開除，並另以服從者代替之。

這個馬薩諸塞的「宗教國家」，這種教士與官吏聯合統治的局面，漸漸地鬆弛，直至一六九一年威廉和瑪麗批准一種改良的憲章，把馬薩諸塞變成一個皇家省分。這種神權政治只有一件功績，頑強的清教徒組織，堅決反抗查爾斯二世的侵入，這在新世界政治自由的發展上，發生了莫大的作用。這種反抗對於下一世紀政治獨立的取得上，實有很大貢獻。但此種神權政治有許多劣跡。它是一種壓迫人的暴政；它幹了一些迫害教友派和其他分子的可恥事情；它敵視思想和言論自由；它的宗教狂的風氣，助成了賽林姆的巫術的誘惑，以致十九個男女遭受絞刑。及至人口漸趨稠密，野思

想漸漸生根的時候，一個強有力的自由派在馬特和其兒子可頓領導之下勃起與保守派抗爭。馬特父子都是波士頓有名望的牧師。神權政治的衰落，便是美國一個快樂的時期。

馬薩諸塞有兩個宗教自由的偉大使徒——威廉士和哈金遜。威廉士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英國劍橋的畢業生，一個極虔誠的基督徒。他激烈反對清教徒神權政治的整套思想。他認為政與教應完全分開；強迫人參加禮拜堂集會是愚蠢的；對不從國教者應採取和平的容忍態度。依照他的見解，政府對一切循規蹈距的教派，應同樣予以保護。馬薩諸塞當局令威廉士回英國去，可是他在雪中逃脫，逃到羅特島去，把它變成一片可以實施他的理論的土地。哈金遜並不是個很顯著的人物。她所宣講的道理，與日後愛麥生時代所稱的「超絕哲學」者相類似。她說，每個人都有責任跟隨一種內在超自然的光的提示；實在拯救人的不是任何數目的善舉或假裝的虔誠，而是聖靈的降臨的內心。她在羅特島住了一個時期，結果死於紐約一次印第安人的屠殺。

在中部各殖民地間，宗教自由早成定規。單就紐約一地而言，雖有人在那裏努力建立英國國教，但也幾乎等於完全失敗。人民的大多數屬於其他的教派。正如史家威廉·史密斯所說，人民擁護「一種清教徒的平等和普遍的信仰自由。」猶太人則擁護一個猶太人禮拜會。在賓夕法尼亞和特拉華的教友派殖民地，多種教派一律受到歡迎，許多小而特殊的宗派，主要的是日耳曼人，在這裏已經奠定了根基。天主教徒並不受困擾，他們在費城公開舉行彌撒禮。馬里蘭一地，各種長久敵對的信仰，一般都能夠和平相處。一六四九年一部分天主教徒和一部分清教徒所召集的大會，通過了一種信仰自由法案 (Toleration Act)，這個法案是宗教自由的重大界石之一。它嚴酷地對待非基督徒

和一群論者，但對清教徒天主教徒則一視同仁。馬里蘭信仰自由法案中有一句是意味深長的。它的起草人宣稱信仰自由就是智慧，因為「在宗教事務上強迫良心的結果往往是危險的。」這種數十年過去之後，殖民者便認識讓人們隨其意願信仰是公道的和聰明的。

第二章 殖民地的傳統

發展中的美國主義

在殖民時代，英國即發出一種特別的美國國風，及至獨立革命開始時，美國的國民性已經相當定型了。英國國風有兩種主要的因素可以辨別出來。第一因素是一個新的民族——許多不同種族的混合物。另一因素是一片新的土地——一個富饒而荒涼的國家，新來的人需要勇氣和經得起辛勞。到了一七七五年，出現了一個特別的美國社會，有其自己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特點。在某些方面，它近似歐洲的方式：波士頓和紐約的商人，自由職業者和工匠，與倫敦和不列新多爾的不容易區別出來。但美國的大眾，漸漸與古舊祖國的歐洲型式有顯著的不同了。

美國的多民，幸而使英語和英國制度到處佔着支配人的優勢，使全國獲得普遍的團結。日耳曼人和法國耶穌教徒本來可以另建殖民地，但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與初期到美的英國人混雜起來，接受他們的語文和希望。英國移入的人，不久淹沒了哈得孫河流域的荷蘭人。但這兩種語文和基本制度的一致，與不同國度的種種風俗共存着。

我們對於殖民時代的種族的混和，既不誇張也不估計過低。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在獨立革命時期，此間四分之三十分九的白種殖民還是屬於英國血統；但是荷蘭人、日耳曼人、法國人和其他大

陸人民的輸入也是相當重要的。初期的移民是英國人，新英格蘭和南部低地部分幾乎是純粹英國人的領域。但當原來的移殖運動繼續着的時候，在十八世紀來自歐洲的另有兩大批移民——日耳曼人和蘇格蘭——愛爾蘭人。獨立革命爆發時，每一種都有數十萬人。

初次成爲重要事件的是日耳曼人的移入。當時德國西部區域尤其是萊茵區充滿着災禍和不滿的情緒。路易十四法軍的蹂躪最爲暴虐。接着就是對馬丁路德教派和其他教派的一種有計劃的宗教迫害，而日耳曼小王公的暴政又使局勢惡化。故當安后政府和其繼起者提出英國國旗下有安全和宗教自由的時候，數以萬計的日耳曼人湧入英國和英國各殖民地。克里法特的一個前衛隊早在一六八三年就到了賓氏的領域，把日耳曼城變成一個手工業繁盛的地方。雷登蒙斯家族在那裏創辦殖民地。第一個造紙廠；他們又釀造啤酒，紡織布匹。但真正的潮流是在一七〇〇年之後纔開始的。有些人到紐約的摩霍克河谷，有些到新澤西的新布朗斯威克，但他們大都到賓夕法尼亞。不久以後，一年之間有數千個日耳曼人和瑞士人移入。

這種移民的流入數量是大的。據弗蘭克古計，在獨立革命之前，賓夕法尼亞的人口，三分之一是日耳曼人。在許多區域，英語甚不流行。一七三九年，一家德文報紙在日耳曼城發刊。馬丁路德教派，一致兄弟教派，門諾教派和聯合兄弟教派的居留地點散布整個區域。史蒂格爾男爵的鐵工廠和蘇爾的印刷廠都是有名的。但大部分的日耳曼人都是勤儉的農民，他們的勤苦工作，使賓夕法尼亞的石灰區域成爲一個龐大的麥倉。他們並不作最初的開墾，甯可買入已經有人居住，受到保護和一部分改良了的土地。他們徹底把土地清除，在采用巨量精力建築房屋之前，即蓋好很大的倉庫。他

們把牲口養得又肥又壯，把園圃築得又高又牢。他們的生活十分儉約，把產品儘量售出。他們的婦女在田間工作，但也撫養着一個個的家庭。

蘇格蘭——愛爾蘭人，一個比較帶侵略性的人種，他們的主要移殖地區是賓夕法尼亞的森納多亞河谷和加羅林納的高地部分。他們也是在祖國被迫逃出的，因為他們一方面在愛爾蘭遭英國國教的虐待，一方面英國法律又反對愛爾蘭的製造品，不利於他們的紡織工業。他們一船一船地移到美洲來，帶同着強烈的反英情緒。他們屬於英格蘭者較多，屬於愛爾蘭者較少，大部分屬長老會，在過去一世紀間移入烏爾斯特；而長老會的組織，使他們對於民主制度具有一種天然的了解和愛好。他們有些居留於新漢普度，有些居留於烏爾斯特和紐約的一部分，但他們主要的避難所是賓夕法尼亞和向南伸入弗吉尼亞與加羅林納的各河谷。他們深入荒漠，打獵爲生，開墾土地，建築木屋，在森林中開墾出最初的粗糙的農場。這些「勇敢而貧困的新客」——賓夕法尼亞的官吏這樣稱呼他們——不能忍受當地法律的限制，也不能忍受賓氏家族和其他地主的免稅。他們憎恨印第安人，很容易和印第安人爭吵。他們的性格令人記起一句古諺：「他們保守着安息日和其他一切他們能夠染指的東西。」他們是有驚人效率的打先鋒的殖民者。這批蘇格蘭——愛爾蘭人向南向西散佈，到達高地的喬治亞，並在獨立革命之前滲入肯達基，蕃殖大的家庭，在政治上和與印第安人鬥爭上表現顯著的貢獻，開始在美國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們中間，這些名字後來是著聞的——柯爾蒙恩，傑克遜，波爾克，麥斯頓，麥金萊。

在森納多亞和其他的內地河谷，蘇格蘭——愛爾蘭人，日耳曼人，荷蘭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液，不

久便混雜成一個新美國民族的大鑄鍋。奧格里特荷爾將軍由其他慈善的英國人的支持，於一七三二年取得皇家的特權，把這個區域劃為窮苦的負債者和其他不幸者的避難所，同時作為抵禦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侵略的前哨站。世襲的受託人把精選的英國人，大批日耳曼清教徒，和一批蘇格蘭高地居民移到喬治亞來。最初奴隸制度是禁止的。一切非天主教的信仰都受到鼓勵，英國國教徒，一致兄弟教派，長老會派，再洗禮教派，馬丁路德教派和猶太人在一起禮拜。在薩凡那的英國國教會有一兩個著名的牧師，魏斯里和白田。

其他非英國人的團體規模比較小，但並非不重要。南特法令 (Edict of Nantes) 的撤消，使數以百計——或以千計——的法國耶穌教徒移到英國殖民地來，芬蘭極廣。與日耳曼人同來的有少數的瑞士人；沿着特拉華河有不少的瑞典人和芬蘭人；在城鎮之中又有小批義籍和葡籍猶太人。城鎮的名稱如賓夕法尼亞的拉諾爾和布林摩爾，南加羅林納的威爾斯地峽，提醒我們威爾斯人也有其貢獻。這是明顯的，甚至在殖民時代，美國已經相當成爲一個鑄鍋了。

造成美國國風的第二種大因素是土地，尤其是它的邊疆。在最初的時候，插入黑暗森林的沿海地帶的本身便是邊疆，初期的殖民者都是極無經驗的。旅客在普利穆斯森林中投稔香料，聽見野獸的叫聲便認爲也許是一獅子；詹姆斯城一些豪華的公子們，以爲他們在那裏可以過着英倫教一樣的生活。但是新來的人不得不把自身適應殘酷而原始的荒漠，否則他們只有待死而已。在最開始的時候，我們知道有史密斯船長和史丹底斯，他們的勇敢和堅忍，使我們想起後來的英雄們如羅傑士，波恩和卡爾遜之輩。殖民者從印第安人學得怎樣種植玉米，怎樣打獵，怎樣製成豆，怎樣

是獨木舟和雪鞋，怎樣打獵，怎樣馴馴鹿皮，怎樣成爲森林專家。這些打先鋒的殖民者，在辛達的試驗中成爲一身兼備獵人，農民和戰士的人。一種新的農藝，一種新的建築術，一種新的地方經濟，從此產生出來，在十年時光之內，「新世界」上的人民，即與留在英國的老鄉人很少有共同之點——他們的子孫更甚。他們對於生活，具有更倔強，更實際和更直率的態度。邊疆給推着向後進。到了一七〇〇年，邊疆退至各河道的最高通航點。到了一七六五年，退到阿星芬尼斯山。到了獨立革命前夕，退過了這些山脈。以後的一代人，受到這種力量影響，由一種偉大而不可抵抗的變型所重新塑造的經驗中成長起來。

在邊疆地方，社會狀況具有一種大略上的平等，——的確，這種平等盛行於少數大城市之外。在英國社會中，沒有特殊的階級。英國的贖身者，須作了五年以付償贖費；窮苦的負債者從獄中釋放出來；日耳曼人從被蹂躪的王族領地逃逸出來；英格蘭——愛爾蘭人被英國的商法驅出——一律都是一無所有的人。他們必須辛苦奮鬥才得獲得產業。他們是平民，所以他們不喜欲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也不喜歡由經商和投機而發財的人。但無論他們怎樣窮困，一般殖民者都感覺到美國是獨一無二的象徵，這是歐洲所沒有的。這種感覺的發生，是因爲美國幅員的廣袤和天然財富的充裕。有一種法國人叫克利維哥爾的，約於一七五九年到了美國殖民地，他寫道：「有錢的人實在歐洲，另有中等階級和窮苦者才移殖美洲。」他又說：「每一件事物都在再造他們——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情調，新的社會制度；他們在這裏成長了。」他在其生動的文章中，描述滋長中的美國主義，是以地大物博中毫無拘束的活動爲基礎。

當美國主義正在滋長的時候，至少到了一七五〇年很少殖民者真正意識到這種事實。他們不遵自製爲英國皇家的子民，其次便是自認爲弗吉尼亞人，紐約人或羅特島人。到了那一年，十三個殖民地都已奠定了根基，人口幾達一百五十萬。他們分佈在整條沿海地帶，自產虎尾縱的安特羅斯哥金河谷（Androscoegin Valley）以至產扇狀楓樹的聖約翰河。他們都有其自己的特性，分成相當清楚的四大區。

第一區是新英格蘭。這裏有崎嶇而耕種得極好的小農場，有木材，有各種不同的海軍職業；其建製事業正如詩人朗法羅（Longfellow）在其「船的建造」詩中所描寫，其捕鯊魚的職業，正如英詩人吉百齡（Kidline）在其「勇敢的船長們」詩中所刻畫，其海外貿易正如丹納（R.H. Dana）在「桅樁前的二年」詩中所述繪。第二區是中部殖民地，一部分是小農場，一部分是大地產，還有許多小規模製造業和紐約及費城的活躍航業。第三區是南部殖民地，有大規模的農場，由大批黑奴從事耕種，出產靛青，米穀和烟草。第四區是最具美國特性的一區，這個龐大的邊區由緬因伸展到喬治亞。這裏打先鋒的殖民獵戶，住在木屋裏的耐苦的移民，和少數結實的農民向着內地推進。這個邊區地帶南北一樣。在馬薩諸塞西部，賓夕法尼亞西部，和加羅林納西部，都一樣產生進取而機警的人才，他們忽視書本的學識，不願受拘束，而且具有頑強的樂觀態度。

新英格蘭殖民地

新英格蘭的海岸殖民地，具有巨大的壓拓力量。此種向外壓拓的特性代代相承，把一批批清教徒

的後裔向西移殖，直至他們抵達太平洋岸爲止。

在整個殖民時代，新英格蘭的人口，保持着極顯著的單純性，它的七十萬人民在獨立革命時期，其血液幾純粹是英國人的。他們的語言，舉止，虔誠，和思想的方法，一般說來都是相同的；只有小小的異特爲有些與人不同，因爲它的政治上的急進派和不從英國國教的教會團體，給予它一種特殊的標誌。美國人大部分出自堅毅，獨立和聰明的英國種，他們對其祖先具有一種堅定的驕傲。他們之中從事耕種或從事漁業的，都過着舒適的生活，而商人船主和小廠家往往積聚着相當財富。就波士頓一地的國外商業而言，一七七〇年即需用六百艘船；馬薩諸塞的漁業，大批出口至歐洲和西印度，每年總值一百二十五萬元。鯊魚成爲此地的象徵是很有道理的。新英格蘭家庭大多數是給自己的，自己織布，自己製鞋，自己種植食糧，自己製造家具。美國人的特質是耐勞，節儉，遜取和虔誠。

在新英格蘭，教堂和學校都有特別尊嚴的地位，一切清教徒的社區，都認他們的牧師爲學問上和宗教上的良師。教士都是厲害的有力人物，不僅學問豐富，而且有領導社會的才幹，故教徒敬而畏之。他們精於神學和古代的語文。哈佛的羅西校長要求學生上午以希伯來文讀舊約，下午以希臘文讀新約，而他自己則用拉丁文予以批評。其他許多牧師都有這種本領。哈佛創立於一六三六年，從此十年內各處都舉辦初級學校。當馬薩諸塞尚在嬰孩時代，議會即規定每一個有五十家人的城鎮必須辦學校一所。

過了相當時期，新英格蘭早期的嚴酷生活便漸漸和緩下來。商賈不只帶入財富，而且輸入新的思

想。律師，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的數目漸增。在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安息日必須嚴格遵守，其儀式由星期六日六時開始直至星期日日落時止。在這個時間，禁止行旅，禁止旅館接待客人，禁止遊戲，甚至一羣人在街頭聚談都要遭受逮捕。可是新的時髦東西如假髮等輸入了。英國國教徒介紹一種慶祝聖誕的快樂的儀式。政治，生產，戀愛和宴會，開始在生活上佔得較為重要的部分。

西華爾是哈佛一六七一年畢業生，他的日記描繪出馬薩諸塞由舊時代轉入新時代的一幅生動的畫圖。我們讀他的日記，即看見一個小小的波士頓城在地獄上給暫地塗沒起來，有三個小山，尖閣，堡壘，和帆船擁擠的港口。我們聽見更夫在叫更，我們感覺到空城在戰慄，當海盜在海岸出現或佛隆特納克伯爵率其法國人和印第安人部隊準備侵入新英格蘭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們看見市民在追逐迷路的牛，從城東追到城西。可是緩緩地，我們看見升平清教徒的嚴厲生活，漸向摩登時代讓步了。

在儉約而有秩序的新英格蘭，犯罪和貧苦比較其他殖民地為少。訂約的僕役最初是沒有的，到了十八世紀則成為尋常的事，可是他們和其他的勞工容易獲得獨立，故奴隸制度並不盛行。城的政府制度是鼓勵自備的，一切公共事務在合格的投票人所組成的城鎮會議中解決。波士頓，新哈芬和其他大地方漸漸有多數的貴族出現，他們有精緻的住宅，徽章和金銀器皿，階級的界線十分明顯的了。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都不如此地不自尊心的壓迫。

中部殖民地的社會比較複雜，寬容而帶世界性。它雖較少與畜，但也較少嚴酷。賓夕法尼亞和其姊妹特拉華，在獨立革命時人口共約三十五萬，紐約和新澤西的人口總共也離此數不遠。這一大批人民，也和美國其他各地居民一樣，都是按土地為生。在此各地的較好部分，地主很快的發達起來。例如賓夕法尼亞教及派教徒農場，有磚築的房屋，房裏裝護壁和糊紙，有很多的傢具，精美的瓷器和玻璃。用餐的時候，農家是坐僕同席的，桌上有簡單而多樣的菜式。他們每日三餐有肉食，這是歐洲所少有的。此區的農業較其他各區種類較多。哈特孫河谷有不少采邑地產，有大廈和大批僕役，帶封建性質。但長島和紐約北部則雖有小塊地產。

賓夕法尼亞和紐約除耕種者外，商賈和工匠的人數逐漸增加。運輸的生意，主要的是木材，皮毛，穀類，其他天然產品的出口，和製造品，糖，酒的入口。這種生意規模相當大，也很有利可獲。剛在獨立革命之前，特拉華灣有船船將近五百艘，船員七千人，孜孜經營這種生意，而當時的哈得孫河和長島海峽，船舶也極為擁擠。費城和紐約都成爲內地商業的分發大中心。一個發財的方法便是運穀和魚乾到西印度，而運回奴隸或糖蜜；另一個方法是在阿爾巴尼運載皮貨，然後在倫敦交換精美織造品及磁器或傢具。小廠家已經獲得立足之地了。許許多多熔鐵爐在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建立起來，鐵製品的出口促使議會通過一種封閉鐵廠的法案。紐約會製造玻璃器和氈帽。富財富增加的時候，專職的人員也成爲普遍的了。各主要城鎮的律師，取得政治上的領導地位，這對未來的獨立革命有適當的貢獻。

紐約和費城的社會，比新英格蘭的社會較爲混和而淳化。商人和運貨者與歐洲保持着密切接觸，

對遊客採用高興和時髦的款待。當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即美國第二屆大總統——譯者) 赴費城道過紐約時，紐約的精緻房屋，銀器和考究的烹飪法使他印象很深。那個城誇耀着它的俱樂部，跳舞廳，音樂會，露天遊藝花園，咖啡館和私家劇場。紐約的一個殯禮，有時花錢數千元。荷蘭人很會享受假期，這種習慣英國人也漸漸學得了；有錢的人，穿着倫敦最時尚的服裝，絲的和天鵝絨的，還戴着假髮，佩帶短劍；而宗派和種族的混雜，使思想能夠迅速流通。費城街道廣闊，人行道打掃得乾淨，具有一種比較恬靜的風雅。但它是以公共制度著稱的，它培養科學研究的空氣，佛蘭克林，拉區 (Benjamin Rush) 和植物學家巴特拉姆 (William Bartram) 從此得名。這個城的簡潔，質實和繁榮，在傑斐遜 (Thomas Jefferson 即美國第三屆大總統——譯者) 看起來，其印象比較倫敦巴黎還深——而傑斐遜的判斷決不是平庸的判斷。紐約的宗教變成極度自由，使教徒們也無怨起「自由思想」來，而政治在此地比較在英屬美洲住任何其他地方能引更多的熱情。在教友派佔優勢的賓夕法尼亞，思想是比較保守的；但剛剛在獨立革命之前，教友派在政治上的得勢，受到了蘇格蘭——愛爾蘭人的猛烈的搖撼。

在整個中部殖民地中，有大批黑人人口增加了此地生活的顏色。教友派很反對奴隸制度，在殖民的後期產生一個國際聞名的反對奴隸制度的領袖烏爾曼 (John Woolman)，文學家拉姆 (Lamb) 稱他為「美麗的人」。蘇格蘭——愛爾蘭人是靠自己操作時，故奴隸制度也不能在他們中間盛行。但奴隸制度在城市裏面和沿哈得孫河的采地上是很平常的。一般的說，生活在中部區域比較在新英格蘭有更豐富的素質。中部的氣候土壤和人民比較溫和。

南部殖民地

南部殖民地——尤其是最富饒和最有力力的弗吉尼亞和南加羅林納——有三種特點。他們都是過
的農村生活，查斯頓和巴的摩爾是兩個僅有的略具重要性的城鎮；大地主佔有重要的地位，養着大
批奴隸，有顯赫的大廈，過着豪華的生活；社會劃分成若干階層。在白種人之中，上層階級是由有
錢的貴族種植家所組成；中層階級的組成分子是小種植家，農民與少數商人，代理人和工匠；「貧
窮的白種人」則組成了下層階級。在這三階層之下是奴隸。一七七〇年弗吉尼亞的奴隸數目，佔全
部人口四十五萬人中的一半弱。在馬里蘭，人口二十萬，奴隸整整佔三分之一。在南加羅林納，奴
隸人數比白種人多，比率是二對一。

這裏人口的分散，一部分原因在於種植制度，每塊地產都很能夠自給自足，另一部分原因在於南
部人的厭惡城市。大地主們與英國和北部城市進行直接貿易，不需要大批商人。奴隸的盛行，破壞
了很有希望的手工業制度。弗吉尼亞雖通過法律，策劃建設大城市，但結果都失敗——例如一項法
律規定每郡在威廉士堡建屋一間。當獨立革命開始的時候，這個殖民地最大的中心是諾爾福克(Nor-
folk)，人口約七千，而威廉士堡只有零零落落的二百戶。柏特上校 (Col. Byrd) 於一七三二年
描寫弗里特烈克斯堡 (Fredericksburg) 的情形，說除「該地的一個首領」外，只有一個商人，一個
裁縫，一個工匠，一個平常店員，和一個婦人，她是女醫生兼咖啡館的老闆。「南部其他地方的情
形，大都如此。查斯頓剛在獨立革命之前，是一個粗俗的城，街道是沒有鋪平的沙路，居民中一萬

五千中一半是黑人；巴爾摩爾是一個簡陋的港口，大小也差不多一樣，仰賴於邊區農產的貿易。南部殖民地缺乏城市，有很不好的結果。波士頓早在一六九〇年即有報紙，但「弗吉尼亞新聞」(Virginia Gazette)到一七三六年纔問世。弗吉尼亞到了革命前二十五年纔有職業性的戲劇。

馬里蘭，弗吉尼亞和南加羅林納的大殖民地，散佈於低地區域，普通是面向着河流溪溝，以獲得運輸上的便利。每家人都有他們的住宅，平常是磚或石造的，有倉庫，打鐵店，桶工場，附屬建築物，和黑人區的零落茅舍。許多大家的房屋設計十分華美，內部有裝護壁的大廳，精美的樓梯和寬大的房屋。最好的房子有華貴的桃花心木傢具，有些是美國製的，大部分是自英國運入的。有倫敦製的銀器，絲質或天鵝絨的帷幔，精緻的家族畫像，雕刻品和相當豐富的圖書室。許多種植家在安那波利斯(Annapolis)，威廉士堡，或查斯頓各城都置有城內別墅，他們每年秋季乘着家裏馬車入城度跳舞，宴會，牌戲，賽馬和議會活動的季節。但大規模的農場，需要許多的勞力和心思；華盛頓在維爾農山(Mount Vernon)的監督工作即相當喫力，卡特(Robert Carter)則是在不斷地操勞着。種植家雖被人批評缺乏知識，但他們對政治有很濃厚的興趣，佔得大部分選舉的職位，用其非常的能力討論着政治問題，而且有很多對科學極有興趣，被推舉參加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南部的種植家和農民，可以用談斐遜的父親彼得傑斐遜為典型。彼得在邊疆購得極便宜的土地，用自己的力量開墾。這些南部的人民，都極若幹，聰明而勤儉。他們在荒漠中闢草萊，建房屋，置產業；許多用奴隸為助，耕種很廣闊的土地；有些像彼得傑斐遜，與貴族聯婚。他們是一個堅決的

種族，在性格上是自信而獨立的，決定保持他們的英國的自由。如果說他們缺少禮貌和教育的話，他們有的是堅韌的意識，產生具有民主見解的光輝的政治領袖，例如傑斐遜（Jefferson Madison）和亨利（Patrick Henry）。的確，南部的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的分界漸漸模糊不清了，聯婚這道階級結合起來。特別在馬里蘭，十八世紀有一種趨勢，即將大的地產分碎成爲小的和有效率的農場。

南部社會中最低級的白種人階層，是很清楚地給人劃分出來。他們是罪犯，被解放的債務人，訂約的奴僕。他們來自歐洲，受邊疆環境的敗壞，結果變成一個文盲，粗鄙和懶惰的團體，甚至黑人也對他們表示鄙視。總之，南部有很多無賴，不求進取和好亂的分子，他們是懶惰的農民和惡劣的公民。

黑人奴隸大部分是從非洲西岸運來的。在十七世紀結束之後，當「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 專利權終止的時候，販奴的買賣落入美英多數公司和私人之手。在波士頓，牛波特港，紐約和南都港口，許多人因這種買賣大發其財。最活躍的黑奴市場也許是查斯頓的市場，該地有許多商行在競爭着販奴的生意。據「七五〇年以後在此項貿易佔重要地位的羅蘭斯(Henry Laurens)告訴我們，種植家遠遠趕來，渴望買得壯年的黑人，出價達四十英鎊。在北都，奴隸平常由入口商直接售給購買者，都是現款交易。在南都，奴隸是整批交給商人和其經紀人，而換得糧草，米穀或靛青。在農場工作的奴隸，穿粗衣，住簡陋茅舍，於殘酷的監工監視之下在農場上辛苦工作；在大家住宅當僕役的奴隸，則有比較好的待遇。不久，南部和北部都有很多的黑白種混血兒，當南部奴

耕數目增多的時候，種植煙草和稻的大農場，便沒有訂約奴僕和其他白種人勞工了。

從明顯的，新英格蘭和低地的南部很不相同，而中部殖民地則具有南北兩區的一些特點。新英格蘭只適合於採用小農場的制度，而低地的弗吉尼亞，南加羅林納，和喬治亞，則適於經營大農場。在新英格蘭，人民在氣候刺激之下用自己的手足工作；在弗吉尼亞，幹苦工的是大批的奴隸，他們於監工驅策之下在烈日中勞作。在新英格蘭，小規模的財產和廣大的無人居住的土地，鼓勵作父母的把地產平均分給他們的兒女；在南部，有奴隸工作的大地產，很少能夠分開而不致有經濟上的損失，故人們由於「長子繼承」和「限定嗣續」的法律將土地保持統一。在新英格蘭，人民有聚集的鄉村以維持教會的集會；在南部的地方，人民不注重教會的集會，而農場分佈的區域極廣，使鄉村無法建立。在新英格蘭，城市是政府的自然單位（雖然郡Counties已經產生），而在南部，郡是最重要的。在新英格蘭，依照一般的法律，地方官須由人民選舉；在南部，一部分由當局委派，一部分由一個貴族集團選出。例如教區委員並非由教區住民選舉，而是自己選擇其繼承人。清教徒雖非有宗教熱狂而不快樂的人，但他們有頑強的自覺，並且能夠自剝；南部人民則比較樂天，自由，愛玩。中部人民的特性，在許多方面都是介於南北兩區之間的。

可是，當十八世紀將告結束，人口和財富增加，社會漸形複雜的時候，社會和經濟的結合衝破了區域的界線。

邊區

第四區是邊區，在十八世紀時已經很顯著的存在着。這區域起自勇敢的青山居民出沒之地和摩窩克河谷的崎嶇的森林地帶，南下沿着阿里芬尼斯山的東面邊緣，經過弗吉尼亞的森納多亞河谷，而入加羅林納的比德蒙特區域。這裏居住着一種粗魯，簡單而勇敢的人民，他們都是美國型的。

他們購買便宜的土地，每畝一二先令，或乾脆用武力奪取。他們在荒漠中開草萊，種米麥於樹木空幹之間。他們用胡桃木或柿木建築木屋，木材在屋的四角處互相鉤住，用黏土封糊縫隙，鋪木材地板，以浸豬油或熊油的紙製窗扉。男人穿土織布獵衣和鹿皮護腿，女人的衣料，都是每家必有的。毛布織的產物。他們用木片釘成椅桌，用自製的木臼碾食糧。他們吃飯時用的是白臘調羹和松木碗碟。他們走跑時或是赤足或是穿鹿皮鞋。他們的食物有豬肉，玉蜀黍粉，配以烤臘肉，野火鷄，鷓鴣或附近河溪裏捕得的魚。爲防禦印第安人襲擊，這些分散的殖民者在中心地點建築砲台以及能夠禦寒的籬堡和木柵。他們有其自己的豐富的娛樂方法——政治集會時舉行犧牲宴會，有全隻的烤牛；新婚禮樂有跳舞和飲宴；有狩獵和弗吉尼亞式的跳舞會。宿仇和械鬥引起了許多刺激人的場面。在賓夕法尼亞的邊境，蘇格蘭——愛爾蘭人挑起復仇的戰鬥。在弗吉尼亞和加羅林納，私鬥是平常的，挖眼睛的比賽，使路上常常看見單眼睛的人。邊區的居民，對印第安人都是敵視的；有些部落是友好的，但一般而論，殖民者往往向荒漠和紅種人挑戰，這樣一來，便養成機警，勇敢和種族團結的習慣。

邊區產生了與印第安人貿易的勤人而精勤的商人，產生堅決的拓荒農民。這些人漸漸地擴大移民和文明的地帶。這個邊區雖是危險和辛苦的所在，但也有其新奇事物和足以令人迷戀之處。伯特

(William Byrd)的畫，對此地的天然的迷人處有很動人的描寫。他說到他怎樣沿著邊境走入荒野，那裏有香甜的黑白葡萄，滿滿的盤繞在樹上；野火雞成羣結隊地在旋轉着；鴿子羣在海灘和那裏大之間飛行時，把天空都塗暗了，有時把桑樹和柞木的枝幹都給衝折了。他描述肥熊笨重地游渡河澗，美洲袋鼠以野果爲食；狼於夜裏的大半時間都在「期待」他們；還有緩慢在喫草的水牛等等。他告訴我們到印第安人執管地點時的驚心動魄，銅色女郎的貌美如花，她們雖然並不十分潔淨，也並不十分貞節，但在白人之前顯得嬌娜可愛。許多拓荒者一旦嘗到荒漠的快樂時，他們便戀之不捨了。

文化

到了殖民時代的後期，文化發展很快。特別是在新英格蘭，很大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上面。當殖民地還在孩提時代，除羅特島外，各區都實行相當強迫的初級教育。當時已經有不少小學校。南開發達的學院，哈佛和耶魯成立起來，還有達特茅斯學院和羅特島學院（即現在的白明學院）也獲得立足之地。哈佛有一個藏有五千部書的圖書館，有好的科學儀器，有神學，哲學和古典文學等課程，實不遜於歐洲的最好大學。

在中部殖民地，馬里蘭獨有一種公立教育制度，但組織不好。教友派和日耳曼人所辦學校，多少是歸教會監督，而在賓夕法尼亞，尤其在費城附近，則有許多私立學校。在紐約，長島有些好的城市學校，紐約城有些初級學校，但教學的一般制度尙付闕如。在南部，教育大都分操諸私人之

手。教師們和其他人士開辦許多私立學校；例如弗吉尼亞教區長鮑吉爾 (Jonathan Bouvier)，即曾蒙學費每名二十鎊，華盛頓前妻之子便是他的學生之一。那裏和加羅林納的有錢種植家，由英國和北部殖民地聘到私家教師，教授讀本，作文，實用數學，拉丁文和希臘文。此地僅有兩所自由學校，一個在弗吉尼亞，一個在南加羅林納。中部和南部殖民地也創辦了一些學院——弗吉尼亞的威廉瑪麗學院，造了傑斐遜和其他不少著名人物；費城學院（即現在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是佛蘭克林所努力促成的；在普林斯頓的學院；在紐約的英王學院（即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是漢密爾敦 (Alexander Hamilton) 和摩里斯總督 (Governor Morris) 的母校。紐約和南部的有錢人家，常遣派子弟赴英國各大學或入倫敦法學院 (Inns of Court)。

報紙、雜誌、叢書，甚至有持久性的書籍已經在殖民地出版。美國最老一家印刷館早在一六三九年即在劍橋成立，其活動從未停頓過。在獨立革命的前夕，波士頓有報紙五家，費城有三家。書商成爲殖民地的重要人物，有許多圖書館也宣告成立（波士頓圖書館創立於一六五六年）。一個費城的出版家於一七七二年運入柏拉克新頓 (Bacchstone) 的「評論集」(Commentaries) 十部，他自己又再發行二千部。有兩個人在歐洲享有持久的作家的聲譽，一個是愛華士 (Jonathan Edwards) 精於神學和哲學，一個是佛蘭克林，精於科學和美文。守舊，頑固而勤勞的行政家富華爾，皇家學會會員和弗吉尼亞第一位君子的柏特上校，那裏有令人不能忘記的日記。簡樸的教友派農家約翰·巴特拉姆 (John Bartram)，是一個正確的科學觀察家，林那斯稱他爲世界上最偉大的一自然植物學家。紐約的精動的戈登 (Cottwaller Golden) 因其一印第安民族史一書而成名；其

多法尼亞的雷登豪斯 (David Rittenhouse) 成爲國際知名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弗吉尼亞的密却爾 (John Michau) 是皇家學會會員，在植物學，醫藥和農學各方面都有所成就。博學的教士馬特 (Cotton Mather) 被稱爲新英格蘭的「文學巨人」，他出版了三百八十三部書和小冊，其中「美洲的基督神奇」一書本身幾乎便是一個圖書館。殖民時代後期馬薩諸塞有一位歷史家叫湯馬斯·哈金森 (Thomas Hutchinson)，他的書對現代還有閱讀的價值。殖民地也有好的美術家，而著名的魏斯特 (Benjamin West) 在獨立革命之前不久到英國去，繼雷諾斯爵士 (Sir Joshua Reynolds) 任皇家學會會長。

財富的積聚越來越快；更好的房屋蓋起來了，衣服和食物講求精美了，時髦的習俗成爲更尋常的事了。到了一七五〇年，沿海岸一帶是一個繁盛社會，懂得歐洲的最精華的思想。在波士頓和紐約，在費城和查斯頓，奧倫敦巴黎以外的英法城市同樣優美。但同時邊界是漸漸向西推移，而第一批移民的洪流，由阿巴拉契安山脈的各個隘口湧進俄亥俄和肯達基。邊區耐勞的拓荒者，執着他們的長槍和利斧，毫不重視豪華，時髦或種種思想；他們的生命和使命在於馴服荒漠。一方面是時尚的種植家和商人，一方面是殺戮印第安人的邊疆居民，介於其間的是大量的樸實的中等階級人民，他們是一七七五年的典型美國人。自由農民和小種植家，強壯的工匠和忙碌的店員，他們由幼長大起來，只具有美國的真實知識，只珍重美國的生活方法。他們是英國皇室的忠順子民，他們羨慕英國，誇示他們英國與生俱來的勝利；但至少他們下意識地感覺到英國有其自己的命運。

殖民地的傳統

殖民地遺留給這個新國家的一部分傳統，是很容易看出的。共同語言——英語——具有無限的價值。它是一種偉大的聯繫力量，使一個真正的國家有組成的可能。另一部分珍貴的傳統，是對於代議政府的長久和廣泛的經驗。我們記得，法國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沒有代議和自治的政府；只有英國准許殖民地組織人民會議，成立選舉人和代表均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政府。結果是英國殖民地有政治頭腦和政治經驗。尊重民權是殖民地傳統的又一重要因素，因為殖民地和英國人在祖國一樣，享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這種權利並非完全穩固，但它們是受到培養的。殖民地一般宗教自由的精神和對於各種宗派能夠並應該完全和協相處的認識，也是不可忽視的要點。在英國國旗之下，每一種信仰必須受到保護；雖然在英國天主教可以引起傳統上的恐懼，但議會甚至被某些殖民者抨擊，說它袒護天主教。種族平等的精神也有同樣的價值，因為不同血統的民族——英國人，愛爾蘭人，日耳曼人，法國耶穌新教徒，荷蘭人，瑞典人——互相混雜和互相通婚，絲毫沒有想到他們有任何差異之處。

我們又必須提及私人企業的強烈精神，在殖民地有良好的表現。這種個人主義的精神，在英國本身已經常常受到重視，但現在在一個富饒然而蠻荒險阻的地方，生活的壓力更令這種精神發揚光大起來。法國和西班牙的屬地，有專利制度，這種專利制度在英國殖民地是不准許存在的。企業不受壓制地隨著機會發展。這種殖民地的傳統，其價格遠大於多量的黃金和寶石。

有兩種基本的美國觀念也在殖民時期生了根。一種是民主的觀念，認為一切人都應享有平等的機會。一大批移民之來到「新世界」，為的是要替本身爭取機會，替子孫爭取更多的機會。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社會，在這社會裏面，不特每個人都有一個機會，而且有一個好的機會；在這個社會裏面，他們能由梯的最低級爬到梯的最高級。這種機會平等的要求，是增加美國社會機構的政體，破壞各種特別權益。它要促使教育和精神生活的顯著改變，把美國變成世界上教育最普遍的國家。它要產生偉大的政治改革，給予普通人以對政府更直接的控制。綜言之，它是改善大眾生活的一種有力的愛國願。

另一基本觀念便是一種感覺，認為有一種特殊的命運在期待着美國人民，認為他們前面有一種英雄圖象所不能實現的希望。這便是美國的一般的財產，人民的精力和自由的空氣。它賦與美國人一種新鮮而活潑的樂觀主義，和一種進取的自信心。幸運的奇特觀念，是美國人迅速擴張大陸與拓殖的主要力量之一。還有時發生不良的影響；也就是說，當它需要操心危慮患深的時候，它會很容易地轉與天命——當它需要自我批評的時候，它會自滿自足。可是它與民主觀念頗異，給予美國生活一種無異倫比的新鮮，寬寬和愉快。這新的土地是一片有前途，有希望，和令人迷惘的新土地。

第三章 新法蘭西的征服與獨立運動

法國戰爭

當美洲英殖民地擴大起來向外展拓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與其北鄰。西鄰和南鄰的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發生衝突。英法西在「舊世界」的範圍，自然也影響「新世界」，因為此時和以後美洲並未與西方世界的其餘部分隔離。北美歷史上史詩般的故事之一，便是拉丁民族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間的一串嚴重的衝突，這種衝突是更富戲劇意味的，因為它不僅包括民族的衝突，同時還包括思想和文化的衝突。這些便是專制與民主間的戰爭，嚴酷的獨裁主義與自由制度間的戰爭，偏執一種信仰的人與容納許多教派的入間的戰爭。有廣漠的荒野為背景，有印第安人參加其間，具有極高本領的軍人為領袖，故發生了殘酷英勇和卓越的戰略插話。這種種衝突的原因，在於爭取大陸的控制權。

西班牙人最早在北美獲得立足之地。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他們不久有效地佔領了西印度羣島的主要島嶼。一五一九年，一個殺勇的軍人柯狄茲 (Hernando Cortez) 帶領一支小軍隊打入墨西哥的中部，打敗了阿芝特克人 (Aztec) 皇帝蒙底朱瑪的部隊，並佔據其國土。二十年之後，另一個具有鐵一般意志的西班牙人蘇杜，在佛羅利達 (已經是數次西班牙人探險的地方) 登陸，打敗了印第安人，留下一支衛戍軍，然後帶着六百人不停地探尋過現在的南部各州地方，西達奧克拉荷

馬和台薩斯，漂流了四年之久。其他的西班牙探險家，最著名的是哥倫納杜，用墨西哥為根據地，然後北上探奇。西班牙人於一五六五年建其第一個殖民地聖奧加斯丁於佛羅利達。在十六世紀結束以前，西班牙軍人和教士，經過血戰在新墨西哥建立基地。同時，一個義大利血統的天主教耶穌會的勇敢教士金諾，已經在下加里福尼亞和阿利桑納拓荒，建築教堂和替漂蕩着的印第安人施洗。但等了一七六九年，加里福尼亞的本部纔由西班牙兵予以佔領。

在英國殖民者移殖於弗吉尼亞之前，法國人在加拿大還未得到穩固的立足地。的確，不列顛尼（Brittany）一個航海家卡狄爾，於一五三五年帶着法國國旗溯聖羅梭士河而上，直至現在的蒙德里爾，五六年後又想殖民於這片新土地的一部分，但終成泡影。印第安人的仇視和冬季的苦寒，使這些移民不得不於灰心表示中返歸故鄉。直至一六〇三年纔發現了新法蘭西（New France）的創立者——張柏陵（Samuel de Champlain），他那時三十六歲，是一個老軍人和水手，曾很生動地描寫他在西班牙本土探險的經過，由皇帝封贈他為皇家地理學家。一六〇八年，他奠定了魁北克的基礎，那便是在新法蘭西的第一個歐洲殖民地。翌年他為開發起見，聯同一批赫隆族（Hurons）和阿貢奎恩族攻擊伊羅華斯族，細勘那個現在以他的名為名的湖，而在鐵岡特羅加附近，與土人大戰。據說這一件事實促成伊羅華斯族後來對法國人的長久仇視，可是這種仇視多數還是產生於地理和皮貨貿易，在此項貿易上，這五族原來是英國人與西部落土人間的自然經紀人。新法蘭西公司創立於一六二八年，對於殖民工業有其貢獻。而當法王路易十四於一六五八年完全控制法國的時候，加拿大殖民地獲得王室的慷慨的支持。

西班牙人，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殖民事業，在其偶然和沒有計劃上是相似的，但在其他方面則相差極遠。西班牙人的征服，包括少數冒險的軍人，商人和探險家——他們的目的在於迅速搜集財富——對於多數勤苦土人的壓服。這其意義就是西班牙將其許多封建制度的特點移到美洲來。不久，數千個精明的強幹的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s）用殘酷的手段控制着數以百萬計的印第安人。仁慈的教會人士如卡薩斯（Las Casas）力謀減輕這種控制，但終於無效。西班牙人大開其礦，使數以萬計的印第安人餓斃致死；他們開闢大牧場，蕃殖牲畜，附以一些熱帶產品——糖，摩呢拉香膏，可可和靛青。西班牙人是太上皇；印第安人，黑人，和三個人種的混血種裔則是奴隸。這種制度產生了大量的財富；但錢都落入少數人之手，大眾還是依舊窮苦的，沒有明確的中等階級產生出來。西班牙人喜歡成爲牧場主人，牧師或軍人，但不喜歡成爲商人或工業家。外國人尤其是荷教徒受嚴刻的排斥。結果所屆，宗教自由不能發展，代表制度不能存在，一切的法律都是上面給擬定的。

法國人滿美洲的只是少數；他的文明主要的是造形於地理和經濟的環境，法國政府的專制和天主教教會。他們所尋求的不是金銀或牲口，而是魚和皮貨。他們滲入了一片寒冷而險惡的土地，這裏的人口是漂泊着的印第安人，許多是懷有敵意的。他們越是深入內地，越可獲得更多的皮貨。他們只能成立少數而脆弱的農業殖民地，把他們的據點漸漸向荒野移入，循着各條主要的水道——羅羅稜士，大湖，威斯康星，伊利諾斯，瓦巴區（Wabash），密士失必，而最後甚至是曼尼杜巴（Manicoba）的水道。當英國殖民者創立自治社區而表現其無窮的個人創造力時，巴黎在殖民地所

設立的政府是暴虐的和世襲的；雖然有勇敢的領袖出現，但人民從未懂得自立和自保。當英國鼓勵崇拜各種不同的宗教的人移入美洲的時候，法國只許天主教徒立足於加拿大。當最後門爭發生時，殖民地的英國人與法國人的比例是二十對一；英國殖民者是穩固地移殖了，而法國人則尚未能在這一片土地上生根；英國殖民者是努力廣佈了，而法國人只保持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

新法蘭西的歷史，可劃分五個分明的時代。第一個時代是最初的三十五年，與堅忍的張柏陵的事業同始終。張柏陵於一六〇三年溯聖羅梭士河航行之後，翌年他便協助建立皇家港（Port Royal）即第安那波利斯（Annapolis）於現之諾法斯科細亞（Nova Scotia）。他努力想把加拿大發展做一個法國殖民地，使皮貨貿易可以獲利。這種努力直至一六三五年他逝世時纔告終止。第二個時代的主要特點便是一批虔誠傳教士的活動。這一批教士具有威武不能屈的英雄事蹟。他們寫下了天主教歷史上最動人的篇章。就商業上言，這殖民地在這個時期是失敗的。到了一六六〇年，整個加拿大的法國人不過寥寥數千人，而且地位並不鞏固。

第三個時代比較有成效。新法蘭西成爲法國的行省，有一個總督，總督和其他的官員，模仿法國各省的制度。路易十四對此地的財富非常注意，他發出慷慨的津貼和種種的命令，送出一船一船的殖民者。一六五九年第一任主教拉伐蒙梭倫西抵達魁北克，他決定加拿大應由教會予以統治，建立一種與新英格蘭清教徒的神權政治同樣嚴格的政權。他對魁北克的影響，其痕跡尚遺留至今，因爲他雖與總督發生衝突，但往往都是他獲得勝利。

最後，具有鐵的意志的佛產特納克伯爵於一六七二年來任總督，開始了第四個時代，至此野心的

教士便碰到勢均力敵的對手了。佛隆特納克伯爵是個能力極強意志堅決的人，他主張教會應由政府控制，他暫時毀潰了伊羅華斯族的武力，在威廉王之戰（一六九〇年）中擊退了麥普斯爵士（Sir William Phips）所率領的三十四艘軍艦的艦隊。在這個時期中，法國偉大的拓荒者正忙於西部的拓殖事業。佛隆特納克伯爵於本世紀末逝世之前，即開始準備與英國人作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是凡有眼光的人早就預料到的。這一鬥爭，經過「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和「奧地利王位繼承之戰」以至於「七年戰爭」，充滿了新法蘭西歷史的第五和結束的時代。

在這持久的衝突中，法國人取得某種優勢。他們獲得了有戰略價值的地位，漸漸地由於堡壘和皮貨貿易站所組成的一條線，形成一個新月形的龐大帝國，由東北的魁北克經過底特律和聖路易以至於南方的新奧爾良。他們企圖佔有這一大片內地並予以開發，把英國人迫至阿巴拉契安山脈以東的狹窄地帶。就軍事上而論，法國民族比英國民族較強，他們能夠派遣一支大軍。新法蘭西的官吏集權政府，比較便於指導作戰，而英國各殖民地政府配合不良，組織不密，決非法國人之敵。

可是有三項主要的原因，決定了英國最後的勝利。第一，一七五四年英國殖民地的一百五十萬人民，是一個迅速增加的團體，強韌而富機智；而新法蘭西只有不足十萬散佈着沒有紀律的人民。第二，英國人佔得較優的戰略地位。他們從內線作戰，可以有效地西向現在的皮次堡推進，西北向尼亞加推進，北向魁北克和蒙特里爾推進。他們又有較優的海軍，增援和補給都較迅速，而且能夠由水路圍攻魁北克。最後，他們有較好的軍官。

七十年的衝突至一七六三年宣告結束。根據一七六三年的和約，英國由法國手中取得加拿大全

部，由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羅利達（因為西班牙參加了反對英帝國的戰爭）。北美自大西洋至密士必河，除新奧爾良外都變成英國的了。同時，路易斯安那由法國交給西班牙。

帝國關係

「七年戰爭」的勝利，使美洲殖民地與大不列顛的關係上取得嶄新的地位。它除去了法國人的威脅——這種威脅如同一把鋸齒鑊刀，在西部和北部形成半圓形的包圍圈。它又除去了南方西班牙人的壓力。此次征能，使許多殖民地官員獲得寶貴的作戰經驗，增加他們的自信心。它對於統一各地工作有相當的助力；有不少關於統一的建議發表出來。

這一次的戰爭，減少了殖民地對於大不列顛的依賴性，同時也減少了它對於大不列顛的尊敬心。殖民地軍隊雖配備惡劣，紀律不良，但在許多地方能夠與英國正規軍同樣作戰——而在荒漠地帶則有時打得比英正規軍還好。他們也發見許多英國長官犯着錯誤，如同英國人發見許多殖民者能力不足一樣。新英格蘭人是根據民主方式選舉他們的官員的，他們認為英國指派指揮官的貴族制度不好。

最後，戰爭的勝利結束與帝國的擴大，引起了殖民地與英國政府間的爭執問題。當地是沒有有計劃的「暴政」的，但帝國的行政必須加強並使其系統化。此外又必須籌備防務以防嫉忌的鄰人，這意思便是指徵稅了。在「航行法案」或「貿易法案」之下的經濟組織，必須修正並予加強。

英國對殖民地總督管理向來是極寬鬆的。在皇帝之下，主要的主管機關是「貿易殖產委員會」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Trade and Plantation)。大部分工作，都由少數專家和苦幹的官員負責。它保護祖國和殖民地的商業利益，監督殖民地的財政和司法制度，對殖民地企業予以相當指導，並建議新的帝國政策。它有某種稽核權力；它起草對總督的訓令；當殖民地官吏職位空缺時它提出新人遞補；它可要求這些官吏提出報告書。自然，國會對殖民地有相當立法權力，事實上，它是處理英帝國內外商務和其他關係的唯一機關。皇帝也有很大的權力，他不僅指派八個皇家省份的總督（因為到了一七六〇年，只有羅特島和康狄涅格是自治特權殖民地，只有賓夕法尼亞，特拉華和馬里蘭是獨佔殖民地），而且能夠否認任何由殖民地會議通過的法律。這種否決權平常由樞密院從中調解，而樞密院則向「貿易壟斷委員會」作縝密的諮詢。關於殖民地的訴訟案件，樞密院尚可作為一個上訴法院。

在「七年戰爭」結束以前，英國國會所通過的主要法律便是各種航行法案，應用着不列顛帝國疆域所設的某種經濟原則。這爾帝國被認為是一個單位，一個團結的國家，而不是一個聯邦。在這個單位之內，殖民地能夠以其航運和產物對國家的財富和權力有所貢獻。例如糖，烟草，米穀，航海給養和其他原料等，如非由殖民地供給，英國便須向外國購買了。在另一方面，母國能夠以製造品供給殖民地。這樣英帝國的兩大組成分子便可以無相濟了。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國會受荷蘭航運發展的刺激，通過一項航行法案，規定一切殖民地對英國的出口貨，必須由英國所有和英國所經營的船隻配運。以後一串法規更把這個制度擴大了。這種法律予英國和殖民地以帝國的運送專利；規定殖民地運向歐陸的某種出口貨，應在英國港口轉船；並規定歐洲貨品運入殖民地的辦法，使

其有利於英國的廠家。在某些方面，倫敦對殖民地的企業予以限制，但在其他方面，則又予以鼓勵。

最初這種法律沒有徹底實施。但到了一七六三年，英國力求重整其殖民地制度的時候，便再行檢查其重商主義的法律。

帝國內聯邦制度問題

的確，整個帝國制度給提出來重新檢查，而這過程——包括殖民地與母國關係的重檢討——便催促着獨立革命的爆發。給與下一代的錯綜複雜的歷史以統一性和意義的，便是這個帝國的組織問題。怎樣組織一個帝國，使其既可保存集權的利益，同時又可保存地方自主的優點，這便是任何時代政治家所碰到的一個最困難問題。使在威爾遜爵士的中央政府控制一切屬於帝國一般性質的事務——宣戰，媾和，外交，西部土地，印第安人，貿易等等——同時使在馬薩諸塞，弗吉尼亞，南加羅林納和他處的地方政府可以控制嚴格屬於地方性質的一切事務，可有什麼制度嗎？地方事務和一般事務可有什麼界線嗎？能否技巧地劃出一條界線，使中央政府既擁有充足的權力同時又不至於侵犯人民在地方事務上的自由？

自然，這是一個聯邦制度問題。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帝國，在事實上（並非在理論上或法律上）是一個聯邦帝國。這個帝國的權力，分授予中央政府 and 地方政府。英國國會控制一切屬於一般性的事務達一百五十年之久；地方議會自開頭起即控制着一切屬於地方性的事務。

可是就法律而言，英帝國不是一個聯邦，而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在法律和理論上，國會有一切權力。英國的政治家面對創建一個真實聯邦制度的機會，但他們不能善用這個機會。可是這個問題未於一七七六年獲得解決，也不於殖民地脫離母國時宣告結束。這個問題簡直是移到合衆國來了。自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七年，美國人碰到同樣的問題——在一般事務上保持一個統一的政府而在地方事務上實行自主的問題。美國人的最初努力是失敗的。他們經過慘痛經驗之後再度嘗試，而於一七八七年的聯邦憲法中建立一個持久的聯邦制度。

革命時期的大課題之一，便是帝國組織問題的解決和聯邦制度的出現。那種制度的建立，是基於英帝國一百年的經驗，是基於一七六三年之後在英國和美洲的爭辯和檢討，是基於戰爭和聯邦（Confederation）苦難的考驗。在一七八七年憲法中聯邦制度的最後成功，乃是此時代富建設性的大成就之一。

不滿的一般原因

不容易說革命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但可以確說不在一七七五年。約翰·亞當斯強調着革命本身和革命戰爭的分野，他認為前者的確在後者開始之前結束了。他寫道：「革命是存在人民心裏和殖民地的聯合中，都是在敵對行動開始之前成功的。革命和殖民地的聯合，自一七六〇年至一七七六年間逐漸形成。」亞當斯是一個善於觀察而富進取心的青年律師，他是應該知道的。可是他說革命是在人民心裏，這使我們不得不作另一種區別了。總之，到了一七七六年七月，只有少數美國殖民者認

爲應該與英帝國脫離。在那個時候，也許有一半美國人還願意避免一種政治的離異。根據亞當斯自己的證明，在整個戰爭時期中，殖民者中總整有三分之一人是反對革命的，而三分之一人則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所以比較正確的說法，便是說在一七七六年以前的革命是存在於一部分人的必要；而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一年的鬥爭，是一種把它加諸其餘人民並使英政府予以承認的鬥爭。

論及革命的經濟原因時，我們必須對不同區域和不同利益作明白的區分。北部的商人與南部的種植家，他們的抱怨是完全不同的，而西部的土地投機家的見解，又與前兩種人大異其趣。

經商法和航行法對於北部殖民地的損害較對於南部者爲甚。北部殖民地沒有直接可運至英國交換製成品的有價值產品。一般的說，他們必須以其辛苦得來的金錢，償付來自英國的入口貨，而這些金錢又必須與西印度羣島貿易纔能獲得。他們運麥，肉和木材到西印度，換回棉花，靛青和糖。他們還得到糖漿，把它製成酒精售給歐洲，在非洲收買黑奴，然後銷於西印度羣島或南部殖民地以牟利。國有於一七三三年通過糖漿法，用窩禁於徵的辦法，把新英格蘭與西印度羣島的貿易，轉限於不列顛諸島。如果此法切實施行，新英格蘭人損失必甚重大。可是糖漿法給整塊地逃避了。例如羅特島每年入口糖漿一萬四千大桶，其中一萬一千五百大桶來自法蘭及西屬西印度羣島。走私是沒有罪的。英國當局伴爲不知，有些甚至坦白指出，說這些非法貿易得來的錢，結果還是入於英國商人和廠家的囊篋。在紐約的里文斯頓家族和在馬薩諸塞的漢哥克家族，都是經營走私貨物發財的。

一七六四年的糖法，事實上是一七三三年糖漿法的重新制定，使其條款可以實施。舊時每加侖六辨士的稅率減爲三辨士，並規定逮捕一切違法的船隻。也許最公道的稅率是二辨士，但國會內的西

印度羣島勢力把它提高了。這其意義便是對新英格蘭經濟利益的嚴重打擊。羅特島提出抗議，謂西印度羣島是該殖民地與英國貿易的全都基礎，而它的一萬四千大桶糖漿，英屬西印度羣島最多只能供給二千五百大桶。

另一種令人不快的事，便是由英國運到殖民地的大陸貨物，其出口祇於一七六四年由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關吏奉命嚴格執行，並採取各種步驟加強實施，例如派軍艦停泊美洲海面搜捕走私，頒發「援助狀」(Writs of Assistance)使皇家官吏可以搜捕可疑的地方。

南部的情形便完全不同。它與西印度羣島貿易極少，或可說完全沒有。它直接運主要產品——烟草，糖膏，航海用品，木材，獸皮至英國，而換回英國的製造品。可是這貿易是依據一種有利於母國而不利於殖民地的基礎的。這貿易由英國的商家和代理人操縱。代理人往往以不公道的價格購入烟草和皮貨商品；他們又以公道的高價售出衣服，傢具，酒類，馬車和其他物品。貧窮的種植家沉溺於一種惡習，任意由倫敦定購他們喜歡的東西，而以票據償付，結果多致債台高築。許多債務是傳統的，由父傳子。種植家的憎惡其英國債權人，與後來西部農民憎惡東部的抵押品執有人，可謂情形相同。他們都知道，擺脫債務的最易方法，便是乾脆反叛英國的統治，用戰爭來洗刷一切。

在一七五〇以後的二三十年中，有些南部議會通過寬鬆的破產法，並支持有利於負債者的法律。這些到達英國的時候，樞密院往往予以否決，結果便發生一種憤激的情緒，認為英國的富人在使貧窮者受苦。英國國會又企圖阻止殖民地發行紙幣。大部分地方在一七三〇年之後，發行大批紙幣，

有些地方把它作爲法定貨幣；可是漸漸遭遇到倫敦的反對。最後，在一七六四年，英國國會乾脆禁止殖民地以紙幣爲還債的法定貨幣，這樣一來，全部英屬美洲的負債者又抱怨連天了。

西部的土地投機和墾殖，又是另一種有關的大經濟利益。在西部，財富是用兩種方法得來的：與印第安人作皮貨的貿易和組織地產公司，購買，分派和賣出大片荒地。當年皮貨商人和土地投機者都希望能夠自由行動，正像今日西部的探油礦者和伐木者一樣，都希望能夠爲所欲爲。除此兩種人外，我們於一七六〇年之後又發見另一種人，那便是「七年戰爭」的殖民老戰士，他們獲得西部土地作爲恩餉。尤其是弗吉尼亞，是用這種方式酬報其士兵的。

賓夕法尼亞，弗吉尼亞和加羅林納的平民，都是渴望得到土地的。在戰事結束的時候，不久即發見大家向西部湧進。地產公司一個個地組織起來；美洲大陸最偉大的人物——佛蘭克林，華盛頓，約翰孫爵士——對此都很注意；請求略，購買略，測量略，情形極爲紛擾。

當大眾把持着西部土地的時候，英國政府即決定一種嚴格控制和巡察西部的新政策。它於一七六三年頒佈命令，一切移民不能越過阿巴拉契安山脈的山脊，以求與印第安人和平相處，以防殖民者散佈過速致越出英國控制範圍之外，並終止土地重疊要求的混亂局面。「公告線」以外的土地，暫時劃出爲皇家領域，而任何地方的印第安人土地，除售與皇家外都不能出售。它的理論是認爲稍緩一點並不礙事，騷動的印第安人有時間可以安靜下來，以候土地纔漸漸可開放給殖民者。不久貿易墾殖委員會支持一個西部殖民地叫萬達利亞（Vandalia）的新計劃。但此項公告對皮貨商人，地產公司，頗有妨害，和渴望獲得西部土地之人打擊甚大。美國人不久以前與法國人打仗以強迫其開放

之門，此時似乎又給砰然關閉了。

殖民地，在宗教上的怨艾集中於與英國國教的關係上。在特拉華以南的殖民地，和紐約的一部分，英國國教是國家支持的宗教。此教會所引起的憤怒，基於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許多殖民者被強迫向教會納稅；第二是他們恐懼教會的政治傾向。在南部每個英國國教的牧師有他的牧師住宅，有他的教堂領地，有他的由稅收撥出的固定薪俸，有他的世襲地產。在全部殖民地上，聖公會顯然是少數派。在弗吉尼亞，低地的大家族——華盛頓，李氏，蘭道夫，卡特，馬遜，加里——幾乎都屬聖公會。但在聖士滿以西，不從國教者——教友派，浸信會，馬丁路德教派，長老會——則為數多得多。在北加羅林納，雖當局企圖使人民擁護九個聖公會牧師，但聖公會的會員為數寥寥。在南加羅林納，聖公會比較強盛，但即使在這個區域，還是不從國教者佔着大多數。

另一種衝突的原因在於帝國防務問題。與印第安人的戰爭是必然的，而法國人又渴望復仇，密士失必河以西的西班牙人也難以信任。英國政府不信殖民地能夠自衛。英政府抱怨殖民地，說在最近戰爭中，殖民地在募集軍事上行動遲滯而吝嗇，而且不能和協。唯一的中央機關是在倫敦的帝國政府。故它在格林維爾（George Grenville）領導之下，不久便決定在北美建立一支一萬人的軍隊，其維持費的三分之一由殖民地稅收撥付。這便是說殖民地每年須增稅約三十六萬鎊。格林維爾又提出對報紙和法律以及其他文件徵收印花稅（Stamp Tax）的議案。國會於一七六五年予以通過。此外還有一種辦法，規定殖民地必須以燐料，燈火，襪褲，廚房用具供給軍隊，並協助他們尋得住所。這在英國看起來是一種細事，但在殖民者看起來，印花稅案是納稅而沒有代表權的明顯例

子。

最後，美洲是一片建立共和或準共和主義的沃土。此地的人口，一百五十年來生活於民主和平等的空氣中。經濟的差異在這裏是極少的；經濟的機會平等地對全體人民開放着。貴族階級的存在不過是刺激民主理論的發達而已。有一個小小的海濱階級或集團，擁有大部分財富，而在某些地方如弗吉尼亞和南加羅林納，則擁有政治勢力。反對這個階級的是內地正在勃興的民主主義。這兩種勢力進行着長久的鬥爭。邊區的小農民，移入的蘇格蘭——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城市的勞工和工匠，在不斷的反對着老商家和種植家。他們在革命之前許久便這樣做，他們的毅力令其長官震驚，他們的精神對於後來反對母國的革命頗有貢獻。

我們把反英的革命領袖列成名單時，即發覺他們可以分成兩大派，一派是有教育的人，作家和思想家——如聖牟爾·亞當斯，(Samuel Adams)，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海約翰(John Hay)，奧狄斯(James Otis)，亞歷山大漢密頓(Alexander Hamilton)，馬里安(John Marin Scott)，克林頓(George Clinton)，威廉·利文斯頓(William Livingston)，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迭文生(John Dickinson)，卡羅爾頓的卡羅爾(Charles Carroll of Carrollton)，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李氏(Richard Henry Lee)，馬遜(George Mason)。另一派是受過極少教育或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急進人物，他們都是從工匠和邊疆森林區居民出身的——如麥克道格爾(Alexander Wedgell)摩爾斯(Isaac Sears)，紐約的藍姆(John Lamb)，如賓夕法尼亞的羅伯多(Daniel Roberdeau)

和布里安 (George Bryan)：如弗吉尼亞的亨利，如北加羅林納的潘森 (Thomas Person) 和布
拉特華茲 (Timothy Bloodworth)：如南加羅林納的葛斯頓 (Christopher Gadsden) 和薩姆特
(Thomas Sumter)。這第二派是激烈而暴躁的，對於政治往往傾向於急進。他們喜歡純粹民主政
治的宣言。他們受到哲人如傑斐遜和亞當斯的感召，但他們所貢獻於革命運動的則是堅幹的精力。
在發動革命時，第一種人比較上重要得多。受過教育的人，懇熱的利用口頭和筆桿，發出大批小冊
子，在報紙上發表文字，在公眾集會中傳播他們的政見。

這些熱民心的作家們，宗法着兩派很有力量的英國思想家：一派是贊潤清教徒共和國的學說，一
派是贊同一六八八年英國民權黨 (Whig) 的革命。那就是說，他們的證據得自麥尼 (Maitland)，
哈靈頓 (Harrington)，彌爾頓 (Milton)，而最重要的是洛克 (John Locke)。洛克所著的
「兩種政府學說」(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即包含着美國獨立宣言的精華。洛克認為
國家的最高功用在於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而這些都是每個人所應有的。他說，政治的權力只是為
着人民的利益時纔能擁有。當人類的自然權利遭遇破壞時，人民有權利和義務廢除或撤換政府。這
種學說寫入於「獨立宣言」的弁言中。洛克主張，「沒有權威的武力，其真正的真正辦法便是不授
以武力。」他在他的「論宗教自由」(Letter on Toleration) 中，闡論政教必須分離之理。這一
點，他為革命奠定了另一偉大的基石。他說明教會是一個志願的組織，應由其為衆自由地予以維
持，而不應由政府用強力支助。

洛克和與他同道的思想家，極受有政治興趣的全體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所崇拜。事實上在英國人離

塞潘克等的政治哲學的時候，美國人恰恰把這種哲學承受過來。英國的憲法設施，在一六八八年以後發展出一種畸形而不民主的代表制度。一種寡頭政治出現，以腐敗的市邑制度和有組織地剝奪大權分人口的公權為根據，不讓新的工業城市選派代表。美國也有剝奪公權和腐敗的市邑制度的存在，但程度並不相同。事實上十八世紀中，美國不斷在鬥爭着，以求擴大選區，使新的郡和西部區域能與舊的殖民地同樣公平的代表權。美國有相當真正的代表政府；英國有一個不正確的代表政府的制度。美國人深信一種公道的民主制度所表現的自然權利，而許多英國人則深信絕對的國會主權和曲解的政制。當一七六五年與母國的糾紛開始的時候，美國人發見他們具有一套恰恰適合其需要的政治哲學。

誤會

在革命前之十年間，美國殖民者與英國政府誤會極深。這裏我們必須再次申說，英國早期所採取的步驟，可說沒有一項是有意虐待美國的。他們要解決印第安人問題，要使殖民地能夠自衛，要強化關稅——這種種在倫敦看起來都是公道而合理的。但在美國的羣衆看起來，似乎都是為壓迫美國而設的。艱難困苦の時日跟在戰爭的後面。失業和貧苦的人希望在阿巴拉契安山脈的那畔建立新的家鄉——但「公告線」禁止了這種舉動。貿易困難，硬幣缺乏，而皇家又於此時嚴格實施新稅則以吸竭此地的金銀。同時在「印花稅法」之下，英政府未得他們同意向殖民地徵稅。這樣抽得的款項，是用以維持一支常駐的軍隊的，而大部分殖民者認為這支軍隊並無真正的需要；這支衛戍部隊

轉而用以執行關稅和不公道的稅法。在皇家的官吏的心目中，他們要求朝廷頒發「援助狀」是適當的。但在殖民者的心目中，這種「援助狀」不啻以絕對的權力昇于官吏，使他們可以搜刮每一個人的家庭和商店。英國政府曾經通過某種法律，限制或禁止在殖民地設廠。英廷認為這是公道的，因為它相信殖民地集中看原料而不列頭集中看製造品，乃帝國繁榮的最好辦法。可是許多殖民者憎惡這一種干涉。

在實際糾紛的後面，還有理論上的衝突存在。這種理論上的衝突增加了雙方惡感的程度，並造成了一條不能跨越的鴻溝。

大部分英國官吏認為英國國會是一個帝國組織，對殖民地和本土行使同樣的權力。它雖能替馬薩諸塞制定法律，如同替柏克夏（Berkshire）制定法律一樣。殖民地的確有其它們自己的政府，但殖民地不過是團體而已，須恪守一切英國法律；英國國會能夠隨便限制，擴充或解散它們政府。但美國的領袖們則認為不然，因為並沒有所謂「帝國的」國會存在。他們認為殖民地僅有與法律關係只是對英王的關係。贊成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是英王，而讓它們組織政府的也是英王。英王是英國的國王，同時也是馬薩諸塞的國王，情形是平等的。馬薩諸塞的議會既不能替英國制定法律，故英國國會也不能替馬薩諸塞制定法律。如果英王希望殖民地給他錢用，他可以要求「築津貼」；但國會無權通過一種「印花稅法」或其他籌款的法律以取得這筆款項。簡言之，一個英國的公民，無論在英國或在美洲，只有他自己的代表機關纔能要求他納稅。

可是有一點是必須認識的，在英國和在美洲，對於主要問題的見解是分歧的；而正在發展中的歐

爭，殖民地與母國間的鬥爭，並沒有殖民地內部衝突以及大不列顛內部的衝突來得厲害。英國在國會裏面，重要的民權黨領袖察特翰姆（Chatham）、白克（Burke）、巴萊（Barre）和福斯（Fox），強烈的傾向於美國的愛國志士一方面；在殖民地裏面，一個忠實的保守黨團體則支持着英國政府。我們又必須認識，雙方的一些極端分子都喜歡利用這種衝突以促進他們自己的見解。彭特爵士（Lord Pute）必定高興在殖民地進行宣傳，藉以削減威爾克斯（Joan Wilkes）和其他在英國人物所揭舉的民主精神。馬薩諸塞的聖平爾、亞當斯和弗吉尼亞的亨利，都同樣願意利用此項衝突提倡他們在殖民地政治上的急進觀念，並根據一種善待平民的基礎去改造社會。

暴動

反對英國政府的革命並不是一個大規模而自然的運動。反之，它是經過精幹的人的縝密策劃，並由大陸上一些最活躍的分子用辛苦和機敏的方式去實行。一七六五年的印花稅法在幾個殖民地產生了這種反應。各殖民地議會提出抗議，弗吉尼亞更特別通過有力的決議案。但最有效的是暴動的羣衆的行動，他們在馬薩諸塞、紐約、弗吉尼亞、北加羅林納和其他地方毀壞印花和其他產業，強迫印花稅吏辭職或逃跑，甚至威脅到各個皇家總督的生命安全。這一次的暴動最初獲得很普遍的接應，但不久守秩序和有錢的公民便表示對它不滿。同時，稱爲「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的組織也成立起來，反對英國協會的壓迫。

第二步驟便是由商人團體推行一種經濟杯葛，有時還由地方大會予以支持，這是由於一七六七年

的陶森特法案 (Townshend Act) 所促成的。該法案規定，茶，紙，玻璃和繪畫顏色均須納稅。好多社區的商家和主要市民都採用不入口和消費協定，杯葛英國所抽稅的東西。這種辦法，波士頓於一七六八年八月採用。以後蔓延到各殖民地，在兩年時間之內，竟風行於全部殖民地了。在有些地方，英國入口貨減少幾平一半；在其他殖民地，協定的實行極為惡劣。當英國國會廢除陶森特法案（茶稅除外）的時候，這種運動即於一七七〇年宣告終止。

第三步驟便是建立一種本地和殖民地際通訊委員會制度。馬薩諸塞的亞當斯，一個天生的宣傳家和組織家，他便是此項工作的主要領導者。他在市民大會中是一個最有魄力的人物，而且在馬薩諸塞議會中也居重要的地位。在一七七二年的夏季，市民得知皇家政府擬以永久薪俸給予總督和最高法官，這樣可以不必受民衆的控制。於是市民大會於十一月二日召開，採取一種「包括整個革命」的步驟。它成立了一個通訊委員會以與其他城鎮聯絡。不久，每一處都有一個同樣的委員會，而整個地方的擾攘，便像一個激怒了的蜂窠。自馬薩諸塞灣以至於柏克廈的人民，組成了有良好領導的陣容。一個保守黨作家後來證明這種情形，他說：「這便是叛變的來源。當它種植的時候，我看見一顆小小的種籽，它不過和芥子一樣的大。我看見它長大起來，直至成爲一株大樹。」其他殖民地也成立同樣的委員會；而弗吉尼亞於一七七三年指派殖民地際委員，這種制度很迅速地便在整個大陸上盛行起來。

向暴動邁進的第四步驟便是成立革命議會，當時他們普遍稱爲地方會議。舊日的平常議會因爲兩個原因不能滿足急進派的需要。它們的成員大部分是保守派和附着於現存秩序而行動遲滯的資產階

級；他們一部分是受皇家總督們所控制的，總督們能夠隨便叫他們閉會。第一次的地方會議出現於一七七四年，是「波士頓港口法案」(Boston Port Act)通過的消息發出後的一個結果。他們產生的手段往往是十分簡單的。

例如在弗吉尼亞，波士頓港口法案的消息，於一七七四年五月到達，震動了整個地方。當時議會正在開會。傑斐遜，亨利，李氏和其他四五人立刻舉行會議。他們決定宣布絕食和祈禱一天。這種情形是非常的嚴重，因為自「七年戰爭」以來，即未有過同樣的事件。他們照克倫威爾(Cromwell)治下國會的前例，並勸誘議員們指定一七七四年六月一日為絕食和祈禱之日。總督鄧摩爾(Dunmore)立刻解散議會，認為他們犯上。他們八十九條大漢沿着一條長街前進，行到洛里酒店(Raleigh Tavern)，在酒店內的愛普洛室開會，由議長蘭杜夫(Speaker Peyton Randolph)主席。急進分子提議一種新的不入口協定。李氏主張此外尚須採取步驟，但一部分人則不急進。可是他們不能長期忍耐着。五月二十九日，波士頓的騎士馳至，帶到了其他殖民地首邑的書信。他們告訴一種消息說：現在正在建議，停止一切對英國的貿易。蘭杜夫議長得到二十五位議員的協助，決定召集舊議會議員於八月一日集會；這樣一來，殖民地的初次地方會議或革命的議會即告產生。

第四章 革命與聯邦

訴諸武力

各殖民地的憤怒和騷動漸漸增加。英國駐軍於各個城市給急進派的領袖們一個煽動民衆的機會。在紐約，一七七〇年發生不流血的「金丘之役」(Battle of Golden Hill)。正如戈登(Gadwallader Colden)所說，「市民與軍士之間的惡感，給人用人工挑撥起來；」最後，「有些市民武裝起來，而軍隊則從軍營衝出，援助他們的袍澤；」只有軍官和地方官的調解纔能阻止這種衝突。在波士頓，發生了一次比較嚴重的火併。有兩團成兵於是期日換防，他們的軍笛和軍鼓的喧鬧聲激怒了一些嚴肅的市民，而比較魯莽一點的人則故意向英國陸軍嘲弄。當英軍奉命嚴自抑制的時候，這種嘲弄越來越厲害了。

最後在三月五日那一天，有兩個英兵遭市民攻擊。鐘聲大響，號召市民到街上來。在海關的哨兵一人，被人信口辱罵，並用冰塊和其他東西擲擊。當布萊斯頓上尉和少數兵趕到保護的時候，他們的嘲弄和擲擊更來的厲害。暴民狂叫着：「混蛋！你們有勇氣就開槍！」軍隊的行動極佳，但最後有人把一個兵士擊倒落地，他爬起來後即開槍。以後就是一陣混戰，其他的士兵也不得命令而開槍了。結果立時殞命者三人，重傷者二人。當鼓聲琴聲召集軍隊全部出動的時候，總督親自出馬，

把秩序恢復過來。一個重傷的人臨死時說，「我也曾看過愛爾蘭的暴動，但未曾看見軍隊能夠這樣忍耐而不開槍。」可是「波士頓的屠殺」在許多人看起來是英國暴政的最好例證。這個日子給莊嚴地紀念着，空前未有地煽動着羣衆。

諾斯爵士 (Lord North) 所領導的英國政府，還不能夠從這正在拾頭的疑忌和敵意中獲得適當的教訓。另一次重要的事變發生於一七七二年。八門砲的小兵艦加斯比號奉命在羅特島海面巡邏查緝走私，在六月對於接近伯羅維頓斯 (Providence) 的海岸。一羣市民向它進攻，制服了船上的人員，然後把他們所憎惡的兵艦放火焚燬了。陶森特法案所規定的捐稅都取消了，只餘茶稅一項沒有廢止，這是用以執行原則的。實際上各殖民地都停止飲茶，使東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財政異常困難。英政府爲協助該公司起見，於一七七三年准它運茶至美國，其條件是把價錢降得極廉；但諾斯爵士還是堅持必須保持殖民地每磅三辨士的稅率，他說英王認爲這是權威的一種試驗。這種試驗直接引起了美國的叛變。美國人認爲這不過是遁辭而已，於是發生了劇烈的憤激。東印度公司派出許多船隻，但每個港口的人民都決定予以拒絕。在查斯頓，茶葉給封鎖在地窖裏；自費城以至紐約，茶葉都原船運回。波士頓的激昂空氣特別厲害。在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那天夜裏，約五十人的一羣僞裝爲印第安人，由亞當斯親自領導，上船擊破茶葉三百四十三箱，全部傾倒水裏。沒有一個城市的官吏敢於阻止此項破壞財產的行動。自緬因以至喬治亞，都讚揚着這種暴行。波士頓此次無異在英王面前挑戰，故英國政府迅速採取對策。

英王喬治三世和國會的大多數，都決定懲罰叛變的波士頓。白克和塞特翰姆都請採取調解的路

權。但政府在國會提出五種激烈的法案，其一是毀滅馬薩諸塞特權最自由特性的二部分，激劇地改變了這種特權。其二是任英國駐美軍事指揮官加區（General Gage）為馬薩諸塞總督，以四團兵支持他，並授權可在人民家中駐兵。其一規定官吏於執行職務時被控犯大罪者，可以送至英倫受訊。其一為對俄波中頓港的一切商務，直至該處賠償被燬茶葉並證明決忠誠納稅為止。最後，魁北克法案把加拿大的臨界擴大至俄亥俄河以北和阿里芬尼斯山以西的整個土地。這末一項辦法並沒有懲罰的性質；這久已在計劃之中，以許多專門的研究為根據，謀給西北坡貨商業以一種更好的法規，並把密西根和伊利諾斯法蘭天二數居民置諸一個適宜的權力之下。可是時間選擇得不好，沿海殖民地人民自然以為是把西北部關閉起來，不讓他們涉足了。

國會這般激烈的舉動，引起了憤怒和驚愕。各殖民地黨的通訊委員會被激採取行動。他們召集會議，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並散佈小冊子。當在洛里酒店集議的弗吉尼亞議員們召集常年大會討論「美國聯合利益」的時候，立刻獲得熱烈的響應。弗吉尼亞的地方會議選舉代表，其他地方也照着照辦。一七七七年九月五日，第一屆大陸會議在費城開會，每個殖民地均派有代表參加。它的五十一個代表中包括華盛頓，佛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其他有本領的人。他們故意忽視英國國會，擬定上英王書和致英美人民書。他們起草一種有關殖民地權利的強硬宣言，在這宣言中，他們主張地方應有「特權」以制衡對自身專橫的立法，可以受國王的否決，但答應國會對於為帝國真實利益而對外國業的法案，則將予以同意。

總之，大陸會議採取兩種辦法，準備與英國政府破裂。其一是準備一個協定，規定簽字者須在三

個月內停止一切英國入口貨，在一年內停止運至英國港口（包括西印度羣島）的一切出口貨。這便意味着一種嚴重的犧牲。弗吉尼亞的種植家再不能運他們的烟草給英國的消費者；馬薩諸塞的船主再不能經營西印度羣島的有利商業。十一個殖民地（紐約和喬治亞置身事外）批准這種結合，而全體十三個熱心的地方委員會則付諸實施。他們宣誓，發表違約者名單等等。還有一項步驟便是起草一個決議案——事實上是一種哀的美敦書——由於此決議案，會議不僅贊成馬薩諸塞反對英國國會最近的法案，並且宣稱如對該殖民地人民施用武力，「全美應支持他們」予以反抗。

至此火拼是難免的了。不是把英國國會的法案作廢，便是必須以武力來實施此項法案，兩者必擇其一，至此雙方都不能退讓了。國會宣布馬薩諸塞叛變，並向英王提供帝國的資源以鎮壓叛變。全城都購買軍火，編練軍隊。在波士頓的加區總督，深信到了一七七五年春季，他的部隊必將受到攻擊。他決定先下手攻佔在康谷特（Concord）的一部分非法軍火庫，於是在四月十八日晚上，派遣八百人的一個縱隊出動。但愛國分子是時刻在守望着的，他們在北教堂的尖塔上掛起一個燈籠，即可傳訊給塞斯河那畔的雷維爾（Paul Revere），雷維爾便輕騎到鄉間號召羣衆發動。備戰的農民懷着短槍於破曉時聚集，並像愛麥生後來所寫，發出全世界都聽見的一槍。亞當斯離此不遠，當他聽見槍聲的時候，他驚嘆着說：「這是多光榮的一個早晨啊！」

革命戰爭

在數天之內，一支半武裝而沒有紀律然而很可怕的愛國者軍隊，已經把加區和他在波士頓的部隊

包圍起來；在數週之內，空壇的最後皇家政府都給推翻了。第二屆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於五月十日在費城開會，這是一個坦直的叛變團體（雖然它對英王送出最後一次的和約文件），把波士頓周圍的軍隊編組為「美洲大陸陸軍」，並派華盛頓為總司令。控制着通加拿大孔道的費爾特羅加（Ticonderoga）堡壘，被青山部隊（Green Mountain Boys）的領袖亞倫所率的軍隊所攻陷。當美軍防線漸漸逼近波士頓的時候，加區認識他的地位，南面可從杜却斯特高地北面可從霍斯城後面的小山予以威脅。當愛國軍隊於六月十六至十七日佔領後一陣地的時候，便發生了這次戰爭的初次大戰——邦克山（Bunker Hill）戰役。

邦克山戰役極為重要，因為它造成即刻感到的後果。美軍約三千五百人在這一夜佈防白里特山和邦克山，並在白里特山建築一臨時小堡。到了翌晨，他們的行動都顯明了。加區召集作戰會議，此時他雖可能截斷美軍的後方，但他決定向正面進攻。這種決策也許是因為英國人渴望伴陣地戰所致。英國部隊在美軍陣地下方，構成陣線，於酷熱的一天的下午三時發動攻擊。他們穿着整齊的制服，帶着行軍袋，三天的口糧，子彈和短槍，每人的負擔大約有一百二十五磅重，這樣以整齊的陣容緩緩向前推進。當他們距美軍戰壕四十碼時，美軍即行標準射擊，效力極為可怕；英軍後撤，於重行組織後又再前進，在距美軍戰壕二十碼處又遭可怕的火力所擊退；他們退後又進，直至美軍發射其最後兩顆子彈的時候，他們即衝過戰壕。這種作戰是堂堂壯麗的，但未於殘忍而不必要。用同等的武力在海軍掩護之下佔領查斯城地峽，即足以餓困美軍使其早日投降。此次戰役，英軍共損失一千零五十四人，而美方僅損失四百四十人而已。

這次戰役，使美國人深信他們雖無適當的組織和配備，也足以擊退歐洲的最好正規軍，使他們獲得充分的信心。跟着指揮英軍的是豪胡（Howe），他對這種屠殺感覺極爲頭痛，這使他永不忘記。當加區在恥辱中被召回英倫的時候，他代替着加區。他表示着沒有強壓美軍的勇氣，結果促成了英國的戰敗。

美軍的弱點

戰爭拖延了六年，每個殖民地都有戰事，發生了十二次重要的對陣戰。愛國軍屢次瀕於完全崩敗。華倫頓要用雜亂而訓練惡劣的部衆組成一支真正的陸軍，實在是極困難的工作，而要保持部衆的團結更感困難。保皇的情緒廣泛地散佈着，而漠不關心的態度更爲普遍。在新英格蘭，弗吉尼亞，和加羅林納的一部分，人民有強烈的戰志。但紐約保皇派的人數可與愛國分子相埒；在賓夕法尼亞，發友派不願打仗，而大多數日耳曼人也不願離開他們的農場；在北加羅林納，許多高地的移民憤恨低地的人民，願爲英王而戰；而喬治亞的大部分，對皇家的津貼頗爲感激，也不願捲入戰爭漩渦。依照最低的估計，有二萬五千美國人爲英王而武裝；如果保皇軍組織適當，領導有方，戰爭的結果必大不同。

愛國軍的組織最初是惡劣不堪的。當弗里特烈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一位參謀官史杜賓於一七七八年到達，擔負志願職務——不久他升爲總觀察——求改進頹勢的時候，他發見各團的兵力，自三連至二十三連不等。軍官的素質極劣，因爲在一些殖民地，任何會說話的人都能夠說服人

在他的部下任隊長，或用酒和金錢即可使自已被舉得更高的職位。新英格蘭和其他地方的民主政治，使人不肯服從長官；農民和村人認爲隊長是他的鄰人，不願聽他的命令，故華盛頓謂美國兵認長官如敝帚。許多美國兵都缺少責任心，他們以爲服役的時期可以隨便終止。當冬季來臨他們聆悉田裏的五穀已熟而無人收割的時候，或當他們害思家病和頹喪的時候，他們往往從軍營悄悄地逃走了。華盛頓要求大陸會議通過長期服役法，這結果在一七七六年九月通過；但這還不足以補救弱點。華盛頓爲整飭紀律起見，要求大陸會議授權軍法裁判所，對違法者施以最多不過百鞭的體罰。美軍好幾次有完全瓦解的危險。在愛國軍於一七七六年佔領波士頓之後，華盛頓把他的軍隊調到紐約，此時他發見他只有八千人適於作戰任務；英軍的總數則爲三萬五千，而豪胡以至少二萬兵力在長島登陸。自然，他要把在弗勒布區的小部分愛國軍解決並不困難。在他面前的只有五千五百人的一支小小的軍隊，他如果行動迅速的話，卽足以用優勢的力量俘獲了他們；但他不此之圖，而讓良機失之交臂，使華盛頓在濃霧掩護之下逃到馬哈丹島。以後便是愛國軍在馬哈丹和「白色平原」(White Plains)的敗仗；而當華盛頓退過新澤西的時候，他們的軍隊幾乎化爲烏有了。紐約和新英格蘭的民團成羣地開小差。他失去他的大部分糧食，輜重和槍砲。在他到達特拉華河之前，新澤西和馬里蘭的民團也離棄了他。當他冬季紮營時，他約有三千三百人，其中一半人的決心還是不大靠得住的。那個冬季，全靠他的英勇和技巧的領導，輝煌地進攻特林頓(Trenton)和普林斯頓(Princeton)，纔把美國拯救過來。至此他能夠以一萬一千兵發劬一七七七年的征戰。他於一七七七年八月廿四日率軍期過費城的時候，只有這個數目。當時一個作家稱他的軍隊爲「衣衫襤褸而生

邊的部隊」。豪胡以二萬有訓練的精兵向費城進逼，結果華盛頓敗於日耳曼城，被驅敗退至福區河谷（Valley Forge）度着可憐的嚴冬。

愛國軍無力維持作戰經費也是他們最可怕的弱點。他們沒有方法發行債券。徵稅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沒有一個大陸機關有權收稅；大陸會議不得不要求十三州納稅；而各州既嫉忌，朱利和治理不良，故他們的幫助是不充足和吝嗇的。直到一七八四年，爲國家用途而徵收的州稅，總數在硬幣價值上不及六百萬元。借款數目有限——國內借款將近一千二百萬元，國外借款（主要的是法國，而荷蘭和西班牙則是捐贈的）還不到八百萬元。故美國的革命戰爭是全靠紙幣打的。

國內紙票滿天飛，結果價值迅速下跌，其票面價值雖約達二萬四千萬元，但國庫實際收回的硬幣不及三千八百萬元。到了一七八一年春，大陸的紙幣幾乎毫無價值，理髮店多用紙票糊壁，好玩的冰手回來的時候，帶着大堆毫無價值的紙票，把它們糊成衣服穿，大搖大擺地遊行過市。自然，跌價的紙票便是不公平，不滿和分崩離析的原因。當時一個觀察家韋伯斯特寫道：「紙票沾污了我們法律的公平，把法律變成壓迫人的工具，敗壞了我們公共行政的正義，毀滅了信任它的許多人的財產，削弱了我們國家的貿易和工農業，甚至破壞我們人民的道德。」

各分離的殖民地之不信任大陸會議，以及各殖民地間的互相猜忌，使愛國軍的損失極鉅。成立一個強固的大陸政府是相當不可能的。各殖民地反對中央集權的統制，而深信地方的自治。更有進者，在初期的愛國熱情消失了之後，他們極少具同胞感情。弗吉尼亞人不喜歡美國北方人，認爲他們是粗俗，貪婪而極端民主的策劃者，甚至慈默的華盛頓也差澗地寫述着他們的惡劣態度。北方

人以爲南方人有傾向於驕傲和貴族的趨勢。每個殖民地都是各自爲政的，當約翰·亞當斯騎馬參加大陸會議時，他不懂得紐約和賓夕法尼亞的主要領袖的名字。大陸會議必須哀求大家支持軍隊和國庫，可是這種呼籲常常是被人忽視的。

這個時候美國實際上也沒有海軍——雖然瓊斯（John Paul Jones）不久即在海上探險，大膽地劫掠英國的領海。到了一七七八年，英國普遍地控制着海洋，自此以後北對海洋予以部分的控制。沿着一條一千五百哩的海岸線，他們能夠任意攻擊任何地方。他們有大量的金錢和給養；他們帶來將近三萬名的日耳曼傭兵；他們的官佐在軍事上又有較佳的訓練，故他們初期，自信可以打勝，自然不是奇特的事了。

美國的優點

想美國人有其弱點也有其優點，而其優點最後把局勢完全轉變了。一個優點是在戰場上。他們是在他們自己人煙稀疏的土地上作戰，這土地大部分還是荒漠，距英國三千哩之遠。一支軍隊也許可在一個地方被打敗，可是另一支軍隊可在數百哩之外崛起。這個廣袤的地區是英國所難於統制的。運輸兵員和給養積波大洋是因難而費錢的工作，同時從倫敦對整個英軍作適當的戰略部署是不可能。第二個優點在於美軍的良好戰志，這是他們在危急關頭所曾表現過的。這批新來自獵區和耕地的個人主義和古怪的農民軍隊，有時是能夠英勇作戰的。北方部隊曾經毀滅了柏奇恩（Burke's Men）的侵略軍隊，南方部隊曾經在一七八〇至一七八一年之間屢戰屢北者，常常能夠回復攻勢。

直至獲得最後勝利爲止。這證明一個愛國的義勇隊能夠成爲不敗的勁旅。在一七七八年之後還有另一種優點，便是與急於向英國復仇的法國締盟——這個同盟帶來了兵員，金錢，鼓勵，和在最後關鍵時於海岸的控制。此外對愛國軍最有利的，還有柏哥恩，豪胡和克靈頓 (Clinton) 統率英軍的劣政。菲爾夫 (Wolfe) 已歸去世，而無威靈吞者出現。

美軍的最大優點在於他們的領袖人才——因爲他們有一個華盛頓。大陸會議推選他時對於他的能力知道得極少，可是他證明是愛國的，遵循會議的指導。在狹義的軍事立場上他可以受到指摘。他從來處理一支大過一個現代師團的軍隊，他採取過許多錯誤的步驟，他屢戰屢敗。可是他於四十三歲受命時，即刻成爲戰爭中的靈魂。這個弗吉尼亞的種植家和邊疆校官，因爲他的堅定的愛國心，他的冷靜的智慧和他的沉着道德的勇氣，成爲戰爭的啓迪精神；他在最困苦的時候從來未喪失他的尊嚴，平衡或決定；他懂得怎樣把冒險和謹慎會而爲一；他的正直，振作和大度從未喪失，他的堅忍從未挫敗。他懂得怎樣等待進擊的時間，所以他的忍耐的警覺方贏得了「古羅馬英雄」的稱號。

如聚超過了他所忍受的程度，他是會暴怒起來的，不忠的李查斯 (Charles Lee) 在蒙茅斯戰役便領教過；但一般的說，他具有鐵一般的自制力，這種自制力是可驚的，例如日後他在總統議會席上得到魏納大敗於印第安人的消息，他毫不動聲色，照樣招待賓客。他對每一件事都是嚴謹的。他治軍極嚴，犯規者必受重罰。但他對於部屬的公正和愛護，贏得了他們的絕對忠心。他在紐堡 (Newburgh) 向沒有得到糧餉和不滿的軍隊演說，他開頭說：「諸位，請恕我帶起眼鏡來，因爲

我爲國人服務，不僅髮已斑白，卽眼睛也幾乎看不見東西了。」聽衆之中，有許多人流下眼淚來。華盛頓除革命費用外，毫不接受金錢。對於從事革命的費用，他也有很詳細的帳目的。當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像古羅馬英雄辛那塔斯（Cincinnatus）一樣認爲只有回到他那可愛的農場去，他希望把其農場經營成美國最好的一個。他寫道：「農業是我一生最喜愛的娛樂。」可是他結果還是留任。他沒有共和國其他一些英雄來得動人，但他的偉大的性格，高遠的目標，豐富的智慧和驍達的胸懷，都是超越羣倫的。史米士（Goldwin Smith）很公正地提及革命中三項最好的東西，卽「華盛頓的性格，他的軍隊在福窩河谷的表現，和保皇派較好階級的熱心。」

獨立

戰爭的開始，是爲着爭取「英國人的權利」和解除人民的痛苦，但經過一年多便變成了爭取獨立的戰爭。這完全是自然的演變。最初，大陸會議溫和地宣布它效忠英王。但流血和破壞所引起的苦痛，喬治三世難以和解的態度所引起的憤怨以及美國人有權決定自己命運的認識，不久便促成美國的完全離異。早在一七七六年，華盛頓的軍隊便提起一面特殊的美國旗。同時巴恩(Thomas Paine)所寫的小冊子「常識」(Common Sense)也發生了宏大的影響。巴恩是一個聰明的青年急進分子，後來由英國來到美國。他認爲獨立是獨一無二的救藥，拖延越不易獲勝，只有它纔能使美國的聯合成爲可能。到了六月，會議的許多代表都忍不住了。一位弗吉尼亞的代表李氏(Richard Henry Lee)提出一個宣布獨立的議案，由約翰·亞當斯附議。結果組織一個五人委員會，由傑斐遜執

筆，起草一篇正式的獨立宣言。大陸會議於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通過這篇宣言，七月四日即予公布。

起草和採用這個創造時代的文件的人們，對於僅僅宣布獨立並不滿足。他們認為必須具有「對於人類意見的一種適當的尊重」，故他們詳盡地提供「迫使他們離異」的原因和為這種舉動辯護的哲學。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美國人在他們國史的開端，便在原則上採取立場，並宣布了一種哲學。

這裏所有的不朽的宣示，包含着什麼政府的原理呢？傑斐遜寫道：「我們認為這種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他們具有天賦的某種不可移讓的權利，包括着生命，自由和快樂的權利。——為要獲得這種權利，人民間便組織政府，期待被治者的准許而擁有適當的權力——當

任何形式的政府攔礙這種宗旨時，人民有權予以變更和廢止，並建立新的政府，以這種原則為基礎，以這種形式組織它的權力，使其最適於獲致安全 and 快樂。

我們這裏所有的，自然是一種民主政治的哲學，其說明如此簡潔動人，乃是前所未有的。有某種東西是有理的人所不能置疑的——不言而喻的真理。這種真理便是一切人都生而平等——一切人

在神的眼裏是平等，一切人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的。以前美國有許多不平等之處：貧富的不平等，男女的不平等，黑白人種的不平等。可是一個社會不能做到這個理想的境地，並不能說這個理想便須

作廢，而平等的主義一經宣布，便像酵母一樣在美國思想中發酵了。不久各處的人都問着：如果一切人都生而平等，為什麼我們見到他們不平等呢？他們在這個偉大理想的衝擊力之下，努力使事實

現這個理想的工作。

「獨斷宣言」所揭曉的另一次大真理，便是次都兩面天賦的權利，不可移讓的權利，包括着生命，自由和快樂的追求。這些權利並非慈善的政府對人民的施與，而是一切人與生俱來不能喪失的東西。這個原則在美國人的心裏發酸，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心裏發酸，到了相當時候，大家都公認：不承認人民這種種天權利的政府是不能生存的。

正如獨立宣言所指出，為要獲得這種種權利，便首先組織政府。我們這裏所有的是政府的「契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人民為保護自身起見，組織起來，建立政府，以恰夠保護他們的生身自由，和財產的權力賦與政府。簡言之，人民組織政府來備好事，不是做壞事；人民組織政府來保護他們，不是來傷害他們。一旦政府不能達成它初組織時所指定的任務，它便不應獲得人民的擁護和效忠了。

人民既能組織政府，他們自然能解散政府，因為他們有權改變或廢除一個壞政府並建立一個新的。的確，這一點往往被認為是革命，而必須用暴力和流血來執行。但現在美國人說，這既非革命，也不一定非暴力，而是適當和合法的行為。

他們不久證明這不僅僅是理論而已。甚至在革命正在進行，戰事緊張紛亂之際，他們開始把理想變成現實。他們召開大會，合法地廢除他們的舊政府並建立新政府；他們把生命，自由和快樂的保證寫入於他們的憲法中。數百年來作為哲學家財產的理想，從哲學的領域裏給提出來創成法律。

進軍和戰役

戰爭中決定性的大戰役——在軍事意義上是特探點——便是沙拉多加 (Salamanca) 之戰。在一七七七年初，英國在加拿大駐有大軍，在紐約還有豪胡指揮下的一支精銳。如果這軍隊結集於紐約，英政府便能夠以三萬五千配備齊全的正規軍開入戰場。如果有一個有毅力的英國指揮官，挾其部隊向駐於新澤西的華盛頓的少數軍隊作無情的進攻，如同格蘭特 (Grant) 於一八六四年無情地向弗吉尼亞的李氏 (Lee) 軍隊進攻一樣，則此次起事，結果必被粉碎。華盛頓最怕的便是對方集中兵力來消滅他。可是倫敦的當局，聽錯了柏哥恩 (Burgoine) 的話 (柏氏曾告假回國)；把他們的軍隊分開。照這計劃不支軍隊由柏哥恩指揮，自加拿大南移向阿爾巴尼前進；在紐約的豪胡的軍隊，則溯哈得森河向北前進，也以阿爾巴尼為目標。英王贊成這個計劃，詳細的訓令由倫敦送至加拿大當局，着發動此種征伐的北路軍，但沒有確定的訓令送達豪胡處——他的軍隊不向阿爾巴尼而向費城移動。

柏哥恩計劃的一個大缺點便是它阻礙了英軍的統一——英軍如果統一起來，必然是所向無敵的。另一個大缺點便是北路軍一旦進入了美國土地，他們即太遠離根據地了。當柏哥恩進抵紐約北部的費華德福台 (Fort Mifflin) 時，他已距蒙特里爾一百八十五哩，以後每前進一步，地形上的困難即有所增加，補給上也感不易，他不得不向附近村落掠奪糧食。在現今的伐爾蒙特 (Vermont) 南部的費爾頓 (Ferrisburgh)，存有大批麵包和牲口，只有少數民團守衛着。他即派一千三百日耳

曼兵和其他的兵向賓甯頓進攻。他們好像衝進了一個大黃蜂巢。新英格蘭的民兵，在老將斯塔克（John Stark）領導下集結了二千人，比他們還要多。

同時，柏哥恩在哈得孫河上游的主力，碰到了增長極速的美國軍隊。當兩軍於一七七七年九月十九日戰於「自由人農場」，美軍人數約九千，英軍人數約六千。其他的戰役完成了柏哥恩的敗北。柏氏不久即陷入荒漠中，疲敝不堪，損失慘重，而美軍則增至二萬人。十月十七日，他的軍隊在四面包圍中解除武裝。至此他纔認識帶兵遠離基地及二百哩而進入佈滿敵人的曠野之地，乃是一種極愚蠢的舉動。

柏哥恩的失敗有很廣大的後果。經過一擊之後，英國在美的精銳軍隊，幾乎損失了四秀之一。哈得孫永遠入於美國人的控制。愛國軍的精神至此為之一振。佛蘭克林在巴黎鑿毀奇門，竭力勸誘法外長維爾戴尼斯（Verdun）援助美國。當消息傳來，說豪胡巴入贊誠，柏哥恩攻取錫爾特洛加，法國人的熱心立刻冷下來。但沙拉多加之戰的消息到後，佛蘭克林的朋友布瑪賽斯因高興趕緊去報告法王而致把手臂跌脫關節。一七七八年二月六日，法國與美國簽訂同盟條約，使戰局為之一變。英勇的拉法葉特（Lafayette）早已自費至美服務，由國會授以少將銜。法王和西班牙王，也已貸予秘密借款，使美國能夠購買大批軍火。現在，法國準備派遣羅薩姆布（Rochambeau）率六千精兵援助華盛頓；供給大批金錢和供應品；而法國艦隊的行動，又大大增加英國在供應部隊上的困難。

英軍既不能征服北部，於是轉而向南。他們的計劃在佔領極脆弱的喬治亞，然後以破竹之勢北

向，以求到據獲得保皇派的援助。一七七八年杪，他取們得薩凡那 (Savannah)。一七七九年，佔領喬治亞的內地和南加羅林納。美軍派遣下加敏·林肯將軍 (General Benjamin Lincoln) 應付此種局勢。他他讓自已給封鎖在查斯頓地方，於一七八〇年五月，英軍俘獲他和五千人，連那個南部的的主要海港都落入英軍之手。這是對於革命的最嚴重打擊之一。全部南加羅林納，不久便遭蹂躪。第二個美國指揮官爲加茲 (Oroatio Gates)，是「沙拉多加之戰的英雄」，他到南方來堵塞洪流。他的小小一支三千人的軍隊，一半是新的兵團，於一七八〇年八月十六日在康姆頓被康華利斯爵士 (Lord Cornwallis) 所擊潰。他們死傷和被俘的二千人，而加茲逃跑了將近二百哩纔敢停歇。

但在金斯山 (Kings Mountain) 來自南加羅林納的保皇派軍隊一千人，同時遣一支較大的愛國軍所打敗。第三個美軍指揮官格林 (Nathanael Greene)，比較其上任能幹得多。他於此時到達南部戰場，他也遭擊敗，但在長程和急行軍上他表現了驚人的技巧。的確他在九個月中打敗了四次重要的仗，但他使英軍疲於奔命，而他與居民聯合起來反抗英軍的一種威脅，最後迫使英軍退到查斯頓和薩凡那。格林和華盛頓一樣，在戰鬥上雖然失敗，但在整個戰局上是獲勝了。

當格林在南部進行肅清工作的時候，另一支英國軍隊也將臨末日。康華利斯在暮春時離恐怖角 (Cape Fear) 的鄉間向北移動，準備與叛徒安諾德 (Benedict Arnold) 會師於弗吉尼亞。他這拉法葉特麾下的美軍無效追逐一番之後，退至約克河口的約克城，在此設防據守。在這個時候，華盛頓在紐約附近有六千軍，羅薩姆布在羅特島的新港 (Newport) 有五千軍。恰當康華利斯退至海岸

的時候，西印度羣島的法國海軍上將戴格拉斯送來消息，謂他可以與美軍合作。華盛頓即刻決定抓住這個機會。他以極大的速度，以一萬六千美法聯軍逼約克城。康華利斯的八千軍被戴格拉斯的艦隊截斷海道退路。他的外緣堡壘被攻佔；他的內部的防禦工事又被美砲隊所轟燬。在十月十九日那天，他送劍至華盛頓處請降，華盛頓即命林肯將軍予以接受，英軍把他們的槍械架起來，樂隊奏着「世界轉變了」一歌。

戰事至此實際結束。在一個時間，英王喬治尚頑強否認失敗。但在二七八二年，英軍放棄了南方聖都港口，他們的權力，不能越過紐約一城成軍號聲所及範圍之外。

和約

在一七八三年結束戰爭的和約中，英國的條件是極慷慨的。英政府如果稍為堅持，邊界便可成爲難於解決的問題。羅尼 (Rodney) 指揮下的英國艦隊剛在西印度羣島，對法軍贏得一個決定的勝利，而紐約的英軍也不能逐出。的確，在克拉克 (George Rogers Clark) 指揮下的美國來福槍隊，滲入了俄亥俄河以北的荒野，佔領了現在的印第安那，伊利諾斯和密西根的英軍兵站。與美國全權代表佛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約翰傑 (John Jay) 接洽的英國大臣奈爾伯恩 (Sheelburne) 本來可以利用這種勝利來堅持，但他沒有這樣，而把阿里芬尼斯與密士失必河間的全部土地割讓給這共和國，其北部疆界巖巖與現界相同；他同時把佛羅利達交給西班牙，並把加拿大沿海的廣大漁權讓給美國。

這種慷慨結了很有價值的果實。如果英國堅持保有西北的大部分土地，它必與合衆國常常發生嚴重的衝突。共和國的天然發展是向西的，其展拓的力量用於一個方向，結果迫使法國移讓路易斯安那，迫使墨西哥移讓格蘭得河（Rio Grande）以北的區域——但在二一八一五年以後，英帝國對此並不焦急。是的，加拿大與合衆國並肩向太平洋發展，今日成爲緊密的友邦和同盟國。

民主政治滋長

在對外關係上，美國已經完成了一個重大的革命。但在對內關係上，也有一個同等重大的變遷。美國社會在這個時期的改變，與對英關係同其重要。

自然，與英國分離意味着政治民主上的立即收穫。至此總督不由英王任命而代之由人民選擇的州長，議會的上院由任命改爲選舉，人民所要求的法律也不致受否決。但同樣重要的是內部的改革，這種改革擴大了投票的範圍，使代表比較平等。一七七五年至一七七六年間，賓夕法尼亞要求採取兩項民主步驟：其一是給與久被忽視的西部各郡以相稱其人口的代表，其二是廢止把投票限於少數特種階級的財產和歸化的規定。這兩種改革都獲得成功。一七七六年，議會增加了七位議員，大多數來自西部，同時選舉範圍也擴大，使一切納稅的男子都能夠投票。在有些州份如弗吉尼亞，早期殖民的區域在議會中佔着不公道的優勢，在其他州份如馬薩諸塞，財產規定還是投票的必要條件。可是在賓夕法尼亞，特拉華，北加羅林納，喬治亞和佛羅里達（Vermont），投票是自由的，故不久任何納稅的「森林的兩足動物」（一個討厭的保守派所說的）都能夠投票。

保皇派的分散，對於民主政治又是另一大貢獻。許多保守派和有財產的保皇黨員表示對於哈特金生所稱為「污穢的暴徒」的厭惡。他們喜歡舊的秩序，於是在咒罵與悲哀交集中自己流亡了。當豪胡退出波士頓時，幾乎有一千個保皇黨員與他同乘舟離境，另外還有一千人不久也跟着流亡。紐約的重要產業幾乎都是保皇黨的。當英軍退出查斯頓時，有一百艘船載着離境的保皇黨，組成新月形的一支大船隊向海灣駛去——一片悲壯的景象。上加拿大和濱海各地，容納了六千以上的難民，西印度羣島也容納數千人，而英倫容納了沮喪的一大羣。有一人寫道：「當我們大家都歇下來的時候，英倫幾乎沒有一個鄉村沒有一些美國的塵埃。」他們離境之後，樸素勤勞的農民，店家和工匠，便依照自己的心願自由創造一種文明。自此以後，人們不重視莊嚴，閒暇和文化，而重視精力和粗獷的自我主張了。奮發的商人和投機者，在美國社會中佔着比較重要的地位。每個人都受平等看待，每個人都忙碌，而且幾乎每個人都惟利是圖。

向特權階級的三個堡壘的成功的進攻，促進了朝民主政治的強烈的動力，那便是毀滅了長子繼承和限定繼承的制度，分散了保皇派的大產業，和到處推翻英國國教的產業。弗吉尼亞是一個限定繼承和長子繼承權根深蒂固的地方，結果便是把大家族的產業保持完整。正如傑斐遜在「弗吉尼亞記事」(Notes on Virginia)中所說：「此地有許多貴族的大家庭，形成一種貴族的秩序，其最令人注意者是他們的私邸的壯麗和豪華。」傑斐遜在弗吉尼亞的議會中，領導攻擊限定繼承的制度，於一七七六年的第一次攻擊中便把它掃除了。自此以後，一切產業都可自由買賣。一七八五年，傑斐遜又勝利地廢除了長子繼承權。當時有人建議，長子至少應得雙份，但傑斐遜反駁說：「不，除非

他喫雙份食物和做雙份工作。」當法國旅行家華維爾不久之後訪問弗吉尼亞時，他已這樣前紀錄着：「階級的分野已開始消滅了。」大的產業，迅速地由子嗣分割，或分開售給新來的人，其子嗣得款後便向西行。其他的南部州份——喬治亞，南加羅林納，馬里蘭——迅速步弗吉尼亞的後塵。同樣的，業主和富有的保皇派的龐大土地的充公，促進了小地主的民主制度。兩個主要的業主是賓夕法尼亞的賓氏家族和馬里蘭的巴爾的摩爵士家族。賓夕法尼亞為紀念它的創造人起見，津貼賓氏家族十二萬鎊，但哈爾特（Harford）僅自馬里蘭得到一萬鎊。弗吉尼亞充公了不少產業。北加羅林納充公了格蘭維爾（Granville）的地產數百萬畝。紐約接收皇家的土地，此外還接收了五十九處保皇派的產業。上紐約約翰孫爵士被充公的產業，最後使一萬農民獲得其家庭。馬薩諸塞強奪了一批產業，包括巴伯雷爾爵士在緬因所擁有者在內。巴氏是一個男爵，他可以在其自己土地上騎馬一直跑三十哩。自新漢普慶以至喬治亞，小農民與高彩烈地移入肥沃的土地來——對於這些土地，他們以前最多只有佃戶的資格。

與英國政權有關係的僧教的貴族，與土地和政治的貴族同時崩潰。在新英格蘭，與皇室無關的「組合教會」（Congregational Church）的特權尚存在着，馬薩諸塞甚至把它們加強。但在南方，英國國教的特權已經宣告瓦解。

革命把南加羅林納的產業完全破壞，沒有一個講壇還有人在說教。在其他州份，它給政治急進派和不從國教的宗派如浸信會和長老會以一個黃金的机会。北加羅林納於一七七六年採用一種憲法，保證宗教自由，禁止任何大產業。南加羅林納在其一七七八年憲法中也採取同樣步驟。喬治亞一七

七七年的憲法亦然。但在弗吉尼亞便發生猛烈的鬥爭。在這裏，大產業根深蒂固，因為大部分貴族家庭都是信奉英國國教。甚至政治煽動家如亨利（Patrick Henry）者，也認為國家對宗教的支持是保持虔誠和道德的不可或缺的措施。但不從國教的宗派，發見英國國教中出了兩個自由主義的大人物——傑斐遜和馬迪遜（James Madison）。

馬迪遜氏在一七七六年的憲法中，曾寫入了一項簡明的宣言：「一切人都可平等地享有宗教的自由。」但大產業繼續存在着，還需十年的時間纔能把它推翻。傑斐遜認為這是最劇烈的鬥爭。自一七七六年開始，他和他的朋友便一年一年地停付傳教稅，而在一七七九年即永遠廢除了什一稅。可是他們的政敵於一七七六年提出議案，聲明一切宗教稅的問題應予保留，而在這個要求的後面，是有一個有力的政黨存在的。就性質上言，這計劃是建立各種宗派，使它們都平等地成為國教，並以公共財政來支持它們。它的最有力的提倡人便是雄辯的亨利。

危機是在一七八四年至一七八六年之間。亨利用他的不可抵抗的雄辯，在下院提出了一個議案說：「本共和國人民，應納適度稅款或捐款以支持基督教，或一些基督教會或宗派，或基督教徒的社區。」當他想設法把這句話作成法律的時候，反對派集中全力予以抗拒。在亨利和馬迪遜的一次激辯中，馬迪遜獲得了勝利。這個議案便擱起來，但自由派的領袖們能夠發起一種教育運動。一七八六年，這件事最後消逝，而傑斐遜的著名的宗教自由議案獲得通過——他這議案聲明政府不應干涉教會事務或有關良心的事件。這一劃時代的舉動，成為宗教自由的基石，不僅在弗吉尼亞是這樣，在西部各新州份也是如此。

不久，各州採取步驟以求強化教育基礎。這種衝突對私立學校和學院有痛苦的影響。耶魯學校有一個時期是關閉了；英王書院亦然。到了一七九七年，威廉瑪麗學院的校長，還教着一羣赤着足的學生。一八〇〇年哈佛學院的教職員，不過有校長一人，教授三人，教師四人而已。在一七八〇年至一七八四年期間，沒有一家書店曾在波士頓的主要報紙刊登廣告。

但對於要求普遍教育，革命有一種很愉快的影響。我們即刻可以看出，民主的自治政府，要求受過教育的選民。紐約的克林頓州長（Governor George Clinton）於一七八二年說：「一個自由國家的高級職位，是公開給每一階級的公民的，故其政府有設立學校傳播公眾信任所必需的教育的特殊責任。」傑斐遜說：「最緊要的，我希望平民教育受到注意；保存適度自由的必要受到認識。」對於教育最重要的還是一七八五年土地法的規定，以數百萬畝的公地分給公立學校。

缺少一個全國政府

這樣，此年青的共和國的前途是有希望而進步的。但尚有一幅烏雲掛在水平線上。十三州還未建立一個真正的全國政府。它們在一七八一年曾採取某種「邦聯條款」，可是這種制度僅是一種「友誼的同盟」，難免脆弱而不夠強固。沒有全國性的行政機關。沒有全國性的司法機關。大陸會議只有一院，而每州只有一票，力量既弱，自難求其有效。它不能徵稅，徵兵，或懲罰違反它所通過的法律的人，又不能強迫各州恪守它與他國所締結的條約。最壞的是，它不能籌得充足的政費，又無力償付國債的利息。

簡言之，革命使美國人民在國際上獲得獨立的地位。它給予他們以一個改變了的社會秩序，不重視傳統，財富和特權，而重視人類的平等；文化和儀禮的標準暫時降低下來，但公道的標準却提高了。它給予他們許多回憶，增強他們的愛國思想：華盛頓在劍橋榆樹下拔劍而起，邦克山的染血的牲，「哈得孫河上的監獄船，安諾德在謀賣國時的挫敗，福區河谷的苦寒，南加羅林納的馬里安（Marion）的游擊戰士替他贏得「沼澤狐」的渾號，佛爾克林說「我們必須全體受刑，不然便是個別受刑了，」愛國財政家摩理斯爾必替革命募集經費，漢密爾頓直搗約克城的主要塞，英國艦隊在它的大退却中駛出紐約灣。

但美國人民還得表示他們有建立自治政府的真正能力——使他們的共和國成功的能力。他們還得表示他們有力解決龐大的國家組織問題。他們以前還沒有證明具有這種種能力。他們的「友誼同盟」似乎將變為「爭論同盟」。他們的大陸會議幾乎變成鄙視的對象。各州間的紛爭越來越厲害，情勢絕對危險。在這種混亂中受害最大的是陸軍，他們不能得到糧食，衣服或餉俸。軍官中有一句流行的祝語：「敬祝桶有箍」——桶如果沒有箍，便會散成一些木板。

第五章 憲法的制作

劃時代的成就

美國由於共同協議，產生了一種最寬宏最有效的憲法。這種憲法與英國者迥異，是成文的憲法，但具有伸縮性，跟着國家的發展而發展。美國憲法產生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格拉斯頓(Gradsone)說：「正如英國憲法是進步的歷史所產生的最巧妙的組織，美國憲法是人類才智在指定時期內所完成的最偉大的工作。」實際上它大部分也是演變而來的產物。可是它的形成是由於現代一種最非常的契約。

很微倖，革命將結束時所採用的「邦聯條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是顯明有缺點的。如果他們有一個較好的政府機構，必會把它們補綴起來，而國家必在一個惡劣憲法之下掙扎數十年。因為它們幾乎是全部崩潰的，故被棄置於一旁；因為其崩潰是由於它們的弱點，故新憲法給制定得格外的有力。那也是微倖的，到了一七八六年，美國的情形達到了失望的頂點，嚴重的商業不景氣籠罩着美國。只有一個顯明的危機，纔能使許多疑慮的美國人接受有力的新中央政府。

邦聯政府的脆弱

在一七八六年，前途看起來頗為暗淡。不僅國家沒有任何真正有力的全國性政府機構，就是十三州的關係也很混亂，有人認為一些州份之間有發生戰爭的可能。他們為着邊界問題齟齬——在賓夕法尼亞和伐爾蒙特甚至因此而械鬥。他們法庭的判決是互相衝突的。中央政府本應有權制定關稅和管制商業，但它沒有這樣辦。中央政府本應有權力為全國性經費而徵收捐稅，但它沒有這樣辦。中央政府本應有權控制對外關係，但許多州份自己已經開始與外國談判。對於與印第安人的關係，國家本應有全權予以管制，但有數州自己與土人往來，以求配合其本身的環境，例如喬治亞州與印第安人的戰爭，即由其本州自己開始也由其本州自己結束。

當內部的混亂威脅廣大區域內的財產時，清醒的中等階級便越來越警覺了。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六年間，不景氣極為嚴重，人民只能維持不致餓餓而已。邊區一帶，銀根甚緊，市場疲弱，五穀腐於地無入過問，人民只有訴諸於以貨易貨之一法。負債的人要求州政府印製紙幣，使他們的五穀能夠售出，以使得款還清債務。他們要求在討債上有一種「付款延期令」，並制定法令，使牲口和穀類成為法定貨幣。一七八六年一月馬薩諸塞州格林威區域的請求，詳述着削去抵押品取贖權的每日的土地賣出，只當真正價值三分之一，牲口只半價售出，而在以前五年間，捐稅相等於農場的全部租金。政治的鬥爭，採取債權階級與債務階級鬥爭的方式。在許多州內，貧富間的敵意越來越厲害。最典型的一篇宣言便是「羣南加羅林納人所發出的，抨擊州長路特勒區（Rutledge）和其他的貴族。

一七八六年，七個州議會是由紙幣力為維持的。他們在羅特島通過各種辦法，在這些種辦法之

下，每個人都能夠用毫無價值的貨幣清償他的債務。無用的錢幣可作為清償積欠他州人民債務的法定貨幣，康涅狄格和馬薩諸塞便憤而通過報復的辦法。但紙幣力量不能維持控制整個北部新英格蘭的兩個議會，即馬薩諸塞和新漢普夏議會；這裏武裝的紛擾便爆發了。現存的馬薩諸塞憲法是很保守的。它替馬薩諸塞立了特別防禦，規定選舉人和公務員的資格。選舉守的議會以後即徵收高稅以清償革命債務，其債權入多數是沒國家。並不奇怪，一個土匪的革命便爆發了。議會在二七八六年的閉會，予暴動以一個信號。這次暴動在歷史上稱為「丹恩爾·沙伊爾的叛變」(Daniel Shay's Rebellions) 為首的是邦克親役的一位老戰士。

此州在鮑恩州長 (Governor Bowdoin) 林肯將軍和一隻有錢人領導之下，幹得頗起勁，他們墊出款項以應付危機，故當沙伊爾謀奪取泰田的國家兵工廠並把部隊散開時，他們能夠容易予以堵住。可是這小小的鬥爭，大大地驚醒了全國的保守派。它似乎預示著一種左傾的革命。諾克斯將軍寫信告訴華盛頓，說新英格蘭有一兩萬個亡命之徒，具有現在稱為共產思想的見解。「他們的信條是，合衆國的財產，由全體聯合努力予以保護，不受英國所充公，故應為全體的共同財產。」他們震撼了。「新英格蘭的每個有主義和有財產的人。」華盛頓是認為馬薩諸塞當局應該是更為嚴格的，在顯明的驚愕中寫道：「每一州都充滿着燃料，星星之火即可燎原。」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見解。而合理的推論便是需要一個更強固的全國性政府以澄清各州的混亂局面。馬薩諸塞的希金斯 (Stephen Higginson) 寫信給丹恩 (Nathaniel Dane) 說：「我們不能在我們現有制度下長久生存着；除非我們不久用一些方法替聯盟獲得更多的力量，叛亂必會發生，並奪取我們的政權。」

結果我們必陷入於騷亂之中，於流血悲劇之後另行產生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政府。

有一部分人的生計是全靠一些調和的辦法的，各州政府間的齟齬已經在他們中間產生嚴重的痛苦。商人因為缺乏一種劃一的貨幣而感絕望。他們必須對付十幾個國家所鑄造的奇特的零碎硬幣，有些是不夠重量的；還有鑄造的硬幣和各種州的和國的紙票，價值迅速地貶跌下來，很明顯的，較次於一種標準國幣的決難令人滿足。全體的出口兩都感覺悲哀，因為他們的美國貨物在外國尋覓市場時缺乏保護。脆弱的大陸會議發覺現在已不能與英帝國尤其是西印度羣島重建昔日的商業關係。西班牙已經侮蔑地關閉了密士失必河河口，不讓美國人通商。即使是在國內，商人也沒有辦法可以保證收清欠帳。一個紐約人要討帳須乞憐於賓夕法尼亞的法院，而該州法院則自然是袒護其自己的州民的。日漸發展的美國人廠家團體，也很受來自歐洲的削價競爭所打擾。

不過更壞的是對各州間商業來往的阻撓。有一些因為渴望阻止歐洲貨物的傾銷並求獲得收入，便對一切入口貨建立關稅。這個過程中有三個主要階段。在戰爭期間，只是弗吉尼亞一州便對很多貨物徵稅，因為它保持着相當大的商業，運出烟草，輸入各種商品，故能夠這樣做。以後在停戰後的最初三年中，除新澤西州外，各州都徵收入口稅，但其目的在於財政的收入，而不在于保護關稅。最後，到了二七八五年，新英格蘭和大部分中都州份，已經發願了相當有希望的本地工業，因此他們須與歐洲商品競爭，不得不樹立起保護關稅來。

一種州際報復的因素很快的侵入。南都各州和一些北部小州，他們工廠少，需要從外面輸入貨物。特拉華州和新澤西州設自由港吸收歐洲商品，康涅狄格州也通過法律，鼓勵直接運入歐洲貨

物。船行的行動受到限制，例如新澤西州人如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便不能渡過哈得孫河到紐約州出售他們的蔬菜。因此各州間的感情越鬧越壞。北加羅林納州人抨擊弗吉尼亞和南加羅林納，他們譽喻本州是一個酒桶，讓人家在兩頭取酒。埃爾斯華斯 (Oliver Ellsworth) 說，他小小的康涅狄格州，像一頭強壯的毛驢，在兩個重擔之間蹄伏下來。

除商人和廠家之外，還有各種機構人痛感需要一個全國性的政府，以限制過激的立法。這種人包括貸款的人和抵押品的擁有者，他們因為各州法律的障礙和濫發貨幣而感覺頭痛。他們包括擁有英國權利的美國人，因為過激派控制着部分議會和法院，使積欠英國人的款項無法追討。他們包括許多官員和軍人，這些人已經得到土地證券作為他們從事革命的酬報的一部分。他們包括土地投機者，這些人已經以賤價購得大批地皮，不論是軍人地皮或充公地皮，故亟望重行售出。這些地主們希望有一個全國性的政府，其力足以保護邊區，使其不至受印第安人的侵害，並在新移民區域裏維持秩序，以及保障他們的權利。

後來，聯邦和州證券執有人的一個重要團體，痛感當時財政紊亂情形和大乘對捐稅的嫌惡。在「邦聯條款」下的最後十四個月中，國家的內債和外債約為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國家的收入不過四〇〇、〇〇〇元。華盛頓於一七八五年給華倫 (James Warren) 寫信，概括敘述這種情形說：「政府的機輪遭遇阻塞。」

「西北法令」

聯邦政府得到一件很大的成功。阿里芬尼斯山以西地區是未經墾殖的（因為各州次第將它們在這裏的權利移交聯邦政府），邦聯政府爲要解決這個問題，擬定一個賢明的計劃，這個計劃對於今日合衆國的形成本有很大的功績。它決定把這個地方開放，作爲有次序和進步的殖民地；鼓勵居民按步建立自治政府；最後則建立爲新州，其權力與原有的十三州相似。這個計劃包含在「西北法令」（一七八七年）之內，其範圍包括俄亥俄河以北地區，規定最後建立三個至五個新州。奴隸制度不准在這裏採用。擬定了政府的三個固定步驟。國會先設立一個「區域」，任命一個州長和若干法官，使他們制定法律，但國會有否決之權。稍後，當人口達五千人的時候，人民便可設立一個兩院制的議會，下院由人民直接選舉。最後，當人口達六萬人時，便成爲一個毛羽已豐的州份。這樣合衆國便解決其「殖民地問題」。一個榜樣樹立之後，各國風從，直至擴展到太平洋岸，最後擁有四十八州，都是經過這種程序。

但在其他方面邦聯是失敗的。華盛頓認各州只是一盤散沙，其他的觀察家也說「我們的不滿蘊藏成爲內戰。」此時國會人物能幹者極少，而國會威望亦低，無力設計一種更好的政府形式。巴因（Thomas Paine）在很久以前就建議「召集大陸會議，藉以擬定大陸憲章。」少數眼光遠大的領袖人物，因爲集會討論商業問題，便促成這件事的實現。

召開憲法會議

憲法會議的籌備是一個大家熟知的故事。當有思想的人痛感國家脆弱和州際爭執的時候，一個特

別商務問題引起大家的注意。馬里蘭握有整條波多瑪克河的主權。這條河是馬里蘭與南岸的弗吉尼亞的分界。弗吉尼亞深恐馬里蘭會干涉他們在河上的自由通航；故在一七八五年，馬里蘭和弗吉尼亞的代表會於維爾農山，討論波多瑪克河和折撒比克灣（Chesapeake Bay）的航行問題。華盛頓便是當時代表之一。瑪迪遜對於商務情況的普遍混亂，認為需要召集一個更大的會議，其目的在各州以立法的權力授與國會。這個會議於一七八六年在安那波利斯召集；但僅有五州代表參加，結果是整團失敗。

幸而代表之中有一人是大膽的傑克遜頓（Alexander Hamilton），他把局勢振轉過來。他勸使會議要求各州任命專員，於翌年五月集會於費城，「規定更進一步的條款，使聯邦政府憲法足以應付聯邦之急需。」大陸會議最初對這種大膽步驟表示氣憤；但這愚蠢的抗議因弗吉尼亞已經推選華盛頓為代表而宣告夭折。此後會議意見一致，會期定為一七八七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在秋季和冬季，除頑強的小小的羅特島外，各州一律都選舉代表。

代表是由州議會推選的。有一部議會是受過激派的農民團體所控制，他們都強烈地保衛費城的主權。可是他們大部分都要其代表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他們派遣到費城的人，在政治思想上大都是保守的，在見解上是國家主義的。一部分因為他們沒有現代的政黨觀念，一部分因為着重所建議的新商務條例，故推選商業專家為代表，一部分因為以前宣布過弗吉尼亞已經推選華盛頓，激起了其他的州也推選有力而清醒的人為代表。

在五月初，代表們零零落落到達費城。華盛頓最準，他是十三日到達的。他穿黑色衣，戴黑色

離，掛着一把佩劍，即刻成爲衆人注目的焦點。佛蘭克林於十六日宴請各代表，然後在城內開了一種朋友贈他的黑啤酒，和很多陳年好葡萄酒。他的來賓中，有弗吉尼亞州的瑪迪遜，這個人個子雖小，可是他的分析政治的能力却是驚人的大。還有一個書林斯頓的畢業生，他是執行律師的種植家，會在他自己的豐富的圖書館裏下了不少功夫，故在會議中可算是佛蘭克林之外最有學問的一個人，他在會議中也表現得是最精勤最有建設頭腦的代表。另一個賓客是六十五歲的威斯（George Wythe），曾經以法律教授過傑斐遜，瑪迪遜，馬歇爾和弗吉尼亞法庭的其他有名人物。還有一個是弗吉尼亞州長蘭道夫（Edmund Randolph），他擁有七千英畝土地和二百個奴隸。

在一七八七年的時候，聚集這麼多賢豪於一堂是極爲難得的。自然，舊世界那一派不能夠誇他們有比華盛頓和佛蘭克林更出色的人物。華盛頓是莊重而嚴肅的，佛蘭克林則聰明而慈善。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革命事業最盡力的一部分人，並不是參加會議的代表。傑斐遜當時在法國。亨利（Patrick Henry）拒絕選舉。三位鼓吹者巴恩（Tom Paine）亞丹斯（Sam Adams）和葛斯頓（Christopher Gadsden）都沒有當選。簡言之，過激派沒有充分的代表參加。

憲法會議的進行

憲法會議那稀有的創造，的確是個縝密的組織。事實上每州都可以儘量派遣代表——因為州是選舉的單位——這一點是極堪注意的。但爲經濟起見，多數州份都派少數代表赴會。到會的代表，全數只不過五十五人；有些僅來了一個短時期，所以到閉會的時候，人數只有三十九；還有一部分，

包括華盛頓在內，在辯論時經常是緘默寡言的。這些代表，大約有一半是大學畢業生，有一大半是律師，故他們發表意見時很是正確得體。關於他們的辯論，並沒有保存逐字逐句的紀錄，而瑪迪遜和其他人物的日記，自然也是刪去不少冗贅的報告的，但讀過當日辯論的紀要的人，沒有不對他們的雄辯留下深深的印象的。憲法會議嚴格恪守保守機密的法規，故在辯論上得益不少。宣傳會擴大意見的紛歧，會使各代表在外發表演說或向報界發表談話，也會使他們自己受到選民的壓力。費城的持重的市民，並不窺探會議的工作，這一點是值得讚美的。佛蘭克林曾在宴會席上向朋友們提及一個古奮的寓言，說從前有一條雙頭蛇餓死了，因為牠的兩個頭對於從一棵樹的那一邊走，不能獲得一致的主張；他說他能夠舉出憲法會議最近發生的一件事作為說明；可是他的朋友們提醒他注意保守機密的法規，阻止他往下說下去。

在會議開始的時候，各代表都有一種默契，主張不修改「邦聯條款」，而制定一種全新的憲法。在這個決定上，他們是超出他們的權限了。大陸會議之所以召集憲法會議，「唯一和明顯的目的，在於修改邦聯條款。」但正如瑪迪遜以後所記載的，各代表「對於他們的國家，具有一種剛毅的信心，一乾脆丟開一邦聯條款」，制定一種新的政府形式。誠如漢密爾頓所說，這是一種革命的步驟。柏哲斯後來也說，這件事如果是拿破崙幹的，便會被人認為是政變了，但我們必須記得，許多州會訓令他們的代表創立一個足以應付一切危機的聯合。

在敘述憲法會議工作的時候，我們必須着重當時幾點重要的考慮。代表們認識必須組成一個複雜的機構，認識簡單的政府是不夠的。在開始的時候，他們必須謹慎地說和兩種不同的權力：一種是

十三個半獨立州所已經實行的地方管制權，一種是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之權力。這種工作，只有不列顛帝國的歷史上纔有先例。在一七六三年以前，不列顛帝國有一種聯邦制度，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限。在這以前，其他聯邦在區域上是狹小的；在聯繫上是鬆弛的；他們很少能夠維持長久。馮運遜和另外幾個人曾經詳細研究過政府的理論，特別研究希臘，瑞士和荷蘭的聯邦制度，其餘大多數人則詳讀政治思想的典籍。結果他們採用的原則是，中央政府的「能」和「權」必須審慎地規定，而其餘一切的「能」和「權」則一概歸諸各州。中央的主權是新的，一般的和包括的權力，故必須予以列舉。

最後的工作

在建設全國性機構的工作上，也有一般的原则。大家都默認政府必須分成三個不同的部門，每一部門與其他的部門平等而互相配合着。這三個部門便是立法，行政和司法。配合着，連結着，一方面使它們能夠和協地工作，一方面又能夠互相平衡，使沒有一種勢力足以控制其他部門。這種十八世紀的平權思想，便是一種牛頓派的政治概念。這原則自然是發源於殖民的經驗，並受洛克和孟德斯鳩的著作所強化——洛克的學說是大多數代表所熟識的。美國人對於一個暴虐政府所下的定義，是一個政府其中單獨一個分子獲得支配的地位。它還假定立法部門，像殖民地議會和英國的國會，應該包含兩院。

組織兩院制國會的決議，使憲法會議中關於大州和小州權力問題的基本糾紛容易解決。各小州主

張像任邦聯之下一樣，他們得與各姊妹大州平等；小州康涅狄格不能受大州紐約所欺侮，小州馬里蘭不能受大州弗吉尼亞所凌虐。各大州則主張，權力應以州的大小，人口和財富為比例。

最後所採納的妥協辦法，是小的州份在參議院中與大的州份有相等的代表，但在下議院中，議席便以州的人口多少為根據。當討論到行政部門的時候，最困難的便是決定選舉的方式。總統應該由國會選舉嗎？那會使他必須依靠着立法部門，這樣便破壞了平權的原則。他應該由人民普選嗎？美國的人民分散在一個廣袤的地區上，交通是那樣的不方便，不易集中在一個或少數幾個的候選人身上；故必有許多許多的人被選，結果必致沒有一個人能夠獲得大多數的選票。所以最後決定，成立各州選舉代表團 (Electoral College)，每州選舉人人數，等於它的參議員和下議員人數之和。這種制度後來的實施情形，完全與創始人的原意不同，因為他們當時沒有料到跟着發生的政黨政治。關於司法部門的聯邦法院，法官由總統得參議院的勸告和核准而委派，在行為良好的情形下得為終身制。

美國憲法起草人的創造力和智慧，實在值得我們讚佩。他們創立了人類所能計劃的最複雜的政府，這個政府同時還是最平衡而最有保障的。政府三部門的每一部門，都是獨立而並列的，但每一部門都受其他部門所牽制。國會制法在未經總統批准以前不能成為法律；同樣的，總統任命許多官員和簽訂一切條約，必須提交參院，這樣國會能夠予以彈劾和撤銷。司法部門有權審理在法律和憲法下所發生的一切案件，故有權解釋基本法和法令。但法院是由總統任命經參院批准的，所以國會也能夠彈劾法院。參議員既為各州議會選舉而任期六年，總統既為各州代表團所選出，而法官既為

總統所任命，故政府的各部分，除受國會下院的壓力外，不受其他公眾的直接壓力。更有進者，政府官吏的任期自二年至終身不等，故除革命外不能作人事的全都變更。

憲法會議所作的決定，用以確定聯邦政府力足以維持秩序和保護財產者，在其他情況之下，可能是危險的爆炸物。但大多數是在簡短而鎮靜的辯論後採取的。聯邦政府有權抽稅，使它能夠清還債務，恢復信用，籌款辦理公共福利事業。聯邦政府能夠借款，規定劃一的稅則，和通過劃一的破產法。它有權造幣，規定度量衡，和授予專利權和版權，成立郵政局和郵路。它有權設立陸海軍。它可以規定州際的商務。它有全權辦理與印第安人關係，國際關係和作戰事務。如果任何州發生內部暴動上，而其州議會和州長請求援助時，它可實行干涉以恢復該地的秩序。它能夠通過有關歸化外人的法律。它管制着公地，能夠根據新舊絕對平等的基礎，接受新的州份。它可以在一個不適宜方哩大的區設立首都。簡言之，中央政府從開頭起就是強有力的。——最高法院對於辦法的解釋，使它更為有力。這種力量是邦聯羸弱的自然反應。

但各州還是有力的。地方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操在它們手裏，而且它們處理人民日常事務的大部分。學校，地方法院，警察，城市的註冊，銀行和股份公司的組織，橋梁，道路和運河的保護——這些和其他許多事務都操在州的手裏。州能夠決定誰該選舉和怎樣選舉。對於自由的保障，邦實起主要的責任。許多人民在感覺到他們自己是美國人以前，許久就自認爲喬治亞州人，賓夕法尼亞州人或弗吉尼亞州人。

最後憲法會議碰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授予新中央政府的權力應該怎樣實施？老的邦聯在着向上

有很大的權力，雖然它的權力並不充足。但在實際上，它的權力幾乎等於零，爲的各州都不重視它。怎樣使新政府不遭遇同樣的障礙和抗拒呢？在開始的時候，大部分代表都只有一個答案：用武力。弗吉尼亞州建議，應授權國會召集聯盟的武力以對付任何不履行條款義務的州份。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因爲武力乃是國際法上的一種工具。這個建議如果付諸實施，便可成爲美國的致命傷，因爲它的意義等於內戰。施用武力可以很快地在流血和破壞中折散了聯盟。

這樣怎樣辦好呢？大家正在進行討論的時候，發現了一種新的完滿的權宜辦法，決定不以州爲對象，而以州內的人民爲對象，那就是施行法律於全國的居民，而不管州的政府。

九月十七日星期一，憲法會議召集最後一次會。到會的代表，只有三人拒絕簽字，其餘大多數的人都十分高興。老年的佛蘭克林宣稱，他雖然不同意這憲法的全部，但他覺得很驚異，這憲法是這樣的接近十全十美。他央求任何不喜歡它的特點的人稍爲懷疑自己的判斷，接受這一個文件。年青的漢密爾頓也作同樣的呼籲。他雖然曾經希望組織一個更爲集權更爲貴族化的政府，但他說，一面是無政府和騷動，一面是秩序和進步，一個真正的愛國分子怎樣可以在這兩者之間躊躇呢？代表十一州的代表上前簽字。許多受當時嚴肅的空氣所壓迫，華盛頓也坐着作深沉的思索。但佛蘭克林用談諧的話打破了緊張的氣氛。他指着華盛頓坐椅背後繪着的半個太陽，說匠工往往難於分辨朝陽和落日的區別。在開會的時候，我常常望着那隻椅背後的太陽，不能斷定它是初昇的還是落落的；但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我很高興知道那是朝陽而不是落日。L

執 准

可是各州會批准這新憲法嗎？在許多老百姓看起來，新憲法好像充滿着危險，他們深恐有力的中央政府壓迫他們，徵收重稅，把他們捲入對外的戰爭。憲法會議已經議決，憲法經十三州中的九州批准後即發生效力。在了一七八七年年終之前，特拉華，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三州已經批准，但其餘六州是否批准還是問題，使這新憲法的起草人極爲焦慮。

憲法批准問題的鬥爭，養生了兩個黨派，聯邦派和反聯邦派——前者贊成組織一個强有力的政府，後者只希望組織一個州際聯盟。他們在報章，議會和州的集會上鬥爭。雙方互作激昂的辯論，其中最有力的是「聯邦派論文」，是漢密爾頓，瑪迪遜和約翰傑諸人所寫以擁護新憲法的，這些後來成爲政治學不朽之作。鬥爭中最厲害的三州是馬薩諸塞，紐約和弗吉尼亞。在馬薩諸塞，波士頓城的船匠，五金工人和其他技工的強有力的擁護，增強了律師，商人和大部分農民的力量，把憲法爭成功了。在紐約，雄辯的漢密爾頓最後說服了主要的反對派辯論家，擊潰了反對的力量，以相當大多數通過批准憲法。在弗吉尼亞，華盛頓的影響，那是隨處都有力量的，和瑪迪遜的雄辯戰勝了。到了弗吉尼亞最後通過的時候，也就是說九個州已經批准了，故政府確實是生效的了；但華盛頓的本州的全力擁護是少不得的，其通過受到劇烈的慶祝。

七八八年七月四日，費城舉行大遊行，慶祝接受新的政府形式。同時準備選舉總統和國會，使新政府可在一七八九年春季成立。對於國家的新元首，大家肚子裏都藏着一個名字，於是華盛頓被

一致推舉爲總統。

這樣，在近年悲愁的時期之後，接着就是佛蘭克林所說光明的初昇太陽。美國初期歷史中，有一段愉快的插曲，那便是華盛頓自其波多瑪克河邊的美麗田莊到紐約就職的一段旅程。他在四月中起程，那時春光已經滿佈弗吉尼亞的山頭。他向北前進的路，有些地方很接近他一七八一年攻陷康華利斯時所探的路線。每個小村每個城市的人民，萬人空巷出來向他熱烈歡呼。在費城有騎兵遊行，他騎着馬經過許多花草樹枝所築成的勝利牌坊。他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到達特林頓。十二年前他曾在此處於風雪黑夜中渡過結冰的特拉華河，完成他在軍事上最聞名的勝利。在這裏，有一羣穿白衣的女郎在他面前擲花，並且合唱一首短詩。在紐約灣的岸上，他被護送登一隻由十三個穿白制服的人駕駛的美麗畫舫，當他靠近城的時候，十三門大砲齊鳴致敬；他登岸以後，發見全城擠滿着高興的人羣，裏面還有許多是革命元老。四月三十日，他對着擁擠的人羣，站在華爾街聯邦會堂的陽台上宣誓就職。當時監誓人是紐約的大法官，他於監誓後轉向會衆高呼：「合衆國總統華盛頓萬歲！」跟着下面發出如雷的呼聲。

一七八九年的美國

此時準備開始直奔前程的是一個強壯的共和國。華盛頓就職後一年，曾舉行過一次人口調查，結果是美國人口將近四百萬，其中約三百五十萬是白種人。這四百萬人口，可說幾乎全部是屬於農村的。當時只有五個名副其實的城市：費城人口四萬二千，紐約三萬三千，波士頓一萬八千，查爾頓

一萬六千，巴的摩爾一萬三千。人口的大部分住居於農場和小村。交通惡劣遲滯，道路不良。驛車不舒適，帆船也不一定有。但築路公司開始組織（不久費城與蘭卡斯特間築成一條示範路），不久也開鑿運河。大部分人民過着比較孤立隔絕的生活，他們的學校不良，書籍缺乏，報紙也是鳳毛麟角。歐洲人對美國的印象是在獨立，物質的福利，和無窮的自信力之外，還附有粗糙，不舒適，魯莽的態度，和淺薄的文化。但無論就物質方面或文化方面言，它的情形是日漸改進的。

這個國家漸漸堅強起來。由舊世界移入的人口是那麼的多，使美國人有時認為半個西歐在向美國流注。好的田地可用很少的代價買得；工人極為需要，所以用高價雇用工人。政府對這種移民採取鼓勵態度，華盛頓特別喜歡由英國移入專家農民教美國人更好的耕種方法。上紐約的摩霍克河和尼亞西河流域，上賓夕法尼亞的薩斯基漢那河流域，弗吉尼亞的詹姆斯河和亞羅納多亞河流域——這一片肥沃土地，不久變成爲產麥的大區域。新英格蘭人和賓夕法尼亞人向俄亥俄遷移，弗吉尼亞人和加羅林納人也搬入肯達基和田納西。

製絲業漸漸興起，各州也用津貼的辦法以示鼓勵。但到了這個時期，美國城市中還沒有人以全部時間從事工廠工作。的確，大部分製造業還是家庭工業的性質。農民可在冬季的長夜中製造粗布，皮件，陶器，簡單的鐵器，糖，和木質的器械等等。

航業開始發達，大批船隻製造出來，用作沿岸貿易，捕鯊魚和鯨魚，運麵粉、烟草、木材和其他貨品到歐洲。當革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一隻船叫「皇后號」(Empress)的駛到廣州，然後帶回東方貿易可能性的消息，這使新英格蘭人大爲衝動，一種新的商業於是勃興起來。很敏捷的，一

七八七年便有五隻船掛着星條旗到中國去。東方人是渴望得到皮貨的，故有些波士頓商家決定派船到西北海岸，向印第安人收購皮貨，轉到中國去，然後由中國運回茶葉和蠶絲。這新計劃後來證明是成功的。

美國人精力展望的動向，主要是向西——常常是向西的。自俄亥俄的橡林開拓地至喬治亞的松林中的空地，邊陲森林人民斧伐之聲，變成西進大軍的鑼鼓。移民者的車輛，爬上阿里芬尼斯山綿長的山坡；穿鹿皮的獵戶和拓荒者，帶着一軍車的傢具，種籽，簡單的農具和家畜，穿過康伯蘭峽谷進入肯達基。邊陲的農戶在高低不平的開拓地上，建築他們的木屋，以泥土塗補木頭的罅隙，以橡木薄板做屋頂。一年一年地，俄亥俄河和密士失必河上，有更多的美國人的木筏和平底船，載着穀類，鹹肉和炭酸。浮流到新奧良斯。一年一年地，西部的城市——如俄亥俄河上的辛辛那提，因納瓦中心的諾克斯維爾，和肯達基的萊辛頓——變得更加重要了。他們必須面對着印第安人的戰爭，瘧病，野獸，邊陲的流寇和其他種種的險阻。辛苦，貧窮和疾病，使他們遭受嚴重的損失。可是還有幾萬條移民組織的小河流入到荒漠去，邊疆的界線還是向前推進，百家利主教在殖民時期所說的話——「帝國採取西進路線」——還是適合潮流。

第六章 共和國的建立

華盛頓組織政府

到了一七八九年，紐約繁盛異常，臨時成爲一個首都。它的最好的屋宇，修築得極爲華麗。那個夏天，紐約街道上擁擠着國會議員，有希望做官的人物，運動議員通過議案者和旁聽者。最初華盛頓總統在城郊佛爾克林廣場找到一間住宅，後來下白老匯的麥克孔大廈，有一個富麗的客廳。副總統亞丹斯在里士滿山佔了一座大房子。國會是設在華爾街和布洛德街的聯邦會堂——那就是說美國政治的首都第一次却設在它後來的經濟首都的所在地。盛大的招待會和跳舞會都應運而生。總統常開盛宴，隆重非常，有時又偕友到約翰街觀劇。他出席國會時，儀仗音樂，俱適其分。他乘的是一輛乳白色轎車，由六匹弗吉尼亞產的白馬拖着，前擁後衛，應有盡有。一般人民不得旁聽國會辯論，但外面却擠滿着人，議論着國家大事。

華盛頓的賢明領導，實在是這新政府不可或缺的。在政治上他並不是一個富有想像力和精明的倡導者；他筆下生硬，口才不好；他對於行政原理也不甚了了。但是他不僅能使大家服從，而且能令人肅然起敬。他發揮團結的觀念，爲任何人所不及。任何黨派的負責人物都對他的公正不阿，胸懷寬大，賢明睿智，都能深信不疑。他的「共和法庭」總是那樣莊嚴不苟。他每次接待賓客，總是穿上

絲絨青緞禮服，扣着鑲有金銅鑽的裏腿；他的修整的長髮用絲帶縛着，右臂下挾着軍帽，腰間掛着鑲入綠寶石佩劍。他和國會以及行政官員相處，超然於黨派關係之上；凜然以國家為念——雖然他對聯邦派比較同情。他勤勞過人，每天辦公時間極長，規定嚴格，絲毫不苟。他使政府朝氣蓬勃，全國朝夕警惕。他給全國的名譽就是他後來在一七九六年「臨別演說」中所說的：「要團結——要像美國人。」

這一年八月國會休會，決定十二月間再在費城復會——原來費城那時很清潔，恬靜，社交和易，做了此後十年的首都。同時國事紛繁，許多地方還有待奠定常軌。

政府的組織實在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國會在匆匆中創設了一個國務院，一個陸軍部，一個財政部。華盛頓任命傑斐遜主持國務院，此時傑氏剛從駐法公使任所返美；任命諾克斯主持陸軍部，諾氏是一位中庸但頗有人緣的將軍；任命富有理財知識的漢密爾頓主持財政部。國會又設立一個檢察長辦公處，華盛頓便任命蘭道夫主持其事。漢密爾頓和諾克斯當時是以傾向聯邦派聞名的，傑斐遜和蘭道夫則具有反聯邦派主張。同時國會創設一種聯邦司法制度，其後不但設立一個最高法院，由一位最高法官和五位助理法官主持之（這個數目後來增加了），而且成立了三個巡迴法庭和十三個地方法院，所有法官都和聯邦行政機關的首長一樣，由總統任命，經參院批准。到了一七九〇年底，這最初三個全國性的機關和全國性的法院，都有了很多的職員，從事艱辛的工作。

政黨政治此時已露端倪——雖然許多美國人都在夢想着一個不受政爭沾染的共和國！最初的一個表現，是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鬥爭。有幾州當初接受這部國家大法，是保留着許多修改的意見。

意於要提出來。最初國會對於這些建議好像不願怎樣十分注意。後來亨利 (Patrick Henry) 和一些別的大聲疾呼，使它不得不注意，於是國會將他們的建議交付給一個委員會。結果，國會多數派積棄了一切改變政府結構的提議，而發致給各州當局十三個補充條款，在性質等於一個人權法案。這些人權保障中間有十個批准通過了。可是反聯邦派認為不願有所保留，非常氣憤，大肆抗議，要求全部批准。但是到了這時，原來聯邦派和反聯邦派的分野，已經漸漸消滅，因為憲法已成爲永久法典。不久新的爭執繼之而起。聯邦派主張強大的中央政府，爲新興商業資本家所支持，而反聯邦派則擁護各州利益，趨重農本主義。性質業已變更，新的領導漸露頭角了。

革命的美國產生了兩個震驚世界的風雲人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佛蘭克林；青年的共和國成立之後，又出現了兩個名聞寰宇的英雄——漢密爾頓和傑斐遜。但是使他們名垂久遠的倒不是這兩個人傑出的天才，而是他們兩人代表了美國人在這時期種有力的，不可缺少的——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敵對的——傾向：漢密爾頓代表的傾向是一個更密切的團結，一個更強大的中央政府；傑斐遜代表的傾向是一種自由的民主。在一七九〇與一八三〇年間美國史中最有意義的事實，除了那不可抗拒的向西推進之外，便是國家主義和民主的勝利。

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漢密爾頓生於小安提爾羣島的一個蔗糖的小島納威斯，父親是蘇格蘭人，母親是胡根諾特人。成年後完全是一個蘇格蘭型的男子——有雄心、慷慨、忠誠、矜持、容易激怒，也容易原恕，智慧。

敏，精力過人。他的成功都由於他的精明，有自信的雄心，和他的勤勞。他這些才能很青年時就發揮了。他少時家貧，不能升學。忽然一陣可怕的颶風襲擊安提爾羣島，他便寫了一篇文章描寫當時的情景，很引起各方的注意，於是他的姑母便資助他到美國。他入了紐約的英王書院，在那裏他精讀了當地許多領導叛變推翻主權的志士。他滿十八歲時，連續寫了兩本小冊子，對於當地貴族首裏攻擊甚力。二十歲任砲兵連連長，他帶着藏書在兵營中研讀，深夜不寐。

漢密爾頓除有雄才大略外，還有許多其他特質也是助他成功的要素。他的儀表極其動人。精悍色的頭髮，瘦黃閃爍的一雙眼睛，前額開闊，口和下頰流露着堅毅，真是出色的美男子。他的面孔總是興奮着，談笑風生；工作時嚴肅而深思。他喜歡富有風趣的宴會；只要有美酒佳肴，高朋滿座，他總是興致勃勃，談吐不絕。他有隨機應變的才能，善於在適當的時機做出適當的事業。這種才能使他成功為紐約愛國派的領袖，使他獲得華盛頓的賞識，拔擢他為左右手，使他領導着約克城的戲劇化的襲擊，使他出任紐約議長，作了華盛頓政府的主要人物，並使他成爲一個大黨的黨魁。他在行政和組織方面的才幹，非常人所及。他的寫作和談吐有令人驚羨的氣魄。但是，他也有顯著的缺點。他易於衝動，不聽退制自己情感，每受刺激輒失於孟浪。在摩茅斯 (Monmouth) 一役，李查斯所部後退，華盛頓正在斥責他時，漢密爾頓忽然躍下馬來，拔出刺刀意欲動武，並大聲喊道：「我們已被出賣了！」華盛頓用沉重的命令制止了他：「漢密爾頓先生，騎上你的馬！」直到戰爭快結束時，他都和華盛頓爭吵。關於那一次事件，他寫給他的岳父一封極自負的信，而且當華盛頓提出意見彌縫那次的裂痕時，他竟加以拒絕。他的暴躁性格，他的好鬥，他的衝突，使他與人發生

許多不必要的衝突——和傑斐遜衝突，分裂了華盛頓的行政機構，和亞丹斯衝突，分裂了聯邦派，和阿龍·勃爾（Aaron Burr）衝突，以致後來在決鬥中結果了他自己的生命。

不過，漢密爾頓致力國事的基調，是他愛好效率，秩序和組織，還有那種不可遏止的衝動，給了這青年的國家以他永不可忘的勞績。從一七七五到一七八九年，他眼見周遭充滿缺乏效率和軟弱的現象。他澈底查出後來這些現象所致成的混亂。他任華盛頓祕書時，這包統帥所做的許多事都是由他一手承辦的。我們只要瀏覽一下革命時期華盛頓的手札，就不難看出他因為政府的脆弱而感到如何氣餒。他氣餒，因為各州不肯以充分的兵員接濟他，它們不以充足的軍火、被服、金錢供給他，一部分地方踴躍參戰，其他各地則觀望不前。他爲了軍隊缺乏紀律而氣餒，因爲那些來自各地的新兵散漫零亂，劫掠民財；稍有藉口便收拾行李回家去了。所有這些困難，漢密爾頓都與華盛頓身擔。在那黑暗的邦聯時代中，漢密爾頓是和紐約商業團體最接近的人物，他們鑒於商業發生障礙，財產陷於不安狀態，因而發生的焦慮，他是深深諳知的。他所讀的書，使他對於國家正當性質的認識，獲有一種歐洲式而非美洲式的觀念，而且在他的全部生活中，他以為英國式的政府是最可羨慕的。由此可見，他對於政府中的效率和活力——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爲什麼那樣嚮往了。

傑斐遜 (Thomas Jefferson)

爲國操勞，便等於從一個行動的人變到一個思想的人。漢密爾頓才幹在於執行方針，傑斐遜

的才幹在於深思熟慮和哲學方面。漢密爾頓喜歡建立起強有力的機構，看看它有效地運轉；傑斐遜則喜歡人民大眾，看着他們便感到滿足，不管有效與否。他在弗吉尼亞州長任內行政缺乏效率，後人傳說容有言過其實之處，不過他辭去該職時，的確不是載譽而歸，而且他也不算是效能特別高的國務卿。但是作爲一個政治思想家和著作家，在他那一個時代却是舉世無匹的。當別人請他提示將來在他的墓碑上鐫些什麼話時，他主張不要臚列他生前的職務，而只標出他對思想上的三大貢獻。那個碑文是：

這裏埋葬着傑斐遜——

他是美國獨立宣言和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亞大學之父。

傑斐遜是在那種弗吉尼亞的輕鬆，閒散，放蕩不羈的知識氛圍中教養起來的。青年時代，他縱情歌舞。他喜歡騎馬，玩賞曠野生活，彈奏小提琴。他酷愛小說，尤其是斐爾丁，斯摩萊特，和斯特朗的作品，對於歐希安的更是愛不釋手。他後來的生活，充滿與大自然，書籍和人羣的接觸。愈加增了他淵博的知識。他譜通六種文字，精於學術，測量，機械，音樂，建築，法律和政治。他收集了一個大圖書館，並藏有極多版本。他的著作涉及植物，動物，歷史，政治和教育——而且都具有創見，他在蒙第雪羅的著名住宅和弗吉尼亞大學內許多美麗樓房都是他親自設計的。他喜歡縱談深奧，複雜，多方面的問題，是當時一個最健談的人。這位蒙第雪羅的聖人，常常約集五十個朋友高談闊論，深夜不倦。他對於一個有學識的黑人熱誠有禮，和對一個歐洲的貴冑並無二致。他一生酷愛自由，侷儉，多方接觸。

在政治上初發露的本能與漢密爾頓的恰恰相反，而他的學養更將他的本能發揮盡致。在很多年中，他完全獻身於故鄉弗吉尼亞，初是該州的議會領袖，後任州長。在這初期，他毫不體諒那些繼續着華盛頓和其他大陸領袖的憂慮。在另一方面，他却明顯地看清各州應付一切要求，是如何困難。他迫使法國時，法政府向他催索貸與美國的債款，那時他確意識到一個強有力的全國政府在對外關係上的重要價值，但他在其他許多理由上却不願意見其強大有力。他坦白聲明：「我不是一個強盛大政府的朋友。」他甚至說過，那臃腫的「聯邦條款」倒是一個了不得完美的工具。」他怕的是一個強有力政府會桎梏人民。他爲了從英王統治下爭取自由，從教會統治下爭取自由，從地主貴族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財富的不平等之下爭取自由，而戰鬥不懈。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民主主義者。他不喜歡城市，大工業集團，大銀行和商業——認爲這些東西都促成不平等。雖然晚年他也承認工業化是使美國經濟獨立的必要措置，然而他依然相信，美國如果能夠保持農業國家的本色，那才是最快樂不過的了。

漢密爾頓的偉大目的是給美國一個更有效的組織；傑斐遜的偉大目的却是給每一個人以更廣泛的自由。這兩種影響都是美國所需要的。美國需要一個更強大的全國政府，也需要不使普通民衆受到桎梏。倘若美國只有漢密爾頓，或只有傑斐遜，這個國家所受的災難必然很大。美國居然兩人都有了，而且能在適當的時機將他的特殊信條糅雜起來，互相發明，這實在是美國的大幸。

漢密爾頓的財政措施

漢密爾頓做了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後，實施了若干理財方策，以至使國成爲美國史上最偉大的財長。他的方案不但規模浩大，而且富於創造性。原來在獨立戰爭期內國債累積到五千六百萬元，許多人主張這筆國債應該一筆勾銷，或只還一部分。漢密爾頓不顧一切反對，實行一種方案將全部償還。他並且實施一種計劃，使聯邦政府接收了各州爲資助革命應付未付的債款，數值一千八百萬元。他設置了一個合衆國銀行，大體仿照倫敦銀行。他設立了一個國家造幣廠。他著了一本馳名的「實業報告」，主張徵收相當數額的關稅，藉以發展民族工業。國會後來通過了一種關稅，雖然稅率很低，確實幫助了美國實業的發展。最後，漢密爾頓實施法律，開征一種課於所有廢棄品的關稅。

這些措施立即發生作用，其方面有三。它們奠定了全國政府的信用基礎，並予以所審用的收入。它們鼓舞了工商業。而最重要的是，它們使每一州最有方的人士附合於全國政府。國債之清償和償之承擔，使着那些持有大陸和各州債券的無數人民歸嚮新政府。藉着關稅以求繁榮的實業家也惟政府的馬首是瞻。國家銀行得到了有錢人的得力支援，因爲它使金融交易更加便利和安全。關稅不僅供給政府收入，而且因爲它在當地征收之故，乃使一般普通公民親身感到聯邦政府的權威。總而言之，漢密爾頓的政策產生了一種資產階級的強固陣容，抵抗一切削弱它的企圖，並且使聯邦政府在民間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憲法的解釋：「含蓄的權力」

不僅如此，漢密爾頓的辯論在憲法上需要一種異常重要的新的解釋。當他提出設立國家銀行的計劃時，代表所有擁護各州權利，反對國家權利的人，並代表那些懼怕大公司和金錢勢力的人們發言，都起而反對。他致函華盛頓力辯其非。他聲明說：憲法中明白列舉了賦與政府的權力，將一切其他權力保留給各州，而其中沒有一條規定聯邦政府可以設立銀行。這個道理似乎很健全。華盛頓後來堅決這個案子了。但是漢密爾頓提出另一種更動人的意見。他指出聯邦政府所有的權力不能以其體字句一一列舉，因為那樣便會累贅不堪。有很大量的權力是含蓄在一般條款之中的，而其中之一，便是授權國會「制定一切必要和正當的法律」，以便實行授與它的權力。漢密爾頓在宣讀此條款時，強調「正當的」這個字。例如在憲法所授與的戰爭大權下，政府顯然有權征服領土。於是它使正當地擁有「派生的權力」來等轉這塊領土，即使憲法中並無一字提到。憲法中又說政府應「規畫商務和航運」，於是它時擁有「派生的權力」來建立燈塔。好了，憲法宣布聯邦政府應有權徵稅，債債，借款。一個國家銀行對於收稅，貸款到遠處付帳，以及借款，都會有極大便利。因此之故，它可以在「含蓄的權力」之下設立國家銀行。華盛頓終於接受這種論旨，簽署了漢密爾頓的議案。

威士忌叛亂，約翰傑條約

傑斐遜認為漢密爾頓在一七九一年制定的國產稅法是「使人憎惡的」，並致函華盛頓說，那也是「不智之舉」，因為它使「政府在最易發生反抗而且最難實行強制的地方不得不行使其威權。」他這種

主要指西部賓夕法尼亞州而言。這個地方到處都是頑強的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無法將五穀運過重山，然後東運到市場上去；他們需要金錢；而且他們精於蘇格蘭的威士忌酒釀造術，幾乎在每個農場上設有提煉場，製造這種是於運輸的商品。國產稅對於這種生財之道，似乎最為不利，而且檢查非常嚴密。皮次堡南邊一區有四個郡不久便由激怒的領袖領導起公開的反抗。華盛頓頒發一道警告的命令，但他們未予理會。一七九四年，當政府要逮捕那些抗拒征收的人員時，暴動便發作了。亂民趕走了一個聯邦政府的觀察員，並威嚇皮次堡的少數駐軍。州長本來可以發動民團的，可是恐怕得罪西部的選民，沒有這樣做。

於是華盛頓在漢密爾頓的積極建議之下，決定採取嚴酷手段。這一次「叛亂」原不過一種烏合之衆的示威而已，如有一千軍隊即可收平，但是漢密爾頓很想藉此機會顯示政府的壓倒力量。當局從弗吉尼亞，馬里蘭和賓夕法尼亞調集了一萬五千人。大軍開到叛亂地區後，立刻鎮壓了當地的不滿。漢密爾頓隨軍前往，將十八個人押到監獄受審。不過判罪的只有兩人，而且後來由華盛頓赦免了。

這一次「威士忌叛亂」造成了很大的教訓，聯邦派人物稱讚政府的嚴厲措置，反聯邦派人物斥責這些舉動為專橫跋扈。毫無問題，漢密爾頓的政策提高了聯邦政權的聲勢，但是它引起了許多民間的怨恨和疑忌，也是毫無疑問的一種錯誤。不久，傑斐遜派執政，國產稅即完全廢止了。

華盛頓在處理外交的路線上，也同樣不孚衆望。一七九三年法英之戰在歐洲啓釐，美國方面反應很強烈。商人階級懼恨參半，因為那個共和國毀壞了財產關係；南方的農民和城市的技工則同情法

國人。華盛頓聰明地宣布中立。這件事招致了暴燥的法國駐美公使日納（Comet）猛烈抨擊。他認為他可以不顧這種中立。他向法政府報告，說華盛頓是英國影響下一個昏庸老朽的人，他揚言要訴諸美國公眾。後來美國政府禁止他利用美國口岸為法國武裝民船搬運英艦的根據地，他竟置若罔聞。華盛頓非常憤怒，向法政府質問：「他蔑視美政府法令，是否免罪？」日納乃奉召返國。他知道倘若返國，必致死刑，就索性留在美國，娶了紐約州長的女兒為妻，直到晚年都很受用。他的孟浪行為，頗使美國向親法派感覺不安。不過，這一派人在一七九四年間開始要求對英作戰，理由是英國非法拘捕美國在法屬西印度的船隻，而且公然違反一七八三年的條約，在西北領土霸佔通商據點。那時的情形，美國若再發生戰爭，真是再危險沒有的了。華盛頓為與英國解決各種複雜的懸案，乃派當時已任最高法院幹練外交家約翰傑（John Jay）為全權代表到倫敦交涉。約翰傑相信「一點善良的聰明在政治上常常比許多欺詐的伎倆收穫大得多。」他向英政府一面折衝一面開導，終於締結了一個條約，使美國得到它正當希望的一切。這就是說，他使英國在兩年內放棄西北領土的據點；美國要求賠償被英船劫掠的損失，交付一個委員會辦理。此外英國並允許美國在英國東印度和西印度有重要的商業特權。但是這個條約傳至美國後，羣情鼎沸，極表不滿。憤激的民衆將約翰傑的肖像拿來焚燒；忿怒的演說家和編輯猛烈抨擊華盛頓。但是華盛頓和約翰傑，都很聰明，雖未受這種暫時的輿情所動搖。參議院後又附上幾條修正案通過了這個條約。商人和船主再援以理智和感激的心情支持聯邦政府。

約翰·亞丹斯 (John Adams)

華盛頓卸職後，約翰·亞丹斯繼起執政。亞丹斯的能力和魄力都很大，但為人嚴峻，固執，竟講主見。他那種任性和不講求手段的作風註定要使他的總統任內祇陞不安。他不大接受漢密爾頓的勸告，在出任總統以前就時常和他爭執。職是之故，為他後盾的黨發生分裂，他身邊的內閣也發生分裂——因為各部首長在黨的問題上都取決於漢密爾頓的意見。許多南方人因他是新英格蘭人而不喜歡他，於是黨見愈深。同時，國際風雲也較前更為險惡。

這一回戰爭的威脅是美法之間的。法蘭西共和國元首對於約翰·條約很怨憤，拒絕亞丹斯派赴法國的公使，甚至以拘捕相威脅。這種污辱的舉動引起美國人強烈的反感。亞丹斯派了三個代表到巴黎，試圖解決糾紛，法政府極盡輕護的能事。法國外交部長塔里蘭根本拒絕和他們交涉。有幾個秘密人物，後來被美國代表稱之為XYZ等人，暗示如果他們肯出二十五萬元的賄賂，也許可以做點事。最後塔里蘭致美方一件措詞粗劣的污辱文牒，責難美國訛詐，簡直使談判決裂。不久關於這番交涉的往來文件（世稱「XYZ文件」）發表出來，美國輿論憤不可遏。於是徵召陸軍，加蓋海軍，在一七九八年爆發了一串的海戰，每次戰役美國艦隻都擊敗法國。公開的戰爭一時殆不可免。在千鈞一髮之際，亞丹斯的嚴峻的個性對國家貢獻很大。他完全不顧主戰的漢密爾頓如何進言，突然派一位新的公使到法國。而拿破崙（這時已經執政）竟優禮相待。戰爭的危險立即消逝。所不幸者，在內政方面，亞丹斯這時的作風過於偏狹唐突，美國人民終覺不可寬恕。他本人和聯邦派佔

優劣的國會負責制定四項法律，益發損及政府的威信。第一項規定外僑改入美籍以前必須在美國居住的期間，由五年延長至十四年。第三項授權總統在兩年期間內可以下令驅逐任何危險的外僑出境。第三項規定在戰爭時總統得下令驅逐或拘捕外僑。第四項規定圖謀反對政府任何合法措施或妨礙甚至批評政府官吏者，皆爲重大犯罪行爲。

這些取締外僑和叛逆的法律，實在專權得可怕，簡直是對人權和民權的嚴重摧殘。這時認爲聯邦派已在中央政府舞弄大權的傑斐遜和瑪迪遜，堅決起而反對。他們起草了兩套決議，其中傑斐遜的草案得到肯達基州議會的通過，瑪迪遜的草案得到弗吉尼亞州議會的通過。肯達基與弗吉尼亞的這些決議案所標榜的理論，是中央政府建立在各州間共同的結合上，從而宣言任何一州皆可採取步驟解決一種違憲的法律。

一八〇〇年全國到達了變革的前夕。那實在是一個偉大政治變革的年代，在華盛頓與亞丹斯執政下，聯邦派在建立政府並使之強大有方這一點上，盡力甚大。一七八九年還有很多人懷疑這門國家和它的憲法能否生存下去，到一八〇〇年無復有人如此懷疑了。但是聯邦派沒有承認美國政府的意義基本上應該是屬於人民的這種本質。他們採取的政策，將許多控制權和利益給了特殊階級。生來便是一個人民領袖才具的傑斐遜，很切實地得到了小農，技術工人，店員和其他勞動者廣大羣衆爲其後盾。他們都指望這個國家有一個人民的政府，而不是特殊階級的政府，而且他們奮力求其實現。一八〇〇年大選中，亞丹斯在新英格蘭獲得全勝，但其反對派在南部諸州所向無敵，在中部各州也操得大多數。笨拙的選舉制度，使傑斐遜竟與阿龍·勃爾（一位同黨中風頭很健但缺乏原則的

紐約人）想推不下。可是奈意所歸，顯然欲使傑賽遜爲下屬總統，而且讓密爾頓野斯大弱，竟使衆議院決議贊成了傑賽遜，這也是讓密爾頓生平事業得以成功的優美品質之一。

第七章 全國統一

傑斐遜政府

一八〇一年傑斐遜出任總統時的情景，可以證明民主已經當權。當時華盛頓剛剛定都，他的就職大典是新都的第一次。當時那裏還是波多瑪克河北岸一個森林中的村落，在灌木叢中填平池沼修起的路，泥濘不堪。村中只有幾座低矮的房子，大都是狹小黯淡的茅屋。傑斐遜就職時，和平時一樣漫不經心，披著外衣，從他下榻的客棧中走過新的國會，後面跟著一些朋友。他走進參議院時，和副總統阿龍·勃爾握了握手。還有一位他所不信任的人站立在旁邊，是弗吉尼亞人約翰·馬歇爾——不久以前由亞丹斯任命的最高法官。傑斐遜宣誓之後，安詳地發表了一篇以前各總統就職時從未有過的最精彩的演說。

傑斐遜演說中一部分是當時迫切需要的化除成見呼籲。這時的政治環境是如此的險惡，激越，甚至有許多人，特別是在新英格蘭方面，把傑斐遜是一個無神論者，把平等論者，以至無政府主義者。他呼籲全國人民記住政治隱憂和宗教壓迫一樣惡劣，凡是美國人都應該團結起來，締造這個聯盟，使自由體制政府發揮效能，開發全國的資源。演說的其餘部分則為新政府的行政方針。他說，這個國家應該有一個賢明而清明的政府，它應該保持民間的秩序，但「它更應該們在其他

方面自由發展其勤勞，求取進步，不可從勞動者口中奪取他們辛苦賺來的麵包。」它應該保持各州的權利。它應該與一切國家和睦相處，但「不與任何國家成立糾纏不清的同盟」——這句話成了不朽的名言。傑斐遜許諾發揚聯邦「全部憲法的活力」，保持「民政當局對軍事當局的優勢」，並且支持人民選舉，認為這是除革命以外的唯一仲裁方式。

傑斐遜憚聯邦兩任總統，在全國範圍內大大促進了民主的程序。他將華盛頓時代環繞在總統周圍的貴族稱謂澈底取消。每星期一次的覲見禮廢止了，各種朝廷的繁文縟節都經刪除，像「閣下」之類的稱呼取消了。在傑斐遜看來，最平凡的公民是和最高的官吏同樣值得尊敬。他教誨他的部屬，將自己簡直看成人民的受託者。他鼓勵農業，促進人們購買印第安人的地權實行耕植，並且幫助他們向西移殖。他相信美國應該作爲被壓迫者的避難所，因此用一種寬大的國籍法鼓勵外來的移民。他極力與各屬保持和平，因爲戰爭會致成政府更多活動，更多的捐稅，更少的自由。他任命一位在瑞士生長的有遠見的理財家喀拉丁爲財政部長，鼓勵他節縮開支，償清國債；結果，一八〇六年國家收入爲一四、五〇〇、〇〇〇元，支出爲八、五〇〇、〇〇〇元，餘額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了「一八〇七年善於節約的喀拉丁已把國債減少到七百萬元以下了。傑斐遜式的作風瀰漫全國，萬民歡騰。各州相繼取消投票和任職的財產限制，通過許多關於債務人和罪犯的合乎人道的法律。然而命運支配着傑斐遜和美國走到一個他始料所不及的方向。在兩大步驟之後，這位主張憲法應有「嚴格結構」的人，將聯邦政府的權力伸張到最大限度；到他卸職時，他所憎惡的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了。

路易斯安那的收購；阿龍·勃爾的陰謀

他的兩大步驟之一使各國土地增大一倍。西班牙在很早以前即佔有密士失必河進西的地域，這河河口上的新奧良新商埠在內。傑斐遜上台不久，拿破崙強迫羸弱的西班牙將一大塊名叫路易斯安那的土地割讓於法國。他這樣做時，美國人智戰慄在恐懼和憤怒中。新奧良是美國。亥俄州的密士失必河流城土產出口必經的口岸。拿破崙的計劃是在美國西部緊接着建立一個強大的殖民地帝國以對抗普格魯德克遜在北美洲的支配權。這個計劃威脅着所有內地居留民的通商利益和安全。甚至羸弱的西班牙都給西南增加很大的麻煩。那世界上最強的法國，什麼做不出來呢？

傑斐遜的意見是，如果法國擁有路易斯安那，「從那一刻那起，我們就必須與英國的艦隊和它的國家結合，並且歐洲戰爭的第一聲砲響後，英美聯軍即向新奧良新進兵。」拿破崙的印象是英美必將動手。他知道在那短短的「亞眠和議」終了後，再和英國作一次戰是無可避免的，而戰端一開，路易斯安那一定不保。此外海地的黑人叛亂，他未能救平，也頗使他沮喪。因此他轉而決定充實國庫，不使英人染指路易斯安那，將該地賣給美國以討好於美國人民。這塊廣袤的土地乃於一八〇三年以一千五百萬元轉讓給美國。傑斐遜收買這塊地方時，幾乎「將憲法伸張到使它破裂的地步，」因為憲法沒有一條授權政府收買外國領土，而且他買時未得國會的同意。

美國經過此番交易，一舉獲得一百萬方英畝的土地，連同一個寶貴的新奧良斯口岸。那是一個灰牆粉壁的磚砌的城市，建築在密士失必河的新月形河口上，背後是一望無際的柏林。美國得到了一

片肥美的平原，在八十年間它是世界上最大穀倉之一。它得到了大陸中部河流系統的控制權。四年後，福爾頓發明在哈得孫河上行駛汽船成功，使這些內河航行益發便利經濟。不久各種汽船便充滿國部各河道，載運移民前往墾殖，運回皮毛，糧食、鹹肉、和多樣土產雜貨到市場來。

在第一任屆滿時，傑斐遜舉滿空國，口稱贊道。路易西安那顯然是第一大收穫之商業極爲繁盛。福爾頓又獲得各界的歡心。他的再度當選已操左券。一八〇四年大選時，他果然在一七六票中得到一七二票，除康涅狄格外，每州都選舉他，連新英格蘭都不例外。他以強有力的手腕領導他的全黨，一再採取步驟打擊野心勃勃經常圖謀不軌的副總統阿龍·勃爾。這位詭計多端的紐約人，既無權安插私人於聯邦政府機關中，又在黨中遭受排擠，竟密謀於新英格蘭的最毒辣的聯邦派分子。一八〇四年春，他以聯邦派的名義競選紐約市長，但大部分由於漢密爾頓的反對——他很正確地懷疑阿龍，勃爾圖謀分裂——卒遭慘敗。爲報復起見，毫無原則的阿龍·勃爾，居然縱撥漢密爾頓同他決鬥。這一場決鬥在一個七月清晨黎明時分哈得孫河岸上舉行，結果漢密爾頓不敵喪命。這一位英明受人愛戴的領袖這樣死去，使整個社會陷入悲憤的深淵中。阿龍·勃爾只好悄然逃命。至此，他的聲名在東部即告破產，可是因爲沒有受到懲罰，他又在西部過着亡命之徒式的冒險生活。

像阿龍·勃爾那樣唯我獨尊的野心家，斷斷不是尋常名利所可壓足的。他的口號是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於是他擬定計劃，要設立一個由他親自統治的國家。至於這個國家設在何處，怎樣設立，還是爭論不決的問題。後來許多學者考查，他大約想在西部招募一枝小小的軍隊，沿密士失必河南下，擄取新奧良斯，囊括路易斯安那，從美國獨立出來。他曾向一些英國和西班牙的軍官誇示這構

意圖，打算從倫敦和馬德里得到金錢的幫助。他告訴英國人說，他將置這個國家於英國保護之下。他又告訴西班牙人說，他要使之成爲美國與墨西哥間的緩衝國。誰都沒有幫助他。但是也有一些人相信阿龍·勃爾的目的是招募一隊軍隊後，打下墨西哥城，統治該國。事實上他曾向憎恨西班牙的田納西州領袖傑克遜說過這個企圖。也許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要奪取路易斯安那，還是墨西哥，說不定兩者都是他夢想的呢？

無論如何，阿龍·勃爾終於是全盤覆敗了。西南部的魯西美爾領導的護國團探悉他的陰謀後，在一八〇六年將他舉發。他被捕押到弗吉尼吉的里士滿城以叛國受審。約翰·馬歇爾主持這個案子，因爲證據當然不足，竟宣告他無罪——不過此時他已經聲名狼藉，無法挽救了。

美國的中立：禁運案

傑斐遜第二次發軍聯邦政府大權，是在英國與拿破崙大戰中間維持美國的中立。他知道這年青未成熟的共和國，正需要和平；雖然戰爭已在陸上海上全面爆發，他却希冀使美國不捲入這連天的烽火。英國作戰的目的是極力阻止任何一國征服全歐大陸。自然，商戰是它最精良武器之一。英國深知其重要，立即封鎖了拿破崙帝國；拿破崙也頒布柏林與米蘭兩法令封鎖英國以爲報復。在這樣的搏鬥中，雙方給了美國貿易以重大的打擊。英國遮斷了美國船隻從法屬西印度載貨外銷的富庶的航路，並使它們完全不能到達亞歐海岸。法國則下令捕捉一切任令英國搜查的或靠近港口的美船。換句話說，戰爭已達到了那樣一個尖端，無論任何美船，不冒被英國搜捕的危險，就不能行駛在法國

所繞轉的廣大海面；同時，若與英國通商就會遭法國攔奪。在這種情形之下，商務等於停頓。英政府還相當嚴格，法國是有一點藉口便隨便沒收美國船隻。

特別引起美國對英反感的，是徵發問題。英國爲制勝計，被迫擴充海軍到極大限度，戰艦達七百艘以上，海員官兵近十五萬衆。這個強大的海軍使英國高枕無憂，商務通暢，與殖民地間的交通維持不輟。這是英國生死所繫的關鍵。不過，艦隊兵士的薪俸太低，飲食惡劣，待遇不好，用自由裁軍的辦法不能做得船員。許多海員中途逃脫，他們特別喜歡逃到美國人的船上，比較快活安全。情況如此，英國軍官便認爲搜查美國船隻帶有英國臣民是他們一種重要權利。他們不許英人加入美籍，美國對這種要求根本反對。使美國船隻靠在英國一艘巡洋艦的大砲下面，由英國一衛尉官喝令美船上的水手站成一排，審問他們，這種情景確使美國人感覺羞恥。不但如此，許多英國軍官非爲傲慢不講道理，他們強徵了成千成百的美國海員。

爲了不用戰爭而使英法改取比較合理的態度起見，傑斐遜終於促使國會通過禁運案，就是完全禁止對外貿易的一種法律。這是一個可怕的試驗。首先，航業方面就要弄得不可收拾，新英格蘭和紐約的不滿特別強烈。然後農業方面也開始感到嚴重的影響，因爲南部和西部的農民無法向海外運銷他們剩餘的糧食、肉類、和菸草，物價一落千丈。觀察家會將這一措置，比做外科醫生爲保全一條生命而斷去一條腿。在一年之間，美國的出口貿易跌到以前的五分之一左右。但是，禁禁運來餓饑英國迫令它改變政策的希望失敗了——英國政府毫不讓步。同時國內怨聲不絕，傑斐遜乃改取一種較溫和的措施，頒布了「停止往來法」以代替禁運。此法依然禁止與英法及其屬地通商，但允許

於旺阿爾海軍攻擊中立性的項時，不適用之。一八一〇年拿破崙表面上宣布放棄擾害中立國家的措施，但這是一種謊言——實際上他依舊擾害。不過美國相信了他，只對英艦停止往來。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

這種與英國的關係便惡化了，英美兩國的戰機一觸即發。各種偶然的事件更加深了彼此的惡感。例如，英軍艦「豹」號曾勒令美軍艦「折撒比克」號交出若干英國水兵，而其寶號艦上只有一名水手；英艦見美艦遲遲不交，便連續向它開火達十五分鐘之久，然後登上美艦。甲板亦風濤流，英方拘去了四個人。未幾，總終向國會提出一件詳盡的報告，指證在三年以內英國強徵英國公民等件先後共六〇五七起。其他因素也與風作浪。西北部的移居屢次遭受一盤名叫合扎歐的輔幹酋長領導下的印第安部落劫掠騷擾，他們相信在加拿大的英國秘密分子暗中鼓勵這些蠻族，而謂許多渴望獲得土地的人民很想併吞加拿大領土，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肯達基的讀頭亨利·克雷（Henry Clay）非常精明雄辯。同時有些南部居民則希望從當時英國的阿羅索西班牙手中奪得佛羅里達。結果，一八一二年在瑪迪遜總統任內與英宣戰。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在許多方面看來都是美國史上最不幸的事件。就一點而論，它是不必要的。這惹人怨恨的英王勅令，當國會一宣戰便無條件廢除了。其次，美國因這戰爭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南部和西部的人主張戰爭，紐約和新英格蘭人反對戰爭；到了戰爭快結束時，新英格蘭的重壓驟然幾乎達到了反叛的地步。第三個理由是，就軍事意義言，這次戰爭一點也不光榮。

美國陸軍在保護邊防政策之下，到一八〇七年已減縮到三千人以下，此外便是一羣沒有訓練沒有紀律的民團，都是殘破不堪一羣的隊伍。許多所謂正規軍也不過是些因饑渴而罷而已。有一個人曾描寫當日軍隊的頹敗情形說：老氣實不是豪情成性，愚昧無知，就是酗酒無度。比較新的軍官大部分是爲了政治關係而任命的；有些是好的，但大多數不是一粗莽無知的人，「便是雖然受過教育，却不外些「浮華，浪蕩，惡俗的紳士。」這樣的軍隊如何能夠作戰沙場！

於是敗訊頻傳，一蹶不振。美國入侵加拿大的努力全都失敗。在第一年中，一位英國歷史家說得好：「那些民團和志願兵似乎並未決定他們究竟是去打，還是不打。」最激烈的一次戰役是在尼阿加拉附近，打得不分勝負，雙方都揚言勝利（一八一四年七月）。不過美國向加拿大推進的計劃既然習遭粉碎，英國方面素凱是比較合理的。

當拿破崙的軍隊在西班牙敗北時，在美洲作戰的英軍得到了惠靈吞而下久經戰陣的軍隊雄厚的增援。一枝勁旅在昌普倫湖上的普拉茨堡衝入紐約州，不過在那水面上的英國艦隊，却被美國一個二十八條的艦長麥克爾諾打得一敗塗地，英國軍用交通線受到威脅，被迫退却。另外一枝英軍，不過五千人，在華盛頓附近登陸，並且在布拉登斯堡遇到比較大些的英軍，其中主要是民團。那些狼狽的防軍死亡十人受傷四十人，便棄甲與兵，一口氣逃往華盛頓，敗竄之快速，甚至使許多追趕的英軍中喪膽。英兵爲報復美軍破壞約克城（即今大爾多）起見，燒燬了國會和白宮。不過，在巴的摩爾附近英艦用長射程砲夜砲轟擊麥克亨利砲台——沙羅太寬不能作近距離攻擊——却沒有什麼結果，而且一位華盛頓督爾辯護士，當時正在英艦上竟涉交與學勝的基氏（Francis Pickens）。

遙望着美國國旗在晨光曦微中迎風招展，威靈之餘還寫下了那不朽的「星光燦爛之旗」歌。

美軍只在海上打了些勝仗。華盛頓和亞丹斯總統任內慘淡經營的海軍，在對法作戰以及一八〇五——一八〇四年對海盜作戰時都有過顯赫的戰績。他們不勝陸軍那樣，最初就得力於一位偉大的組織者，這就是普利布爾（Edward Preble）。他統率地中海艦隊時，管理得非常嚴酷但極有效率，在海軍官兵中間養成一種堅毅、勇邁、和服從的精神，這在後來都成了美國海軍的傳統。在數量上美國海軍是很小的，因為傑斐遜實行的是一種迂腐的政策，只圖建設一些海岸防禦的艦隻。一八一〇年稍有作戰力的艦隻不過十二艘而已。但是在許多次「一隻船對一隻船」的戰鬥中，美國船長每每擊敗同樣大小甚至較大的英艦。在五大湖上美國海軍也不示弱。另外一位不到三十歲的軍官——帕里諾長——在厄里湖上建設了一個艦隊，擊潰一個較小的英國艦隊，並且在一場惡戰之後，俄國一條簡短的捷報，全國為之驚喜，他只說：「我們遇到敵人，他們變成我們的了。」但是英國海軍畢竟強大得多，終於控制了全部海權，使美國商船避不敢出，並對美國海岸嚴加封鎖。

當戰爭終了時，經由亞丹斯及亨利·克雷等人交涉的續約條約（Treaty of Ghent，一八一五年），關於這次戰爭的正面原因如鼓微海員和中立國權利等，一字未提。整個戰爭中只有一場戰事最使美國人民稱快，這就是一位能征慣戰的印第安人安得魯·傑克遜所率領的一枝驍悍的邊民組成的部隊，在新奧良斯打败了惠靈吞手下一位勇敢軍官統率的強大英軍。這是和約簽字以後的事，但是美國人先得知道這個捷報，正在吹歌鼓舞之際，和約簽訂的消息隨之而來。性情暴燥的傑克遜却因此一戰而成爲不可一世的全國英雄。

全國的團結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次戰爭對於共和國的發展貢獻很大。雖然戰爭開始及其進行期間國內都瀰漫着不滿和喧鬧的聲浪，結局却加增了全國的團結和愛國的情緒。這是有幾個原因的。不建國的勝利，特別是海軍的勝利和在赫奧良斯擊敗巴佛灣的叛旅，都給予美國人引以自傲和自信的基礎。這些勝利驅散了傑克遜的「屈服政策」所驅動的不知人之感。其次，各州的人並肩作戰，而且一個弗吉尼亞人（名叫司考特的）成了北方軍隊最幹練的統帥，這些事實，愈增加全國團結的意識。西部的人民打勝幾次他們永遠不忘的戰鬥，而且他們比較起原來十三州人民，對他們自己的相反不若對國家那樣忠誠。從這時期，西部在美國人中間起着更大的作用，西部在情緒上總是帶着全國性。不但如此，人民對於少數專私偏狹的人們所表現的不愛國的心情，非常厭惡。例如新英格蘭的怨天尤人公子，在戰爭末期曾派代表到哈特福特舉行的一個會議，專門考慮他們自己的困難，後來「哈特福特會議」竟變成了一致人譏笑罵的口頭禪。

總而言之，這個不幸的戰爭居然促使共和國戰前更加成熟，更加獨立，完全把它凝結起來，本質上更堅實了。哈拉丁脫離叛，在這次戰爭以前，美國人已經變得太自私，太物質主義，太富於地方觀念了。他認，「這次戰爭更動了並且重行確立了獨立革命所賦與的國家情懷和氣質，而這種情懷和氣質當時正在日漸消沉。現在人民有了較多普遍關心的對象，足以誘發他們的自驕和政見。他們是進一步的美國人；他們作爲一個民族而思想，而行動了。我希望這個聯合體的永久性可以藉此

更有保障了。只因爲這次戰爭打得如此的平手，勝負難分，所以並未留下什麼遺憾。當一百年以後，英國人和美國人在戰場上重逢時，他們在作戰上和情感上好像同志一樣，毫無芥蒂。

事實的發展證明，無論是那一派執政，不管是漢密爾頓的聯邦派，還是傑斐遜的民主派，全國的團結是增長了，而中央政府的權力也加強了。這是國家成長的條件所要求的。獲取路易斯安那，和法英進行商戰，攻奪海峽，以及對英作戰——這一切都需要堅強的中央政權。

我們還不能忽略，在這同時，最高法院的判決也加強了政府的地位。原來立國初期，法院力量弱，人們不大理會它。剛剛在傑斐遜掌政之前不久，一位富有自信力的弗吉尼亞人約翰·馬歇爾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一直作到他一八三五年死去爲止。他將法院以造成爲一個強大的凜然不可侵犯的機關，地位與國會和總統同樣重要。馬歇爾在嗜好和舉止上，完全屬於他本州裏那些優閒的種植家社會，不修篇幅，自己到市場買榮提回家裏。他喜歡玩牌，打拳，還有一種熱鬧的「馬戲遊戲」和投環戲。但是他所代表的觀念，却是紐約和波士頓一類大都市商人和企業界的觀念。他的令人懷念的判案都是思考極深遠的作品，受着兩個主要原則的支配——一個是聯邦政府的主權，一個是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

馬歇爾是一個偉大的法官。他的判決推斷謹嚴，筆法犀利，幾乎每一件都令人折服。那些判決文字很簡練，一覽而知是經過博學深思和周詳分析而寫出的。他的習慣是首先把他的主題發揮盡致，然後加以推論，把每一種反對的意見駁斥無遺，駁辟入裏，最後引經據典，陳述結論。他主持最高法院，使內部非常和諧，對立的觀點和歧異的主張趨少。此外馬歇爾除爲一代大法官外，還是一個

偉大的憲法政治家。他判決了差不多五十件涉及憲法的案子，都有極成熟的政治哲學根據。這些判決幾乎牽涉及憲法的每一部分。所以當他退休以後，憲法在全國法庭應用範圍內，大體上是根據馬歇爾的解釋的。他可以說根據他自己的清徹見解從新給了憲法一個模型。

我們現在可以列舉馬歇爾的幾件著名的判例以見一斑。一八〇三年關於馬爾帝里與瑪迪遜爭論案的判決中，他確切規定最高法院有審定國會或州議會的任何法律之權。他寫道：「審定究竟什麼纔是法律，這是司法的權限，不容置疑。」一八二一年在柯亨斯與弗吉尼亞的訟案中，許多人主張關於各州法律的案件，州法院的判決就是最後的定讞。他指出這種意見會造成全國混亂狀態，因為各州對於聯邦憲法下的法律和聯邦條約的效力問題，可採取不同的觀點。因此他堅主最後定讞應歸最高法院。一八一九年在麥古洛契和馬里蘭的訟案中，他處理憲法下一個老問題，即政府的「含蓄的權力」問題。這裏他竭力辯護漢密爾頓的理論，即憲法將其未曾明言的權力授予政府。在達邦斯與奧頓的判案（一八四二年）中，他把這個原則擴大了。憲法以規定州際商務的權力授於國會；邁到哈得孫河上汽船權利爭執時，他認為這種全國性法規的權利，應從寬解釋，而不是限於狹義。在達特茅斯學院案件中，馬歇爾應用憲法的契約條款，支持法人特權的有效性，拒絕各州有權予以修正。總而言之，馬歇爾使美國人民的中央政府成爲一個活潑和生長着的力量，他的功績可與任何領袖媲美。

國家主義不可抵抗的向前邁進，產生了一種國家主義的文學——一八一七年有柏里夫特的「丹那普爾斯」(Thanatopsis) 一八一九年有埃爾德曼的「隨筆」(Sketch Book)。一八二〇年有

古柏許多小說的第一部，一八一五年「北義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創刊，學着英國季刊的作風，但大部分注意於討論美國的問題。哈得孫河繪畫學校雖然尚帶着強烈的歐洲作風，但他們自己認為他們的美國風景畫很是出色。傑斐遜很技巧地採用義大利和古典的建築術以應付美國的需要，在弗吉尼亞大學的建築物上，表現着一種調和的建築藝術，其優點足與當時海外所有者媲美。一種更好的國家土地制度建立起來，一八二〇年的法律，把官地價格每畝自二元降為一元二角半。商業把美國人民團結為一個民族的單位。一八一六年的關稅繼續保持相當高的戰時稅率，與廠家以一種真正的保護。同年，美國第一家銀行出世(第一家已經停業)，協助政府處理財政事務，並樹立一種健全的紙幣制度。一種全國性的內政改良運動，由亨利·克雷，南加羅林納領袖柯爾曼恩，和其他人物倡導。一部分人主張應有公路和運河，把東部 and 西部聯繫起來。當全國統一理想進展的時候，民主也向前進展。

第八章 傑克孫派的民主

門羅主義

一八一七年，瘦長粗笨的詹士·門羅代瑪迪通而起。門羅並不是一個平常的人；他具有高超的大志。他歷任要職——參議員，州長，駐法駐英公使，國務卿——直至最後躍登總統寶座。這雖是一個令人感覺不安的時代，政治黨派却暫時相安，故門羅得於一八二一年連任總統。他得了全部的選票，只有新漢普夏的一位選舉人沒有投他的票，因為他認為沒有人可以與華盛頓享受同樣的榮譽。但門羅是個缺少吸引力的人，他從未受人十分愛戴。門羅的兩種非常的特性，便是他有聰明的常識和堅強的意志。正如約翰·亞丹斯所說，他「於作最後決斷時有健全的圖騰，而其結論是斬釘截鐵的。」

使門羅的聲名不朽的是他宣布所謂「門羅主義」。門羅主義實際上是一八二三年他在國會常年報告中的一部。它包括兩種主要的理想。其一是主張停止殖民，便是說禁止在西半球再建立任何新的附庸國。其二是干涉，便是聲明歐洲不得再干涉「新世界」國家的事務以致威脅到他們的獨立。這兩種主張源於兩種迥然不同的局勢。

第一種局勢的形成，主要是因為俄國要求阿拉斯加以南的土地，與美英在西北部太平洋的權益發

生衝突。第二種局勢的發生，是因為歐洲革命的「神聖同盟」對拉丁美洲各新解放國家的威脅。同盟各國採取步驟，謀為西班牙和義大利的民主運動。他們於一八一二年在伐隆那（Verona）召開大會，討論派軍渡洋至南美，至少強迫衰弱小的共和國再度效忠於西班牙。在這種遠征中，法國將居於領導地位，希望自己可以獲得一些土地。

聯盟的英外相喬治·肯寧開訓之後，深為警惕。他建議英美採取一致步驟，拒絕這種干涉；當時美國政府雖有表示同意之勢。傑斐遜和瑪迪遜向警門進言，也贊同英美聯合行動。但國影卿約翰·亞丹斯堅持美國必須單獨行動，最終門羅總統聽從了他的意見。他在國會致詞中聲明，第一，美洲大陸「今後不容任何歐洲國家殖民」；第二，任何歐洲人的措施，「其目的在於壓迫」拉丁美洲國家者，「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控制彼等之命運」者，均將被認為對美國不友好的明證。

密蘇里的妥協

奴隸問題此時雖不大受社會所關心，但迅速變成一個巨大的力量，到了一八一九年這個問題突然引起社會的注意，正如傑斐遜所寫，「像深夜的火警鐘聲一樣。」在共和國成立的初期，當北方各州決定立刻或逐漸解放黑奴的時候，許多領袖們都認為各地的奴隸問題已經不復存在。華盛頓一七八六年致書拉法葉特，就說他誠懇希望一些計劃可以實施，「使奴隸制度緩緩地，確實地，不知不覺地廢除了。」他在這層中解放他的奴隸。傑斐遜認為應該用解放和放逐的混合辦法消滅奴隸制度。他說：「當我想到上帝是公道的時候，我替我的國家戰慄。」亨利、瑪迪遜、門羅和許多其他

人物，都有類似的言論。遲至一八〇八年，當奴隸買賣廢止的時候，許許多多南方人都以為奴隸制度不過是一種臨時的異態而已。

可是對了下一世代，南部變成了一個特別的區域，其大部分堅決擁護奴隸制度。這是怎樣演變而來的呢？南部廢奴者的精神為什麼幾乎消滅了呢？其中一個原因便是，革命時代哲學的自由主義的精神漸漸薄弱了。另一個原因便是，海峽的新英格蘭與密奴的南部之間的敵對已經表面化；他們在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在關稅和其他重要問題上，意見都是歧異的，而南部對北方所謂奴隸的思想漸漸感覺不高興。但最重要的是，某些新的經濟因素，使奴隸制度遠較一七九〇年以前更為有利可圖。

在經濟變遷中，有一個因素是大家所熟知的——南滿種植大實業的興起。這，一部分是因為採取了改良棉種，但大部分是因為惠厄在一七九三年發明了軋棉機。植棉風氣迅速向西移動，自加羅林納和喬治亞傳播到德南滿，傳到密士失必河流域，最後入於合薩斯。另一種因素使奴隸制度具有新的基礎的，便是製糖工業。東部路易新安那的肥沃而溫暖的三角洲土地，最適合於種植甘蔗；而在一七九四——一七九五年間，新奧良斯一位法國人後裔叫波里的，證實了植蔗獲利甚豐。他設置機器製糖，自新奧良斯前來參觀的一羣人，看見液汁第一次結成糖的時候，不禁歡呼起來。「它結成粒狀了！」的歡呼聲揭開了路易新安那的一個新時代。結果是一個很大的繁榮時期。當時這一州供給全國需糖量的一半左右。這種實業是需要奴工的，他們都是從東部海岸成千成萬的販入。

最後，種烟草專業也向西傳播，跟着來的也是奴隸制度。一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植烟區域的弗吉尼

這地，其土壤因不斷的種植而變為貧瘠了，種植者便帶着黑奴移入肯達基和亞拉巴馬。自此以後，下南部和西部吸收了南部充斥着的奴隸。這種奴工的分散，使許多國家大為驚恐，因為它可以減少如「唐納叛變」(Nat Turner's Rebellion)一類奴隸叛變的危險，那是一八三一—一八三二年弗吉尼亞六七十個奴隸的一次叛變，增加南部對於解放奴主義的恐懼。

當北方的自由社會和南方的奴隸社會向西發展的時候，他們之間似乎應該維持一種約略的平等。一八一八年，當伊利諾斯加入聯盟的時候，一共有十個奴隸州份和十一個自由州份。一八一九年，阿拉巴馬和密蘇里請求入盟。這期間，阿拉巴馬是一個奴隸州份，故其參加正正恢復了奴隸州份和自由州份的平衡。可是許多北方人謂密蘇里除非作爲一個自由州份，不能容許它們參加。紐約州衆議員托瑪茲提出一個入盟的修正案，要求密蘇里採取逐漸解放奴隸的辦法。全國於是發生風潮。有一個時期，釋奴派人物控制着衆院，蓄奴派人物控制着參院，形成一個十足的僵局。此時甚至有八萬怕會發生流血慘劇。

以後，在克雷的和平領導之下，成立一種妥協。密蘇里以奴隸州份的資格入盟，但同時編入自由州份的資格入盟；國會發表法令，因購買路易西安那而獲得在緯線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的土地，即密蘇里的南方邊界，應該永遠肅清奴隸制度。至此天際又是呈現日風和了。可是看得遠的觀察家，則認爲風潮是會再起的。傑斐遜寫過，使真的火災發源在他聽起來好像聯盟的災難。「那個時候，真的是千鈞一髮，但還不過是一種緩刑而已，並不是最後的判決。一條地理的界線，符合着道德和政治的明顯的原則一旦形成，並激起了人們的情感。這一條界線是永遠不會消滅的；而且

每一次新的激怒，會使它越來越深。」

兩片小小的雲際對於南方是即將來臨的風暴。一八二二年，一個校友會派的青年教徒叫倫第的，在俄亥俄創辦一家反對奴隸制度的刊物「普通解放的天才」。一八二三年，英國改革家威伯福斯創立一個反對奴隸制長的會社，麥考萊 (Zachary Macaulay) 和其他著名的人物都相率加入。

傑克遜的出現

一八二四年，美國有五個總統候選人。在五入之中，約翰亞丹斯克賓和柯爾蒙恩都是能幹的人物，而喬治亞州的克羅福則是一個最狡猾的政客。但沒有疑問的，最得人望的是第五個——安德魯·傑克遜。傑克遜與良莠英雄的西部人民，認為他是當代最偉大的軍人。有些人以為凱撒，拿破崙和馬爾波洛和德比變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東部，許多保守的人們則不信任他。他們記起傑克遜在參院和傑麥遜爭辯時的情形，當時他暴怒得喘不過氣來；他們記起他是怎樣躁急的一個軍專橫揮霍，墜入西屬佛羅利達，怎樣採取粗獷的手段在那裏吊死了兩個英國人。亞丹斯認為他可以做一個理想的副總統，那也許對於他是一個莊嚴的職位；他的名譽可以恢復其光輝；而不致有吊死任何人的危險；

可是選舉表示傑克遜在選民投票上領頭。沒有獲得大多數的選舉人票，結果總統人選由眾議院去決定，眾院最後選舉了有學問，有經驗，有政治家風度，但是最固執的亞丹斯擔任總統。

亞丹斯就職時，他已有兩種聞名全國的成就：其一是門羅主義原來便是他的傑作，其二便是他於

一八一九年力促西班牙政府與美國訂約，以佛羅利達割讓美國。亞丹斯很有才幹，同時又有優良的性情和極高的精神，可是他最後冷酷，態度衝突，而且又有強烈的偏見，這倒是他的弱點。作爲一個總統，他的政績最壞，因爲故意的偏見排擠有國會聯盟的。這一派人護他之所以能夠進入白宮，是顯爲向克魯行賄所致。這個時期黨派的敵對情形可說是空前未有的。

在亞丹斯執政時期，新的陣線告形成，亞丹斯和克魯的黨人稱爲國家共和黨 (National Republican)，爲奈倫和伯黨 (Whigs) 所代替，而傑克遜派則爲民黨。

一八二八年大選好壞地製一樣，傑克遜派戰勝了亞丹斯和其擁護者。他們固感情緒爲惡劣，所以愛新選總統傑克遜抵禦華盛頓時，他不願到訪請現任總統致敬，而亞丹斯也不願與繼任者同車到國會去。

傑克遜的政績與前派人認爲美國在當時最元。那是各國所未曾見過的一個典禮。華府的目的者把它與蠻人侵入羅馬相比擬。根據自利特特的記載，當時城裏充滿了投擲者，該廠者勝利的政者以及撲殺狗西都人和南都人。人民從五百哩以外來此，目的在看看他們的英雄戰仕大總統，他們的談吐好像國家已經從一種危機中得救一樣。他們在街上滔滔的時候，日裏遂替傑克遜喝采，有許多人簡直太過喧嘩，令君子人不敢和他們接近。

可是最驚人的特徵是在與繼舉行之後。激動的民主黨員，組成雜亂的一羣，衝到白宮去。每個人都知道白宮帶有茶點，大家都想新總統會招待他們。一種桶的檸檬汁擺在那裏，但羣衆的小提桶和玻璃杯簡直令人發怒。他們擁擠着傑克遜到廳邊，結果他的朋友們只有手攔着手保護他。羣衆穿

着雪白的皮靴，隨便的站在披着洋緞的傢具上面。法官多利亞頓當時的情形說：「我從未見過這樣盛現象。流氓之王的統治似乎已經得勝了。」

傑克孫的理想

傑克孫是美國少數完全同情平民的總統中的一個。他同情他們，信任他們，一部分是因為他本來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原來傑克孫是在赤貧中成長的。他的父親是個蘇格蘭的布商，來到北加羅林納州的森林中開闢一片農場，傑克孫還沒有出世他便死去了，死後家裏連替他買一塊墓碑的體力都沒有。傑克孫的母親以後在小叔的照顧當管家。傑克孫幼年時代，是生活於困苦和艱危之中，衣衫襤褸，有神經衰弱病，似乎屢次遭人凌辱。他後來的事業性格，敏感和一生同情於被壓迫者，都是發源於童年時代的「不如人之感」(Sense of inferiority)。傑克孫少年時候參加革命，這件事犧牲了他兩個兄弟的生命。

傑克孫對東部資本主義的組織極不信任，這一部分是他的西邊區域環境所變成，一部分是由於他的不幸的私人經驗所致。他於研究法律之後跑到田納西，在這裏他企圖在世界中奮鬥。他買賣土地、馬匹和奴隸，有一個時期還擁有一家雜貨店。在這個區域，律師往往還兼營生意，因為打官司的人，常常用熊皮，蜂蜜，皮革，棉花和土地，付還律師費。

更有甚者，作為一個邊區的律師，種植家和商人，傑克孫認識東部絕對支配着西部的商業。他必須在新奧良斯順河而下出賣他的棉花，玉蜀黍和豬；他必須替他在貴城區維爾的商店買入貨物。在

這四個城市中，市價是經常波動的。他也許遂定單到費城去，但發現那裏的價錢已經漲到很高。他也許遂產品密士失必河到下游去賣，但發覺那裏的市價已跌。在這條路線兩端控制着金融的人們都發財了，可是傑克孫和其鄰近的人則窮窘異常。他以這一件事實為出發點，開始對銀行發生不信任和憎惡——這種不信任是西部的特點。傑克孫認為銀行家的利息太大了。費城和紐約的舒適銀行家有力量傷害因納西的勞苦老百姓，這實在是可怕的現象。

再其次，傑克孫有一種西部的信念，認為平常人能夠有非常的成就。西部的人民，認為一個能夠指揮一隊民團，經營一個農場，並會作一篇很好的選舉演說的人，他便適合於擔任幾乎任何官職。他們絕不贊成政治舞台應該保留給富有，身分高和受過教育的人。獵熊者願與哈佛大學畢業生有同等的權利。他們這種見解也有些道理。傑克孫在因納西是印第安人的鬥士，他的妻用一枚玉蜀黍穗輸製的煙筒抽着煙，她說「歐洲」一個名詞濫用的土音。傑克孫的環境和訓練令他成爲一個偉大的民族領袖。他曾經看見過森林裏的土人擊敗了惠靈吞的身臨百戰的部隊。他曾經看見過自己奮鬥出來的人物如賓頓和克雷等控制着全國大會。他認識西部的偉大力量。

綜言之，傑克孫的主要信條可以總括爲下列幾句話：信賴平民；信仰政治平等；信仰平等的經濟機會；憎恨專利，特權和資本主義財政的糾纏複雜。

擁護傑克孫的民主黨有兩種特有的主要因素。它的大多數黨員是全國農村選民——開闢邊區者，農民，小種植家和鄉下店家。外阿里芬尼斯山西部人口約一八五〇年佔總人口約三分之一，這個區域具有特殊的性質。它在情感上具有高度的國家主義；這新地方受原來十三州少具州的觀念，而步

傾向於同輩。在西部，人們早就承認政治的不平等。每一個自稱的成年男子都可以投票選舉和當選為官吏。在東部，選舉上有很多限制，廢除限制的運動受到保守派激烈的抨擊。這些保守派包括馬薩諸塞州的魏伯斯特，佛吉尼亞州的馬歇爾，和紐約州的肯特。可是阿拉巴馬和密蘇里，印地安那和伊利諾斯，却早有一個白人以致票權。

西部又喜歡一種直接的民主政治。傑克孫的黨徒們攻擊由國會的政黨會議推選總統候選人的舊法，而主張直接選大會的辦法——這種辦法在一八三六年便穩固地建立起來。他們贊成由選舉的法官任命法官。最後，西部的農村選民對一套新的政治要求發生興趣。他們不喜歡受東部控制着的銀行制度；他們擁護負債者以反對債權人；他們憎恨自汽船和銀行特權以至買賣權的一切專制的東西。他們希望廉價和佔得容易的取得公地的權利。

傑克孫派民主政治的其他主要威脅便是東部城市的窮苦羣衆。工廠受禁運，一八一二年戰爭和保護關稅的刺激，開始在新英格蘭和中部各州居於重要地位。麥里密克河谷和魏伯絲維頓斯的地帶變成繁盛的紡織中心。馬薩諸塞州的羅徹爾，在一八三〇年有工廠職工五千人。到了那一年，紐約二十萬人民中，有大部分是工廠和鑄鐵的工人。大部分移入的人民——英國人，愛爾蘭人，日耳曼人——發覺民主黨比較自由黨更符合他們的胃口。這個新的工人階級迅速把紐約從一個聯邦派的城市改變為一個民主黨的城市，並把愛城和皮次堡造成爲傑克孫派作風的中心。他們在這個傑克孫時代組織許許多多工會，並在像暴烈的勒草特一類的領袖領導之下，激烈攻擊根據舊派法律處罰罷工的反動法庭。一八三六年傑克孫在全國賭場創立十小時工作制，他們予以熱烈的讚揚（按當時馬薩諸

鑿工廠，工人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每週工資五元）。

傑克孫的措施

傑克孫執政時，立刻把他的主要理想付諸實施。他反對國會把款項撥作地方築路和開濬運河之用，他以他的「梅斯維爾否決案」尖銳地防制這種對於國庫的剝掠——不批准在肯達基州由梅斯維爾築一條路通達萊辛頓。當南加羅林納企圖廢止一八二八年的保護關稅時，他以嚴厲態度對付之。在一八三〇年傑斐遜紀念日的宴會上，傑克孫的眼光正視着南加羅林納的領袖柯爾豪恩，敬他一杯酒說：「爲我們的聯合乾一杯——這種聯合是必須保持的。」當南加羅林納繼續登幹時，他便表示這件事極爲嚴重，派遣司考特將軍率領一隊海軍到查斯頓去，發表一篇宣言，在這篇宣言裏面，他宣布「凡以武力從事折散聯盟者卽爲賣國。」他當時準備必要時處柯爾豪恩以死刑，後來他悔恨沒有這樣做。魏伯斯特以一篇動人的演說戰勝了南加羅林納州在參院的主要參議員海恩。魏氏的結論是「自由與聯合，現在與永久，統一與團結！」這一句話成爲全國的呼聲。幸而南加羅林納州不能把南部聯合起來，故當愛好和平的克雷想出減低關稅的妥協辦法時，南加羅林納州便放棄廢除保護關稅的主張。

傑克孫曾與第二合衆國銀行苦鬥而戰勝之，推翻了東部財政和專賣權力的衝城。這家銀行的主人是老練的比特，受克雷和自由黨人所支持。一般的說，這家銀行經營得很好，對國家有很有價值的貢獻。但傑克孫嚴厲否決一個再給它以特權的法案。然後，他把政府存在這家銀行的款項提出，改

在於重要的州銀行，這樣可以接收中央機關的贖權。無疑的，這銀行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無疑的，它也是一個私人的專利機關，使裏面一小部分的人發財。社會上是推舉傑克孫的，他雖然必須努力苦鬥以求全黨支持他，可是他的主張結果是發生作用了。

在外交方面，傑克孫總統的主張也是斬釘截鐵的。當法國延緩某項借款的清償時，他主張佔有法國的產業令它就範。當台薩斯背叛墨西哥，呼籲美國予以吞併的時候，他很聰明，採取觀望的態度。直至他第二任總統的末期，他還擁有很廣大的人望。

民主黨的其他傾向

在傑克孫時代，民主的潮流比較傑斐遜時代還要高漲。成年男子選舉權意味着增加對於國事的關切。一八二四年總統選舉時投票總數僅三五六,〇〇〇票；一八三六年增到一,五〇〇,〇〇〇票；到了一八四〇年增到二,四〇〇,〇〇〇票——七倍於十六年前的數字。這種票數的增加，一部分是因為人口增加，但大部分是因為投票的開放和人民對於政治注意的加強。至此總統選舉人 (Presidential electors) 不由各議會推出，而由選民普選。在國事上，職位較迅速的輪流成爲一種慣例。傑克孫坦白宣布他贊成這種辦法，免去許多政敵的官職。他免去敵黨官職雖沒有以後的總統來得兇，但他接受了瑪西 (William L. Marcy) 的原則：「戰利品屬於戰勝者。」

禮節越來越民主化，越來越不正式不拘泥。一般人都嗜烟，喫飯來得快，看書的好奇心，自負和誇張的流行，北部城市的匆忙——這種種令外國的觀察家不勝驚訝。美國的文化也以輕率 and 粗魯爲

其特徵。現有的職業比較人命更為重要，這在一個迅速發展的國度當然不是奇怪的事。輪船火車對於安全很少加以注意。決鬥曾經成爲尋常的事，而在南部和西部，自由使用匕首和手槍的家族械鬥也極爲平常。在法庭和法官不可靠的區域，私刑從而發生。當哈里遜於一八四〇年被自由黨人選舉爲總統時，自由黨必須說他是一個住在木屋裏喝着果汁的粗魯的墾荒者，其實哈里遜是一個受過教育 and 富裕的斯文人，他在辛辛那提有田二千畝。

生活在許多方面都趨民主化。一種廉價的報紙產生了。一八三三年，卡查敏·台氏模仿倫敦的辦士報，創辦廉價的紐約太陽報 (New York Sun)。二年之後，賓內特創辦黃色的紐約前鋒報 (New York Herald)，獲得更可觀的成就。一八三〇年「婦女雜誌」(Godey's Lady's Book) 創辦於費城，故這第一種通行的雜誌也是傑克孫時代的產物。三年之後，第一種通行的文藝月刊「紐約人」(Knickerbocker) 出世。在教育方面，爲了三個沒有派別，用稅款舉辦的公立學校，曾經發生劇烈的鬥爭。馬薩諸塞州的曼恩是當時的領導者。這次鬥爭的劇烈程度，實際上遠甚於後人所想像的。一方面是民主和入道主義的人物，知識工人，加爾文教派和一神論者；一方面是貴族，貧困的保守派，馬丁路德教派，天主教徒，支持教區學校的教友派，許多種植家和農民，以及私立學校的教師。經過劇烈鬥爭之後，各州先後表示明顯的態度。一個新英格蘭人說：「讀書使頭腦腐蝕」；一個印第安人要求在他自己的墓碑上刻上這一句話：「這裏長眠着一個自由學校的敵人。」可是中部各州跟着制定准許任何郡城抽稅舉辦公立學校的法律，而西部則強迫地方必須這樣做。

當邊區向西移動的時候，甚至宗教也變成民主化了。在西部發達着的教派是浸信會，監理會，甘

普貝爾教派和長老會，他們的政府形式是民主的，而且民主的色彩與日俱增。文學方面也表現民主的傾向。白里安特，古柏，和埃爾維恩，都是傑克孫的熱心擁護者。古柏所著有關東部社會的書，和埃爾維恩所著有關荒漠的西部的書，一樣的都強調着民主的思想，克羅克特的「自傳」（一八三四年）和朗斯特利特的「喬治亞風景線」（一八三五年）啓示着邊區的影響力量。賓克羅夫特的「美國史」第一卷坦白地擁護傑克孫。

第九章 西部與民主

移動着的邊疆

自初期始即影響着美國人生活最大的一種力量是邊疆。邊疆人口稀少（每平方哩不過六人），他們主要的工作是開闢土地以便建立家屋。美國人口自大西洋橫斷大陸向西移動，這對美國人的性格有極大的影響。美國的邊疆不只是一條線，而是一種社會的進程。它激勵個人的創造力；它為政治和經濟的民主而存在；它把人們的舉動粗野化；它粉碎了保守主義；它孕育着地方自決而同時尊重中央政府的精神。

當我們想及美國邊疆的時候，我們便想及美國西部。可是沿大西洋岸的地帶是最初的邊疆；一七九四年至一八〇〇年間自較舊的新英格蘭吸引到四萬個移民的緬因州，在革命之後是一個邊疆。第二個邊疆是海岸河流水源和阿巴拉契安山脈一帶。到了革命結束時候，紐約州的西部，賓夕法尼亞州的魏俄明河谷，皮次堡一帶，田納西州的東部，和喬治亞高地，都成了邊疆。到了一八〇〇年，密士失必河谷和俄亥俄河谷成爲第三個大邊疆。「亥俄，去吧，我們浮着俄亥俄河流下去吧，」(Hi-o, away we go, Floating down the river on the O-hi-o) 成爲千千萬萬移民的歌聲。憲法寫成後的那年春天，波特南率領第一批移民西行建立了馬里埃達，這樣便開闢了一個約佔地二百萬

莫敵的區域，由國彩給俄亥俄公司。同年，另一批土地據家建立了辛辛那提。同時，人口迅速向肯達基州和田納西州湧進。和平後第一年，一萬個移民進入肯達基。據一七九〇年第一次全國人口統計，肯達基和田納西共有人口逾十萬。

西進的洪流，沒有停息地汎濫着整個的西北和西南。到了一七九六年，肯達基和田納西都是羽毛巴豐的州份，而俄亥俄沿着賓夕法尼亞邊境和俄亥俄河有一條移民地帶，也幾乎成爲一個成熟的州份。到了一八二〇年，西北的印第安那和伊利諾斯，西南的阿拉巴馬和密士失必都成了州，第一個邊區與歐洲有密切的連繫；第二個邊區關聯着海岸的殖民地；可是密士失必河谷是獨立的，它的人民不是看向東面而是展望着西部。

邊區的移民

自然的，邊區的移民種類極爲複雜，但大多數初期的觀察家把他們分成三大類。走在移民隊前頭的獵戶。英國旅行家福特翰描寫較粗野一類的初期移民常常是未婚的人：

他們是勇敢耐勞的人；住居在簡陋的茅舍裏，當他們和印第安人作戰時，便利用這種房屋設防。他們雖然憎恨印第安人，但服裝和舉止都和印第安人很相像。他們不修篇幅，但極爲客氣，對生人很和藹，同時也忠實可靠。他們種植一些玉蜀黍，南瓜；養一些豬，有時每一家養一兩隻牛和兩三匹馬。可是來福槍是他們最重要的東西。

當他們聽見隣家的槍聲時，那便是移動的時候了，古柏在其所著的「牧場」中，對在納帶班坡聚

荒的獵戶和森林中的生活，描繪出一幅很生動的圖畫。這些人善用斧頭，來福槍，鋸和釘等；他們開闢小徑，建築第一批的木屋，驅逐印第安人，爲後來移民開路。

第二類人福特翰稱爲真正的移民，「獵戶和農民的混合物。」他們不用茅舍而造木屋了。這種木屋有玻璃窗，有像樣的煙囪，和隔間的房間，與英國的田舍同樣的舒適。他們不用泉水而自行鑿井了。勤勞的會迅速開墾林木之區，燃燒木材爲炭酸灰，並製其枝幹腐爛。他自種五穀蔬菜和水果，在森林中獵取鹿肉，野火雞和蜂蜜。在河流中捕魚，並且飼養一些豬或別的牲口——他很少會替其孤獨和粗野的生活發愁。野心大一點的人，則購買火片賤價地皮，到了地價高漲時，他們便把地出賣然後向西移動。這樣他們讓地位給後來的第三類也即最重要的一類移民。

三類移民所包括的不單是農民，同時還有醫生、律師、店家、編輯、教師、機工、政客和地皮投機家——構造一個有力社會所需要的一切分子。但農民是最重要的。他們建築較前人更大的穀倉，然後又建築更堅固的磚屋或骨架屋。他們築起更好的籬笆，買入改良的牲口，更技巧地耕殖他們的土地，播下更多的種子。有些人創設麵粉廠，鋸木廠和蒸溜廠。他們鋪築良好的公路，興建教堂和學校。當城市繁盛起來的時候，這第三類移民許多成爲銀行家，商家或地皮商人，都是有資產的富人了。簡言之，他們代表美國的文化。西部發展得很快，大部分不可思議的改變都在數年內由這第三批人完成了。一八三〇年的芝加哥只是一個沒有希望的貿易村鎮；可是在它的第一批移民遠徙的時候，它已變成世界上最大和最富城市之一了。

許多不同的民族在這新的西部混合着他們的血統。南部高地的農民很佔重要地位，這一脈出了林肯（Abraham Lincoln）和達維斯（Jefferson Davis）都是同一年在肯達基的木屋裏出世的。頭腦頑固的蘇格蘭——愛爾蘭人，儂樸的賓夕法尼亞的日耳曼人，富進取心的新英格蘭人，以及其他種族的人民，都參加西部的墾殖事業。這各種人民有兩種共同的特點——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到了一八三〇年，過半數的美國人，是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長大起來的，他們沒有或者很少帶着舊世界的傳統和習俗。西部的人是必須自立的。人們對一個人的評價不以門第高低，承受財產的多少或受教育年期長短為標準，而是以他能夠做的工作為準繩。人民能夠用任何儉樸的人所能付的代價取得農田；一八二〇年以後的官地，每英畝可以用一元二角五分錢購得，而在一八六二年之後，則只要你願在那兒住下去，你便可以獲得地皮了。人民在這種地方可以容易獲得工作的工具，他們可以跟着國家長大起來。這種經濟機會的平等，培養出社會和政治平等的意識，予天生的領袖們以迅速邁進的機會。這裏還須補充的，便是海洋實際上也是另一個邊區。海洋對美國人性格的影響很大。當時船隻是小型的，船員的人數也少，同時漁船和捕鯨船都是以合夥的方式組織的。東部的船員，和西部邊區的獵戶與農民一樣，都需要有創造力，勇氣，個人的精力和耐苦的精神。

邊疆的美德和缺點

由於習染和互相仿效，這種民主風氣和個人主義成為這年青共和國各城市中的顯著特點。柯伯特所讚美的公正的獨立，即刻令到紐約和費城的歐洲旅客震驚。這些觀察家注意到工人們領工資時不

脫帽也不說聲「先生」。司關者接受僱用時的神氣，好像是施惠與人一樣。柯伯特讚許似地提及美國的僕人不穿着制服，平常與主人同桌用膳，他們不叫傭工而稱為「幫忙」。他在美國只看見兩個乞丐，而且都是外國人。愛麥生的道地美國論文是論及「自信」。他說當日最典型的美國人是一個往西行的人，輪流幹着農民，店家，地皮商人，律師，國會議員，和法官等等職業。這並不形容過甚。美國內戰時的一個能幹將領余曼，曾經是軍校學生，墨西哥戰爭中的軍人，舊金山的銀行家，里文華斯的律師，肯薩斯邊區農場的經理，路易斯安那一個軍事學校的校長，然後又再度當起軍人來。

邊區有美德也有缺點。一般地說，邊區的人都不受約束，不守紀律，和過度的自信。一八一二年戰爭中許多軍事上的失敗，都是因為邊區的人不願受訓練和支配。受過邊區訓練的美國人，做起事情來都是匆促而粗淺。他們在匆促中造粗糙骨架房子，而不是耐久的磚石建築物。他們造粗陋的路，造活動的橋。他們對於土壤，與其說是開墾，無甯說是劫掠。紐約的火警鐘聲整夜地響着，因為它的房屋好像火絨一樣地燃燒着，而一八三六年紐約城的兩家最大商行實際上是倒塌下來的。火車互撞和輪船爆炸是常有的事。自然的，人們很不注意禮貌和文化；邊區沒有閒暇來顧到這些。最壞的是，邊區的犯罪事件極多。社會上的一些壞人湧到西部邊區來。人們養成一種不羈的壞脾氣，喜歡用拳頭和手槍來解決他們間的爭執。這裏的法官，需要有一般腦筋和機警的手段。

與印第安人的戰爭

邊區人民不守紀律的特性，在對印第安人的關係上特別召致悲慘的後果。他們經常地破壞條約，蠶食印第安人的土地；他們毀壞印第安人衣食所賴的獵獸，有許多人碰到紅種人即刻予以殺害。當印第安人謀自衛時，戰事於是爆發。當然，未開化者往往是被侵略者，可是白種人無情的西進浪潮的確是許多衝突的主要原因。最激烈的血戰是在南部與克里克族之戰，傑克孫在此打了一個血腥的勝仗；在佛羅利達沼澤和叢林中與西敏諾族之戰；和在印第安那與台扎歐黨人之戰。

年青的林肯是黑鷹戰爭中的一個上尉。黑鷹的族人代言人曾向政府割讓約五十萬英畝的土地。這位酋長和該族的大部分人不承認這種割讓有效。黑鷹在武力威脅之前，從他在伊利諾斯種玉蜀黍的土地退到密士失必河的西岸。可是他的族人受饑饉所迫，翌年春天再渡密士失必河以求與在威斯康星州的友好的溫尼巴哥斯族聯合，從事玉蜀黍的種植。他仍很天真地深信其和平的意向可以得人理解。可是白種人立刻向他們進攻；黑鷹退却求和，但二千民團置之不顧。黑鷹的族人被驅經過威斯康星南部，再度到了密士失必河邊，在這裏當男婦老幼企圖渡河時，給無情地殺個落花流水。一個來福槍手寫道：「自擊小孩和傷者他受痛苦，實在是一幅可怕的景象，雖然他們是野蠻的敵人。」

把東部印第安人向密士失必河以西的大平原總遷移的計劃，在門羅總統任內便正式採用，傑克遜總統即予以熱烈的執行。國會授權總統以西部土地與印第安人從前所有者交換。這樣便劃出一個「印第安園」，最初是從加拿大以達台薩斯。北部的印第安人遷移到這個區，這有發生重大困難。可是南部的印第安族較大較強，他們進行頑強的抵抗，結果便演成了悲劇。所謂「五開化種族」——克里克，卓多，齊卡索，亦那基，西敏諾爾——都留戀着他們的故園。他們中有許多人，尤其

是古里克族和赤羅基族，都是極的農工。他們建築良好的房屋，飼養牲口，設立磨坊，並送子女到教會學校受教育，他們緊纏着他們的土地直至最後，有些只賴武力纔能驅之使去。他們要徒大都是用貨車或靠步行，因為遭饑饉疾病和露宿的磨難，所以死者極衆。但到了一八四〇年，密士失必河以東的印第安人，幾乎全數都移到他們的新家。

密士失必河谷是國內最富饒和最優異的地帶，印第安人這次遷徙，使這一帶地方都有人居住。密士失必河以東的最後一個州威斯康星於一八四八年歸入聯邦。在此以前，密河以西已經建立了一列州份，因為在密蘇里於一八二一年加入以後，阿肯色於一八三六年建州，十年後衣阿華也步其後塵，「明尼蘇達地方」則於一八四九年組成。一八三七年的恐慌，大部分是西部過度發展所致，妨礙向西的移動，但並不是很大的妨礙。刈穀機發明人麥柯密克於一八四七年在芝加哥設廠，開始製造刈穀機，使西部草原愈易生滿了五穀。鐵路也開始建築，不久平坦區域就有鐵路網了。一八五四年，每天有七十四列火車開入芝加哥，這個城已經誇耀着它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穀市了。那一年，加侖納和芝加哥鐵路每月運三千個移民到衣阿華州，同時還有數千人由公路行進。日耳曼人，斯坎的那維亞人和英國人充滿着上游河谷，並在台薩斯或阿肯色成立家庭。一八五四年一個英國的觀察家來到明尼蘇達的聖保羅城，他看見當地的情形不覺愕然，原來這個城人口七八千，竟有旅館四五家，完善禮拜堂六座，河畔碼頭每年靠泊輪船三百艘，而且有一築有人行道的好街道，高大的磚砌倉庫，大小商店中貨品之多，可以與聯邦中任何地方媲美。」新西部的領袖們，如伊利諾斯州的道格拉斯和林肯，密蘇里州的阿基生，密士失必河的達維斯，和孤星州 (Texas State) 的家斯

頓，都在一八五〇年以前便佔重要的地位。

近西的殖民地

在密士失必河谷的開發中，主要的部分是由幾條運輸的大通道擔負起來。到西部的第一條大動脈是康伯蘭路，一八一一年開始建築，大部分經費由聯邦政府負擔。這條路由康伯蘭起，越山至俄亥俄河沿岸的惠靈和珍斯維爾，最後推進到伊利諾斯州的萬達利亞。工程全部完成時，全線長約達六百哩，寬六十呎，中間二十呎是根據麥克亞當的原理建築的。西部的郵件在這條「國道」上傳遞。沿路相當距離有客棧以便行旅。殖民者的洪流是不停息的，就是夏季也絡繹道上。一個觀察家於一八二四年寫道：「數以百計的家庭很舒適地向西移殖。來自西部的畜商驅着他們的牲口東行求市，景象萬千，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這條大道可以比擬通都大邑的街道——行人有徒步的，有騎馬的，還有坐車的，都在舖平的路面上混雜着。」這條路在惠靈地方與俄亥俄河連接着，此河也成爲擁擠的行旅動脈。最初在河上行駛的是平底船，駁船和方舟，以求適應潮流，運輸穀類，鹿肉，豬肉，皮毛和麵粉到下游的新奧良斯。後來尼古拉斯·羅斯福建造一隻輪船，於一八一一年自皮次堡駛至新奧良斯，然後又駛回頭。不久，便有許多人模仿他的辦法。

但到西部最著名的通路是厄里運河，把大湖 (Great Lakes) 與哈得孫河和大西洋連起來，這樣便成爲進入大陸心臟的水道。早在十八世紀時候人們便在夢想着這樣一條運河。它可以使移民和商人繞過荒野的阿巴拉契安山脈。但開濬一條將近四百哩長的運河工程非常浩大，許多領袖人物都不敢

着手。最後一個有魄力的紐約人克靈頓推動一項運動，把這個希望實現了。他擔任州長後，於一八一七年開始澹築運河工程，經過多年的慘淡經營，此一「克靈頓渠」卒告完成。一八二五年一個狂歡的慶祝會歡迎着第一批船舶的行列，而克靈頓在人羣之前把一小桶厄里湖的水倒入大西洋。這條運河——它令巴法羅成爲繁盛的港口，令沿河的新城市如雨後春筍般的茁長起來——鞏固了紐約在美國商業和財政上的領袖地位。

但此此還重要的，便是它對於西部發展的貢獻。新英格蘭人和紐約人組成一不息的川流向西移動。這個移民的洪流使克利夫蘭，底特律和芝加哥變成熙熙攘攘的城市，並使西北的大部分帶着顯著的美國土風。它本身負責美國人口的大播遷，對於拯救聯邦也有很大的助力，因爲在內戰爆發之前，它已經把密士失必河上游河谷和大西洋沿岸的北部諸州緊緊地連繫起來了。在這一方面，賓夕法尼亞州的運河系統也與有功焉。原來賓夕法尼亞州人民受「克靈頓渠」的成功所刺激，花了四千萬元建築運輸系統，把費城與四百哩外的皮次堡聯絡着。他們一方面利用江河和運河，一方面用一組斜面的工程克服阿里芬尼斯山的高度，以蒸汽力拖着船隻，貨物和旅客上去。這是一樁英雄的事業，它雖幾乎令賓夕法尼亞州破產，可是它的功用很大，幫助這一州成爲領袖工業州份之一。

人口移動大約與緯度成平行之勢。移入阿拉巴馬州和密士失必州的多數是南部人；移入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多數是北部人。這兩道人的洪流在俄亥俄，印第安那和伊利諾斯等區域匯合。南流沿俄亥俄注入，北流沿厄里運河和大湖注入，和平地混合起來。這兩種人互相通婚，而且與歐洲人通婚。像哥倫巴斯，印第安那波利斯和春田等城市，都是這兩種人所合力建立的。「民主的流域」

從此形成。

外密士失必西部

當我們轉移視線看看密士失必河以西的廣袤區域時，我們發覺這個殖民地是一篇更有聲色的故事。它之所以聞名於國內，是因為一個探險隊到過那邊。這探險隊由兩個富有邊疆經驗的弗吉尼亞人路易士和克拉克領導，由傑斐遜派到太平洋岸去考察。這一樁在地理的發見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的著名工作，只由聯邦政府撥款二千五百元！傑斐遜對於西部的新奇事物很有興趣。他曾經長篇大論地寫着他所羨慕的印第安人，寫着俄亥俄河谷所發見從前巨獸的遺蹟。他派遣路易士和克拉克到蠻荒去，他有兩個目的。在科學的考察之外，他希望探險隊替美國的皮毛商人開發密蘇里河一帶。當時那個區域的印第安人帶皮貨入加拿大去賣給英國人。傑斐遜認為他們把生皮順流而下售給美國人必更為容易。

這兩個目的都達到了。路易士和克拉克溯密蘇里河，越過洛磯山脈，然後順哥倫比亞河到太平洋岸，完成史詩的探險工作，這種工作被稱為「世界史上最完滿的成就。」他們沒有碰到真正的險阻。因為他們避開好戰的希奧克斯族。他們在十八個月中行了四千哩，把這個區域小心地測繪和描述。他們又奠定基礎，使美國的商人能夠與多財善賈的英國皮毛商人競爭。他們回來不久，克拉克便協助「密蘇里皮貨公司」的創立，並在沿河一帶設立探壘網。這種事業繁榮發達起來，不久以後，阿斯特約有力的美國皮貨公司打進了西北區。這公司的大部分貿易是在大湖一帶，但阿斯特下

決心想在哥倫比亞河口樹立一個貿易站。一八一一年，他的一隻船叫「東奎恩號」的繞霍恩角北駛，發見了阿斯特利亞（後來埃爾維恩便是根據它寫了一部輕鬆的書），同時由陸路橫渡大陸的另探險隊也於翌年到達同一地點。

這是一個好的開頭。西部的開發和其商業，固爲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的三樁有聲有色的事件而加速起來。第一件是沿聖大非小路到極西南部貿易的開始，此項貿易當時操諸墨西哥人手中。一個有雄心的密蘇里州人貝克納爾，聚集了七十個做生意人，把貨物用騾馬馱着，旅行八百哩艱險的路程，到墨西哥的哨站聖大非求售，獲利頗大。翌年，他採用貨車來跑這條長途了。其他的商人也學他這樣做。至此聖大非小路已經通行。跑這條路的商人，常常碰到許多危險，因爲他們經過的地方大部分是半沙漠，必須受熱旱所煎逼；他們必須渡過湍激的河流；他們隨時有遭印第安人襲擊的可能。八十人至一百人的大隊是相當安全的，但十人或二十的一小羣往往會爲印第安人所乘。這些邊疆的先驅適時地開闢一條路，這對於替國家爭取西南部有很大的貢獻。

第二件出色的事是洛磯山皮貨公司成立於一八二二年。它是聖路易一個民間的將領阿須里所倡辦的。阿須里徵求一百個青年湖密蘇里河去探源，並在其上游居留一年至三年的時間。這是不靠與印第安人貿易而靠自己捕獵的第一個皮貨公司。在它的職員中，有一些西部開發史上的名人，包括卡爾遜和司密士。卡爾遜是獵人，對付印第安人的戰士，巡邏者和西部探險的嚮導，他所經歷的險阻使他的生命變成了一部傳奇。司密士則是一個沒有人能夠凌駕的探險家。第三件事是一八二三年湖密蘇里河的軍事遠征，其目的在恐嚇阿里加拉族和其他殘暴的印第安人使其就範。這個「密蘇里軍

團」由政府 and 聖路易皮貨商人混合組成，表明美國決心保護它的皮貨搜尋者。

滲入遠西部的工作，教會的活動也有極大的助力。教會對邊疆的工作，久就居於活躍的地方，可是一八三一年發生一件奇怪的事，使他們對邊疆工作的熱心得到新的刺激。哥倫比亞河上游的印第安族，已經從英國商人方面學得一些宗教的基礎，此時希冀得到進一步的報導。他們派遣四個領袖人物聖路易找克拉克，求索「天堂」。教會刊物發表這個消息以後，引起大家的深切注意。基督新教會派遣幾個傳教士和支援隊伍到極西北，在威拉密特河谷成立一個教會，在蛇河與哥倫比亞河匯合處的附近又成立另一個教會。這項工作的領導人物是虔誠的惠特曼博士。這些教會做了很多工作，把印第安人基督教化。他們設立模範農場，教導入教的印第安人怎樣建築房舍，開墾田地和種植穀物。他們所寫關於當地景物和氣候的信件，又引起了他們的親友的興趣；不久，移民的常年隊伍渡過平原和山嶺到奧勒岡區。

奧勒岡路

由密蘇里河旅行到哥倫比亞河的第一批探險者模糊地循着一條路線。這條路線一個時候明確地稱為奧勒岡小路，到了四十年代的中葉竟成一條大公路。它長二千哩，隨處都是險阻。它自密蘇里河岸的獨立城開始，經過平原到洛磯山，由其較低的南峽口爬過，繼續伸展，經過不毛和多山的地帶到蛇河上的賀爾登，從此小路便穿過幾乎不能通過的藍山脈到烏馬底拉河以達哥倫比亞河。還有一條路線在大鹽湖以西通達加利福尼亞。第一批啓程到太平洋岸去的移民係比特威爾所推動，總

對有男人和孀孀約八十人，他們穿過蠻荒，於一八四一年成功地抵達奧勒岡。這是一個驚人運動的前衛。一八四三年發生了一「人民大移出」。當時有二百個家庭共約一千人渡過平頂山和山嶺，他們的目的地來。他們的牛隊，每小時跑二哩，天氣好的時候每天可跑二十五哩；天氣壞的時候只能跑五哩或十哩。到了一八四五年，循奧勒岡路線的人的小溪變成了一條人的洪流。那一年到威拉密特河谷的人約逾三千。

奧勒岡運動是史詩一般的移民運動。「跟上去！跟上去！」的聲音在清晨的空氣中響着；由精選領袖率領着的軍隊排成長長的行列開始向前移動了。薄暮時分，他們便停下來宿營？圍成一個大圈，車輛，行李和男人在外面，女人小孩和牲口在裏面。步哨在崗位上謹慎地警衛着。在路上，他們煮食物，洗衣服，同時還繼續戀愛，繼續生小孩。身體羸弱者死於途中，埋葬在沒有標誌的墳墓裏。當困乏的牛和騾不能再拖重載時，寶貴的東西必須棄置路旁。當遭受印第安人，灰熊，可怕的虎烈拉或埃天氣襲擊時，這行旅便成爲曠日持久的苦難。但有些人則認爲這是與高彩烈的行動。有一個人寫道：「整七變幻的風景，草原上的牲畜，印第安人，油間的槍火和獵聲——那是一次長程的郊外遠足！」這大衆運動使奧勒岡成爲一個美國人的社會，在它歸入合衆國的著作上盡了不少外交的力量。這運動把此邊遠地方有效地殖民，故到了二八四九年這塊地乃組成一個區域，不過十年以後又一躍而爲一個羽毛已豐的州份。

摩爾蒙教派的播遷

西部最驚人和最重要的宗教性殖民是猶他州的摩爾蒙教派。美國個人主義，不惟國教，和福音派的傳統氣習造成了許多奇異的教派。它們大都身處現有團體的分支。但摩爾蒙教派完全是個嶄新的組織。此教派的創造人是斯米士，其大本營後來遷到伊利諾斯。他們在密士失德河岸建築一個繁榮的諾拉城，創辦一間大學，並開始建造一個大寺院。他們又採用一夫多妻制。因為反對舊律制度和這種宗派，同時又有經濟上和產業上的禁忌，結果引起了一次暴動。暴動結果把斯米士和他的兄弟從那監獄中提出來吊死；不久，摩爾蒙教派——此時由露軒的楊格領事——搬遷到伊利諾斯州。他們渡過密士失德河，決定到墨西哥尋覓和平與安全。

結果便是對大家所認為荒蕪之區的輝煌的開發。楊格率領他的羣衆橫渡平原，進入大鹽城流域。在這高山圍繞着的地帶，他發見肥沃土地，一種適合健康的氣候和足夠灌溉用的水量。他指導羣衆開墾田地，選擇最好的地點，並計劃與東部的交通路線。不久全個區域都有水渠。楊格施用細裁權力，可是他的聰明和善意令它可以受人容忍。他和他的教會職員組織猶他產品的買賣制度；他們控制着這個殖民地，選擇新城市地址，並派遣適合需要的工匠；他們使鹽湖城有寬闊的街路，有一條條閃耀着的小河，有時附加尖塔——成爲美國最輝煌的地方之一。這是美國實行計劃經濟的第一次經驗，而且這一次是成功的。一大多數制確證了一點事實，聯合一個健全的殖民目的——因爲婦女在傳教者中佔多數，而邊區沒有地位可以容求結婚和沒有子女的女人。到了一八五〇年，猶他組成爲一個區域。

台薩斯的歸併

台薩斯的歸併以及從衰弱的墨西哥征服到加利福尼亞和西南部，其結果使美國的幅員遠及西海。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數年之內，美國的領土擴展到美洲大陸最富饒和風景最佳的區域。許多作家認為美國從墨西哥奪得台薩斯是一種不道德的侵略，羅威爾說南部都想得台薩斯不過想得其奴隸而已。這不是公允之論。這塊土地之歸入美國是一種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過程所使然——這過程可以叫做「顯明的命運。」

台薩斯最初是墨西哥共和國的一部。這塊地方大小與德國差不多，而只有少數的牧人和獵戶。最初，它吸引了許多美國人和英國人。奧斯丁於一八二二年在這裏樹立第一個英美殖民地。免費土地是主要的動機。墨西哥政府之沒有效率，腐敗和暴虐，使移入的人民起而叛變，經過幾場戰鬥之後，腐敗獨立。一個插曲便是墨西哥人攻陷了邊境東境奧斯丁一個聯合叫阿拉摩的，在這裏每個防守的美國人都被殺了；「特摩派拉這存有僅存一人；阿拉摩則歸於盡。」台薩斯共和國建立後便是發達，吸引到很多新的美國移民。在某一個時期內，美國拒絕將國歸併它的任何提議。可是為了一些原因美國人的主意漸漸變動了。第一，他們認為向人煙稀少未經開發的西部發展的義務。第二，他們認為台薩斯人是開拓，其天然地價廉宜是在美國版圖之下。第三，他們深恐美國會干涉台薩斯，把它作為保護國。第四，台薩斯的礦產正在顯露着。老部人想在台薩斯出賣農產品和製造品；船商希望他們的船隻可以在到加爾凡爾頓的航程上獲利；新英格蘭的紡織廠主希望得到台薩斯的

廉價棉花。許多南部人想移居到這裏來，可是又不願離開美國旗。

在一八四四年美國選舉時，大多數選民已經表示他們準備把這個小共和國收入聯邦之內，翌年年初台薩斯便實行歸併入美國。

墨西哥戰爭和加利福尼亞與新墨西哥的取得

同時，許多美國人又想用同樣和平的手段取得加利福尼亞的控制權。因為加利福尼亞的特殊地位，他們認為這個希望可能成爲事實。加利福尼亞只有稀少的二萬一千或一萬三千人口，緊緊地靠着太平洋海岸。他們沒有貨幣，沒有軍隊，也沒有政治經驗。他們身體裏面有西班牙的血統較墨西哥的血統爲多，他們自認在體格上和智力上是優越的，自認只在名義上附屬於墨西哥。的確，如果不是因爲他們的家族情誼和南部加利福尼亞與北部加利福尼亞間的爭執，他們早就脫離墨西哥了。墨政府沒有在這裏設法院，警察，郵政和學校。加利福尼亞與墨西哥城間的交通是稀少而無定的。墨西哥坦白承認它的主權是有名無實的，故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葉有將加利福尼亞賣給英國的意思。在這裏的美國人一年一年地增多，勢力也一年一年地長大。美國人的船隻在很久以前便在海岸一帶經商，移民想在有好氣候地帶墾殖並從麥和牲口身上獲利的早已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越過山嶺了。到了一八四六年，加利福尼亞有外僑一千二百人，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無怪有些人認爲美國如欲取得加利福尼亞必易如反掌——並不需要施用武力。

如果墨西哥戰爭不發生，這件事也許是可能的。這次衝突的遠因是兩國間猜忌日甚，而近因則是

關於台薩斯邊界的糾紛。美國認為這是一次短促而輝煌的戰爭。台勒所指揮的一支美國軍隊聯大墨西哥北部，陷防城市蒙特來，在布恩納維斯達的激戰中擊敗了龐大的墨軍。另一支軍隊由一八一一年一戰英雄司考特統率，在委拉克路斯登陸，西向越過山嶺，於激戰後佔領墨西哥城。司考特在這裏的蒙特來不瑪會堂懸起美國國旗。當和約告成時，美國不僅得了加利福尼亞，而且得了加利福尼亞與台薩斯之間一塊很大的地方叫新墨西哥——包括現在的內華達州和猶他州。在這裏和台薩斯，美國一共獲得了九一八〇〇〇方哩的土地。

美國在這裏還發現一個寶藏。和約批准了以後，人們在加利福尼亞的山間發現金沙。大隊想發財的人即刻出發，有的由海路，有的由陸路，他們尋覓溪澗和峽谷，這裏他們用槽和盤可以淘出寶貴的金塊來。山間滿佈怒吼的帳篷；舊金山轉瞬變成一個茁壯的小都市，充滿着罪惡，奢侈和精力；而加利福尼亞也不旋踵由一個西班牙和美國牧人的無精打彩和富浪漫情調的社會，變成一個擁擠的著名盜格魯撒克遜區域。這一古舊的日子，黃金的日子，和一八四九年的日子，是美國歷史上最有意義有色的時候。加利福尼亞的發展是這樣的快，一八五〇年便歸入聯邦成爲一個州。

取得了西部這一大片新土地，使美國對於各種漠不關心的問題不得不加以注意——例如加勒比海問題；太平洋問題；地峽運河問題；最重要的是，有蔓延整個區域之勢的奴隸問題。

第十章 區域鬥爭

奴隸：「特殊的制度」

內戰爆發前六年，一位精闢的紐約觀察家歐姆斯斯通總會調查士失地參觀一個第一流的植棉場。他見到一座高麗的工廠，附近有大约一千四百英畝地種着棉花，玉蜀黍和其他農產品，還有二隻豬。那裏有一百三十個奴隸，其中約七十個在場地上工作，玉蜀黍是機器產，九個是主人私宅和馬棚的僕役。他們從黎明到天黑，勞作不休，只有星期日，有時星期六，纔得休息。在夏天，執勤的奴隸們耕種十六小時之久，僅僅在吃午飯時有一點閒暇。伙食方面，每一星期有一籮筐玉蜀黍和四磅豬肉，再加上奴隸們自己種的一些菜蔬，雞蛋和雞鴨。每到聖誕節，主人慷慨地分賞他們些糖漿、咖啡、菸草和棉布。黑人們自己可以到小樹叢中取些柴來在他們的小屋中當燃料，每逢星期日他們可以砍些木塊去賣，得點錢需用。一個黑人工頭在那些人當中走來走去，催促他們做事，手裏揮動着一根鞭子，有時把鞭子打在他的肩背上，白人監工就告訴歐姆斯斯通說：這裏紀律不壞，雖然他剛剛賣掉了一個，因為他企圖刺死他。他說：他的伙計們不常逃跑，因為他們準知道是會給捉回來的。他一看見有誰不見了，就立刻把獵犬放出去追。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農場的典型。歐氏和許多其他觀察家會看到對待奴隸更為苛酷的農場，他也看

與一些對奴隸比較寬厚一點的地方。批評家們反對奴隸，因為勞動時間過長，常常糧食，一遇出賣則妻離子散，慘不忍睹，雙倒剝奪了黑人的教育和進步的機會。投機論人們則辯說奴隸制度，認為它對失業、疾病和老年工人是一種保險，那使他們南方不致發生罷工和勞資衝突的條件，認為它把一種良效逐漸化為惡習後，逐漸毒化了他們的地位。他們對奴隸制度使主人變得任使，使僕役變得忠順。總之，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而言，奴隸制當時是費資少而產多的。歐根斯遜那和「官前的危機」一書的著者赫爾漢都以為奴隸制是南方貧困的因素，可是許多南方人則把南部的落後解釋為受北部侵略的影響。在社會方面，北方人聲言廢奴制對黑人與白人同屬有害。但大多數南方人却以為控制佔有一羣黑人，和保持白人的優越地位，非有奴隸制度不可。

實在說來，無論北方南方，當時美國人中很少是真正懂得這個特殊制度的。原昧關於美洲奴隸制最重要的事實是「黑」奴這一點，它的特點大多是與種族有關的，倒不一定在身分方面。整個制度的作用在於確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而非主人與僕人之間的關係。而且黑人的法律地位雖自內戰和各衆國憲法第十三條而漸趨改善，但黑人中間的經濟和社會關係却無多大變更。

一八五〇年美國的全人口超過了二千五百萬（在其後十年之中較大不列顛人口還多），奴隸的總數是三百二十萬。在弗羅里達和密士失必，他們人類超過了白人。在路易斯安那他們幾和白人相同，在阿拉巴馬他們約為全州人口總七分之二。南方有幾個大區域，那裏的黑人往往不到居民的十分之一；在整個阿巴拉契亞山脈，從馬里蘭到阿拉巴馬，幾乎沒有黑人蹤跡。但南方有些地方黑人特別衆多。在查爾斯北邊，他們佔當地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喬治亞的海岸也佔到百分之八十，在

阿拉巴馬中部約百分之七十，密士失必河下游有一塊地帶他們佔到居民百分之九十。在氣候炎熱，土地平坦肥沃的地方，奴隸人口最多；貧瘠多山的地方就最少。南方人中有奴隸的佔少數。據一八五〇年人口調查，白人總數約六百萬中間，擁有奴隸的只是三四七二五人。雖然大多數黑人是散佈在許多產業上，可是在南方下游地區種植棉花、甘蔗、稻米的區域，三四千巨室竟擁有當地大多數的奴隸，住在最好的土地上，享受着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例如喬治亞州的柯布氏，就擁有一千個奴隸，種有一萬英畝棉田。政治的威權和智識的牛耳也都集中在這些人數較少的貴族手裏。

從一八三〇年左右開始，南北兩地對奴隸制問題的論爭，日趨尖銳，廢除論者，尤其是所謂「自由土壤」(Free-soil) 即堅主奴隸制不得再擴充一寸地區) 的呼聲，在北方諸州響徹雲霄。性情暴烈的夏里遜氏於一八三一年在波士頓創辦了一個出版物，稱為「勇敢者」。和他起了同樣積極作用的，還有福音使徒費尼和煽動家威爾德所領導的俄亥俄州一派有氣魄的人士，和塔潘所領導的一羣紐約人士。所謂「連根帶枝」解放的這個要求，他們提倡最力。保守派對他們施行迫害之後，更像火上加油。一八三七年勒夫喬伊氏在伊利諾斯州的阿爾頓城主辦一家報紙倡導廢除奴隸制，遭受一羣惡徒襲擊，他極力抗拒，卒遭殺害。這事發生後，解放的運動益如風起雲湧，不可遏止。若干民權的事件發生，益發使很多有魄力的人相信這中間實在廣泛地涉及到人類自由的問題。雄辯家波士頓的利浦斯自夏里遜受暴徒襲擊之後便毅然加入解放運動。紐約北部的富豪史密士在烏提加參加反奴隸制會議被人攻擊，也加入了這個運動。這類情形，不一而足。「連根帶枝」廢除論者為民衆熱烈擁護，以這時期為最盛。「自由土壤」派更是趨地皆是。而在同時，南方的許多種植園主

摩里奴律師爲天經地義。詹姆斯·狄爾斯著書辯護它。南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哈靈在二八三五年辯護奴隸制是「我們共和國國基的基石」。柯爾蒙恩氏更引證古代的雅典說：「奴隸制爲燦爛的文化提供了最堅實的基礎」。

從最初起，聯邦的觀察者即已看出，這個地域的爭執危害着聯邦的統一。約翰·昆西·亞丹斯在國會中更屢次對南友警告：它們如果退出聯邦，必將挑起戰爭，而一旦你們這些擁有奴隸的州變成了戰場，無論是哪國，奴隸的叛亂，抑或對外的戰爭，從那時起，憲法的戰爭尤權即將擴張，以至對奴隸制加以干涉。但那個預言終於由林肯證實了。

風起雲湧

關於奴隸制度的爭議，剛好發生在西南部廣大領土因台薩斯問題與墨西哥戰爭而必將歸併於合衆國的時候，故整個局勢，愈益爲之突銳化。用傑斐遜的詩說，就是：「火警的警鐘又在深夜敲響了。在一八四四年以前，法律只准奴隸制在業已存在的地方繼續維持，不受干擾。它的地域範圍曾在「密蘇里妥協案」中加以限定，從未逾越。現在擁護奴隸制的人們竟要求擴大範圍，北方人士乃紛紛反對。他們認爲奴隸制如果局限在一定範圍以內，終會毀滅的；他們說華盛頓，傑斐遜，和其他開國元勳都有如此見解。他們並且指出一七八七年公布的法令，禁止奴隸制擴大到西北部。台薩斯本來就有奴隸制，所以它加入聯邦就是一個奴隸州。但加利佛尼亞，新墨西哥，猶他三期是沒有奴隸制的。當合衆國準備接收這三個州時，賓夕法尼亞州出身的民主黨議員威爾莫特就在「一件撥款案上

作為附件提議：凡從墨西哥割讓過來的任何領土上，永遠不許有奴隸制。衆院通過了威爾莫特提案，但參院加以否決。

從南方人看來，一個地區發給的血液爭取過來，就應該使他們與北方人商榷的平等權；他們把奴隸財產搬到這新地區中正和旁人把機器財產搬進去一樣，否則是不公平的。但在自由土壤派看來，這些處女地上若也肆意實行那種濫發自由企業和他們的道德的制度，是非常難堪的事。在這個政爭中有一個憲法上的問題。憲法已否允准國會能排除或規定奴隸制？國會事實上已屢次通過有關的法律，不過這個法律是空虛的，於是柯爾察恩氏和南方的其他過激分子就揚言說：奴隸制是隨着國旗一同來向美國傳播的，斷不能收回。一八四八年大選時一個很有力的「自由土壤」黨因而說：該黨推舉了布魯克曼為候選人，並在官報總結是將上述樣一句話：「我們在我們的旗幟上大書了「自由土壤、自由憲法、自由工、和自由人民」的字句，並且在這個旗幟之下繼續戰鬥，永遠戰鬥，直到最後勝利可與價值價值的勢力為止。」該黨在那次大選中得票不少票數。民主黨當時對該黨者，大為震驚。墨西哥之爭。那一次大選結果，美國自由黨選了它最後的一任總統——歐文斯為總統。

在那次大選期間和大選以後，人們已可看出，從南方諸州皆可脫離聯邦，也不願屈服於上面所說的威爾莫特案。同時，北方反奴隸制的人們對柯爾察恩所提奴隸制可伸縮與否有新領土的要求，也決不肯讓步。這時亦有一種調解案不可。有一絲溫和分子就提議，把密蘇里曼德案所規定的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界線延伸到太平洋海岸，這界線以北為自由州，以南為奴隸州。還有一個派

和派，提議把這個問題交由所謂「人民主權」去解決。換句話說，中央政府應該放手不管，它應該讓移民者自由湧入新的國土，由他帶奴隸進去也好！不帶也好，等到那些國土應該編為聯邦的州制時，讓人民自己去決定這個問題。一八四九年國會開會時，南方的議員公開威脅，準備退出聯邦。喬治亞州的議員吐姆斯就是其中之一，當他發言反對一個北方議員的提案時，他大聲疾呼道：「這案如果通過，我主張解散聯邦。」

一八五〇年妥協案

當此劍拔弩張之際，議員亨利·克雷（Henry Clay）第三次用一種殫精竭慮的妥協方案，把一個危險的區域紛爭調解下來。他的方案是：承認加爾福尼亞為自由州；新墨西哥和猶他兩地暫不制定任何支持或反對奴隸制的法律；設置一個比較有效的機構，以使逃跑的奴隸歸還其主人；在哥倫比亞區內廢除奴隸販賣；台薩斯州割讓一部領土與新墨西哥之敵，應予以相當補償。根據這個妥協案，雙方都要作相當的讓步。這些意見大部分本來是另一個議員道格拉斯的，不過克雷氏集其大成，而且非有他的聲望、辭令、誠懇態度、和他那高貴動人的人格感召，這些提議是不會通过的。

一八五〇年妥協案通過時的一場辯論，是美國歷史上感人最深的一幕。當時參院中有三個年將就木的國會巨擘——克雷、謝爾斯頓、和柯爾察恩。同時還有許多才智過人的比較年青的議員，如道格拉斯、台維斯、修華德和柴恩。在這些人中間，柯爾察恩和台維斯是反對妥協案的，說它對南方

不公平。福氏辯稱，爲了避免一種悲慘的衝突起見，對於南方人士的怨憤必須有所平抑。他說，南北兩方在維繫的紐帶已經一個個破裂了。美以美教會和浸禮會業已分成兩節。『如果這種遊戲繼續不已，與俱俱增，那同一的力量就會把最後的一根紐帶打斷，那時各州之間除了武力之外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維繫起來了。』這個演說稿寫成之後，他沒有勇氣宣讀，自己趕趕到參院會場後，交把一位南方的議員宣讀出來。另一方面，修華德與奧恩也反對妥協案，說它對北方不公平。但克倫氏受到衛布爾斯特的積極支持。是年三月七日，福氏作了一個強有力的演說，那也是他生平最後一次演說，他不以一個馬薩諸塞州人，不以一個北方人，而以一個美國人的資格，以爲團結呼籲。他宣佈說，和平的分裂是不可能的。他對於這妥協案的支持，很激怒了新英格蘭州的人士，因此是非有高度的勇氣莫辦的；然而他終於這樣做了，那是一個政治家的行爲，也是他對於國家最後一次偉大的貢獻。克雷、達格拉斯與衛布爾斯特的溫和和精確終於勝利了。國會通過了妥協案，全國人民心中因此消除一大隱憂。

在短短三年中間，這個妥協案似乎把所有糾紛都排解了似的。自由黨和民主黨中的大多數鹹懇地維護它。但是在暗地裏緊張的情勢有增無已。新的「奴隸逃亡法」使許多北方人感到震怒。他們拒絕捉捕逃亡的奴隸；他們甚至幫助逃跑了的奴隸藏躲起來。這時有一種「地下鐵路」辦理得很巧妙。有些奴隸從沿海地區乘船跑掉。有些在夜間憑着紫微星的方向從他們主人的農場跑出，到俄亥俄河，再從那裏派人照拂到加拿大去。有些沿着阿巴拉契安山跑進了賓夕法尼亞。北部各州到處都設有地窖跑道，像所謂「地下鐵路」局長列羅·柯芬之類的人們，曾經幫助了無數的奴隸逃到安全

地點。在一八五〇年內，約有兩萬逃跑的奴隸已安居在北方人羣中，依法應該重行被捕的，但只
要一捕捉他們就會引起騷亂。

一黑奴瀾天錄 (Uncle Tom's Cabin) 一書的作者史鐸伊夫人就是受了「奴隸逃亡法」的感動。她這著作在一八五二年出版，其中描寫奴隸生活的慘淡黑暗，栩栩如繪，無論北方南方人，讀了之後都深爲感動。史鐸伊夫人住在辛辛那提的一個邊區的城市，曾訪問過肯達基的農場。她對於許多人道和慷慨的奴隸主，筆下是充分留情的；書中有一個單虐的奴隸主勒格里，却是個來自東北部的「洋客」。但是她顯示出來；在奴隸制下殘酷是必然的，自由的與奴隸的社會在基本上無法調和。她這本書譯成了二十多種文字，在英帝國內銷售一百餘萬本。後來演爲戲劇，觀者無不動容。年青一代的北方選民尤其被它激動起來。

到了一八五四年，各個特別行政區（即尚未變爲州的聯邦各地）中的奴隸制存廢問題又舊事重提起來。每當激辯展開之際，雙方都有新的領袖挺身而出。南方激烈派決心要廢止「密蘇里妥協案」，因爲該案使密蘇里上部流域完全不得保有奴隸。南方人每一採取什麼步驟來達成這個目的，北方輒勃然奮起，劇烈反對。

原來密蘇里河南岸擁有現在稱爲康薩斯和內布拉斯加兩州的肥沃土地，當時已經吸引不少人移殖到那裏去了。如果能夠建立穩定的政府，這塊地方的發展一定大有可觀。北方的人相信這裏人口增多以後，就可以從芝加哥築一條鐵路通過這裏而達於太平洋岸。這樣把南方原有的一個從新奧良斯建築向西橫貫鐵路的計劃，根本打破。對於北方這條鐵路計劃最感興趣的，莫過於當時參議員董格

拉勃。這氏本人住在芝加哥，他是一個積極的地產投機家，而且成了參議院中「特別區委員會」主席。但是他遭遇到強烈的反對。

依照「密蘇里妥協案」，上述地區是不准實行奴隸制的，而密蘇里又反對把它的西隣康薩斯歸為非奴隸區，那樣就會太便於密蘇里的奴隸進到自由區去了。不僅如此，康薩斯還為自由區後，密蘇里的三面都是自由區，在當時奴隸制奔騰澎湃的運動之下，它本身也許很快就會自由化了。在華府的密蘇里代表，有一個時期在南方人支持之下，極力反對任何開發上述地區的努力。

一八五四年，參議院將拉勃的提案無異於衆議院，提出一個法案，使所有「自由土壤」派人物爲之震怒。這個提案就是實行道氏案主張的「人民主權說」，認爲一八五〇年的妥協辦法已超越密蘇里妥協案。應該猶他與新墨西哥兩地自行決定奴隸制的存廢問題。該案並提議將兩個地區——康薩斯和內布拉斯加——編劃爲特別行政區，特許移居的人民攜帶奴隸入境，而且授權當地居民自行決定將來正式加入聯邦時是否保存奴隸制。毫無疑問，道氏的動機是不單純的。他被人責難，說他故意想討好南方，以冀在一八五六年大選時得補左券。而他的政治野心的確是極強的。他的民主黨的同志們大多是南方人；他娶了一位南方的妻子；他並不怕惡奴隸制，也不反對擴大它的地域。不過他的主要目的是迅速開發那塊地方；在他認爲，那裏的氣候反正是不適宜於奴隸制度的。

但是北方人對他這方案却是極憤激。他們認爲把這些南方的大草原開放給奴隸制，是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於是在討論他的提案過程中，發生了劇烈的爭辯。「自由土壤」派的報紙一致斥責他。北方成千動萬的教會人士演說攻擊他。即使以前和南方要好的兩人，也都突然轉變了態度。北方各

大都市紛紛舉行羣衆大會攻擊選民和他的方案。他自己也說過，他若從華盛頓趕到芝加哥，一路上都可以踏着準備燒燬他的肖像的火焰。三月間的一個早晨，他的提案終於在南方代表歡欣鼓舞中通過了參議院。後來選民重地訪問芝加哥說，羅斯福的立場，係消滅中華黨實下了奇蹟，敵黨的領袖聽了一小時，一萬個羣衆向他呼喊罵罵。

這格拉斯案實施後的直接結果關係太大了。在奴隸制廢否攸關到聯邦行政機關問題上採取騎牆態度的自由黨，已趨沒落，而另外一個最有力的機關——共和黨，則更趨沒落。這都看當其時黨派熱情，吸引看有頭腦有魄力的青年，對黨派的個人和國家的發展都具有一種力量，從一國黨對不可當。一八五六年該黨指出弗爾曼黨領袖候選人，弗爾曼曾到華盛頓都探險過五次，勞苦全國，他並且走遍北方大部國土。如果該黨在當年十月的選舉中獲得資夕法尼亞的多數選票，那一次大選他必至會戰勝民主黨候選人布查南氏。同時一些「自由土壤」派領袖如華德和羅恩等雖身具膽，和他們一道的，還有一位伊利諾斯州對身動黨是蘭子的律師，每一論及新問題時就表現出驚人的邏輯能力的阿伯拉罕·林肯。

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林肯在斐歐里亞發表一篇演說，就是揭發「自由土壤」說最精采的聲明。他說，對於奴隸制，既已存存論，他願意和奴子爭。「總令將這圈大權給我一個人，我也不知道對這現存的制度怎麼辦。」他說「奴隸制是惡毒」是這球間的一個重大合約，國會無權廢除它，更加國會無權廢除禁止從非洲輸入奴隸的條約一條。他認為：所有各國性的立法都應該在共和國典照新採行的原則上；奴隸制是惡毒加身禍，選早予以廢止的。他並且指斥「人民主權」論之謬

誤，因為西部國土應否採行奴隸制，不只是當地人民，就是全美國人民都要過問的事。「如果三十個州的人民沒有權利說第三十二個州不得實行奴隸制，試問內布拉斯加一地的三十一個居民有什麼權利說第三十二個居民不得擁有奴隸呢？」

南方奴隸主與北方奴隸制的人源源移入康薩斯後，衝突乃益尖銳，彼此間常常發生游擊戰的驚險故事。雙方都派移民往前去佔領新土地，北方的「移民救助社」尤甚勤奮。他們都有好的武器。不久以後就可以看出，北方人佔了優勢。和這地區北隣の密士失必上游有一大部分居民都是主張「自由土壤」的，而且把奴隸帶到這裏後，他們會容易逃到自由區去。這些都是有利於北方人的因素。不過，實行奴隸制的索蘇里，常有很多「邊區惡霸」渡河來不法投票或恐嚇北方的移殖者，同時擁有奴隸的階級因有布查南為總統，有恃無恐。於是，這衝突牽延不決，全國人心日趨聳動。總統總統布查南竟至失態，企圖誘引參眾兩院都以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使它承認康薩斯有權實行奴隸制，這一來在北方立刻掀起軒然大波，連道格拉斯都一怒而與總統決裂了。

同時，有許多北方人，以為一八五〇年的妥協案既已被南方破壞，便拒絕實行作為當時妥協條件之一的「奴隸逃亡法」。各地羣衆紛紛起票，為逃亡的奴隸緩頰。北方許多州通過了「人身自由法」，那是公開抹殺聯邦法令的。有一次，叫做勃恩斯的奴隸到波士頓後被人抓住，該城竟有好些最著名的領袖挺身為他聲援。馬薩諸塞州東部各地無數人士激於義憤趕來參加，羣情沸騰，萬人空巷。後來為了將這一個可憐的黑人重行迫使為奴，竟至動員了全城的警察武力，全州的民團，全國的陸海軍部隊。

戰雲低迷

這時戰雲日聚，舉國騷然。南北人士好像在緊鑼密鼓中。一八五六年，有一位火氣很大，代表南加羅林納州的參議員布魯克斯，曾經因為聽見一位代表馬薩諸塞的參議員拜那的一段荒謬演說，大為震怒，竟用木棍在孫氏的參議員座位上將他重捶一頓，以致孫氏多年殘廢不起。一八五七年初，最高法院譚納和最高法院中的多數推事，在判決「司考特案」時，宣布眾院無權將奴隸制度排除於特別行政區以外。這是一個很壞的解釋例。「自由土壤」派的報紙和政客們立即以空前的激忿抨擊最高法院，宣言時機一到，必將這個錯誤的判決推翻。當時詩人主筆布萊因特曾寫道：「如果這個判決成爲法律，那麼自今以後奴隸制度便不是那些擁有奴隸的人們所稱的特殊制度，而是一種聯邦制度了。也就是所有各州的共同羞辱。……無論我們的國旗飛揚在什麼地方，那都是奴隸制的旗幟。既然如此，那旗幟上的星光和紅條就應該一概抹掉，染上黑色，上邊畫起一條皮鞭和一付錢鏰。我們應當毫無問題地接受這些憲法的新解釋嗎？永不！永不！」

一八五八年，林肯和道格拉斯同在伊利諾伊斯競選參院一個席次，他們之間那一串爭辯是很可紀念的。在英語中，沒有任何爭論像他們那樣犀利，明快，富有撒克遜民族的力量。這些爭論使全國上下痛感當時問題的重大。由於林肯的雄辯，道格拉斯不得不強詞供認他的信念，即最高法院關於「司考特案」的判決，並不一定推翻在特別行政區內人民主權說的原則。道氏當年雖獲選爲參議員，但翌年林肯就成了一個全國性的人物了。

一八五九年就發生了約翰·布朗突襲哈卜斯渡口的事件。那是一小羣人狂妄地侵入弗吉尼亞，企圖解放並武裝當地奴隸的一個事件。這一個荒唐而為法律所不容的冒險，完全失敗了。南方遭受這個突襲，覺得理直氣壯，非常激怒。但布朗和他的六個同志後來被執行吊死時，許多北方人就歌頌這位廢止奴隸運動的老戰士，和一位自由的烈士般地供奉他。沒有過兩年，士兵們便高唱着「約翰·布朗之身」的歌奔向前戰場了。

這些事件，所以愈演愈烈，究其底蘊，是有一個重大事實存在着的，那就是北方和南方業已變或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迥乎不同的兩個地域了。南方差不多完全是農業的，顯著的城市只有一個新奧良斯。至於北方，廣大地區都已城市化，紐約很快就達到一百萬人口。南方只有很小的製造業，有些企業發展起來也不過像里區芒特的特里得曼鐵工廠之類罷了。南方所有的紡紗廠所用的棉花還不如馬薩諸塞州一個羅維爾鎮所用的那樣多。北方則恰好相反，這時到處都建立起蒸蒸日上工業設備，大幫生產着織、紡織品、靴鞋、鐘表、農具、和無數其他物品，並且還造船、裝裂肉類，磨麵粉，在技術上看着進步。從歐洲轉到美洲來的人口有如潮湧（在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的十年中間，數達二、四五二、〇〇〇人），他們都停留在北部和西部。愛爾蘭人住在城市裏，許多日耳曼和斯坎的那維亞人就在農場上，不列顛人到處都是。在這種情形下，北方已發生了嚴重的勞工管理問題，同時也不乏貧民窟。南方本來是可以歡迎這些移民的，不過去的人很少，因為他們並沒有黨思和奴隸去競爭。鐵路建設在北方也遠較南方為發達。從東部起有三條幹線越過或圍繞着阿巴拉契亞山建造起來了。在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期間所建造的二萬英里鐵路中間，絕大部分都在北方。

在北方人中贊成保護關稅的，一天天增多。而以農業爲主的南方則因想低價購買製成品，非常痛恨這種措施。北方很想快些把公共的土地分配給小農。一種強烈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移民都該有一塊自由的土地，一天天昌揚起來。「投票得一塊自己的土地！」變成了普遍的呼聲。南方希望的是公共的土地保留起來，待高價而沽。西北部的人士要求內政有所改進，南方人士則對此漠不關心。北方要有一種有效的全國性的銀行制度；南方人士因爲積累資本不多，便敵視集中性的銀行制度。在社會方面，北方儘管有許多大城市貧富逐漸趨於極端，却比南方來得民主些；在南方，擁有奴隸的少數階級佔有了絕大部分的財產和勢力。

不過這些差別雖然非常重要，如果彼此沒有疑懼和成見相激相盪，南北的畛域也不至劃分得那樣尖銳。南方人士深刻體會到，在奴隸問題之中實存在着一個幾乎不可解決的種族問題。正如傑克遜所說，他們「抓住了現的耳朵」，既不能控制牠，又不敢放掉牠。同時北方的批評中間有許多是自私的，破壞性的，挑撥的。在另一方面，甚至林肯之類的富有理智的北方人都深怕激進的南方人會試辦把奴隸制度擴充到全國。他們還害怕最南部的人會重開奴隸的販賣，如若干南方領袖所主張，而且害怕在擴充這種制度的過程中，他們會使全國走入戰爭，以求征服古巴，墨西哥，或中美。一八五四年美國駐在英、法、西班牙的三個民主黨出身的公使會簽字過一個不負責的宣言，叫做「歐羅登宣言」，才張傘併古巴，益發引起了對南方帝國主義的疑忌。

林肯當選

一八六〇年的大選，共和黨得到勝利，於是促使南方脫離聯邦，而共和黨之能獲勝，却是民主黨內閣所造成。這一次內閣的背後，有着美國政治史上最戲劇化的故事。

好多年來，南方極端派每要求國會通過法律保障特別行政區裏的奴隸制度，其人數與日俱增。原來當最高法院判決司考特案時，道格拉斯曾經宣言，這個判決雖使奴隸制度可以自由擴充到所有特別行政區，但地方上若有敵視奴隸制的法律，該判決仍屬無效。這個意見發表以後，保障奴隸制的要求，乃加倍強烈了。密士失必州的議員台維斯，阿拉巴馬州議員嚴賽，和喬治亞州議員圖姆新，——三個棉花王國的代言人，都一致主張如此。一八五九年密士失必州議員布期，曾在議會大聲疾呼，重申這一要求，並且說，南方所要求的是行動——「積極的，無條件的行動。」其他南方各州議員都舉起響應他。

但是道格拉斯絲毫也不屈服。他宣布說，布朗這般人的要求，是侵犯特別行政區中的民衆權利的。在美國歷史上，國會從來沒有爲任何一州通過一種刑法或保護財產的法律。從一七八九年起，國會就將制定這些法律的權力交付給各州議員了，爲什麼現在要打破這一健全的法則呢？民主黨許多年來都主張國會對特別行政區採取不干涉主義，爲什麼現在要放棄這個健全的主張呢？道氏大聲疾呼說，無論任何民主黨候選人，若主張國會擁有權強令某一特別行政區實行奴隸制——不管該區人民是否拒絕它——他斷乎不能在北方任何一州獲勝。在另一方面，台維斯則辯言：國會是應該確定美國公民的權利，倘若特別行政區的立法在保障人民財產方面沒有履行它的正當職務，那麼國會更應該做這件事。道氏反駁他說：那是完全不對的。如果歐列根不通過鼓勵養畜騾子的法律，我決

不能在華盛頓通過一種法律強令歐列根養驛子；如果歐列根不接受奴隸制，我決不強迫該地人民實行奴隸制。

這樣爭訟紛紜，相執不下，終於當一八六〇年民主黨舉行全國大會時，該黨發生破裂。是年該黨代表集會於查斯頓，那正是主張奴隸制最激烈的中心地。兩年來道格拉斯和台維斯在參院中的鬥爭，到這裏達於頂點。當時道氏如果獲勝，民主黨仍會是一個真正全國性的政黨，在北方、西方、南方同為強大無敵。如果台維斯的政綱獲勝，即強令不願有奴隸制的地方也實行奴隸制，那麼民主黨就只能變為一個地方的政黨，僅僅在南方佔優勢而已。

大會辯爭得最劇烈的時候，極端派代表想強把他們的要求列入黨的政綱以內，這時道格拉斯的代表人高呼道：「南方的紳士們！你們在貽誤我們呵，你們在貽誤我們——我們決不幹！」代表中多數堅決反對台維斯的主張。至此，阿拉巴馬州的代表團便首先起立抗議，離開會場。南加羅林納州的代表團繼續退出，其他最南方的代表也紛紛出去。民主黨既已全部分裂，大會乃決定總統候選人而散。隨後兩派各自召開代表大會，南方極端派推出布萊金瑞治為候選人，反對派則推定道格拉斯。這一次破裂意義之大，許多人在當時都未能看出。不僅民主黨在那一年的大選中註定了失敗的命運，而且北方和南方間的重大連繫又失掉了一個。

與此相反的是，共和黨以整個團結的精神參加大選。該黨大會在芝加哥舉行，情緒非常熱烈。會中推定最孚衆望的中西部人物林肯為總統候選人。該黨黨內和林肯一道競選的修華德和柴恩雖告失敗，却忠誠地支持着黨的路線。黨的精神提得很高。一種嚴肅的決心和俯道的熱情激勵着千百萬的

選民，反對現有的奴隸制再向任何地區擴大。該黨得到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強有力支持，比起四年以前在金錢上要富裕得多了。一八五七年一個短時期的嚴重經濟恐慌，刺激了產業界人士要求實行保護關稅，同時也促使商業金融界要求一種更完善的銀行制度。共和黨允諾滿足他們這些要求。不過如此，它竟宣言要頒行一項法律，使所有移民都有地可種，這對於渴望有土地的北方人，號召力很大。總之，共和黨在經濟上說，強烈地吸引了美國人民。

在大選那天，林肯得一、八六六、四五二選票，道格拉斯得一、三七五、一五七選票，布萊金瑞得八四七、九五三選票，主張南北南方懇求妥協的田納西州人貝爾得五九〇、六三一選票。林肯所得選票在總票數中雖佔少數，但他所得到的「選舉人票」却是決定的多數。從全國投票看來，人民毫無問題是主張團結與和平的。唯一主張脫離聯邦的競選人布萊金瑞治得不到總數五分之一。

不過在南方，極端派是居於控制地位的。南加羅林納州已然決心脫離聯邦了。爲什麼呢？當時的情形，似乎無論是南方還是奴隸制，都不處於任何真正危險的境地。幾乎在他第一任總統全部任期內（如果南方各州繼續在聯邦以內），林肯會遭遇國會中的多數反對的；最高法院也操縱在南方人手中；他會是完全無能爲力的。因此之故，林肯會極力否認他有意損害已然存在的奴隸制度。除非修改憲法，奴隸制是不會在南方廢除的，而修改憲法在幾十年內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脫離聯邦的舉動居然發生了，而其後果也就不問可知。

採取這一舉動的時候，並沒有任何確切把握證明除了南加羅林納州外可以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團結的情緒在南方原是很強烈的，和平的情緒亦復如此。在一八六〇年的大選中間，十四個實行奴

蘇制的州民沒給兩個安協派候選人道格拉斯和貝爾的票，比投給極端派布萊金瑞治的票多出一二四、〇〇〇張。把最南方幾州的選票加以縝密的分析，就可以看出。當時脫離聯邦案如果交付公正和公開的人民表決，是會被推翻。甚至在脫離聯邦和內戰爆發以後，南方堅決反對分治的勢力還很強大。南方在北加羅林納州實行徵兵競未成功；據說東部田納西州許多縣份，志願參加聯邦軍隊作戰的，在人口比例上，比北方任何縣份都還多。可是革命往往是和最堅決的少數人發動，而一八六〇年脫離聯邦也居然和一七七六年反對喬治三世統治的革命同樣得到廣泛的民衆支持。

南方下半部人士之所以如此，是有許多複雜動機促成的：憎恨北方；競選失敗後惱羞成怒，不願接受關於特別行政區的判決；夢想別樹旗幟會有更好更光明的日子可過。南加羅林納在一八六〇年首先發難，當時竟還說：北方選舉了一個總統，「他的主張和目的是敵視奴隸制的。」密士失必州繼之而起，聲言北方人「已對南方各州採取革命態度。」但它們這時發動的主要理由恐怕是南方極端派認定那是不可再失的機會。任何一個單獨的州脫離聯邦是不可能的。北方比起南方來，日趨強盛。如果這危機拖延下去，不立即設法建立南方獨立的局面，以後便沒有這樣機會了。一個南方的聯邦也許會在疆界各國之間佔得一個有力地位，而不久就可以擴張到加勒比海的四週。翌年二月初旬，七個脫離聯邦的州的代表在阿拉巴馬的蒙哥馬利城開會，成立了一「亞美利亞邦聯」，並選出約翰斯爲其臨時總統。

南方上半部另外四個州起初躊躇不決，後來也跟着上述七州一致脫離了聯邦。在最後一項問題會有人努力斡旋和解。其中最希望的是返回到密蘇里妥協案，以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爲奴隸區的分界

眼，但因共和黨拒絕允准奴隸制蔓延到任何特別行政區，致未成議。一八六二年四月十二日黎德芬，南方的本廳便向查斯頓港中的蒸餾特砲台開火了。美國歷史上，的南北戰爭便從此爆發。

第十一章 閱牆之戰

兵員和資源

余曼將軍一八六四年六月三十日寫信給他的兄弟這樣說：「看見那種死亡和破壞的可怕程度，實足以令整個世界震驚。在過去兩個月中，那種工作每天都有進展，直到雙方或一方的軍隊毀滅了，我沒有看出緩和的跡象。……我開始認爲一兩千人的死傷是一件小事——所以我們的心腸變成這樣的堅硬無常。」他還說：「戰事的最壞階級還沒有開始呢。」這一句話對於喬治亞是確實的，因爲自山脈起以至於海岸止，都在大破壞之中，喬治亞的農場和城鎮將夷爲廢墟。這對於弗吉尼亞也是確實的。這對於格蘭特的軍隊和李將軍的軍隊也都幾乎是確實的，他們的血戰正在進行中。但全國是以輕快的心情來參加這次衝突的。北部人高呼着一向里士滿進發！南部人矜誇着他們武士的優越性，認爲足以戰勝北方卑鄙的人們。他們雙方都夢想着戰事必然是短促而光榮的。

薩姆特炮台一役的震撼，已經即刻使北部團結起來，同時也使南部團結起來。一種怒火使弗吉尼亞脫離「聯邦」而加入「邦聯」；舊領地成爲南部的首都，因爲達維斯（Jefferson Davis）和他的政府於一八六一年六月抵達里士滿，而它的最能幹的領袖前西點監督李將軍（Robert E. Lee）認爲他的本州的號召力強於國家的號召力。田納西跑入「邦聯」的陣營。在北部，密士失必河的上游

實稱他們不容許有「一條海關線」開闢於他們和海灣之時，強烈地擁護「聯邦」。遙遠的加利福尼亞也採取同樣的步驟。邊區的州份馬里蘭，肯達基和密蘇里則在猶豫中，因為它們在情感上極爲分歧。不數日之間，分離論者控制了已的摩利，有一個時候幾乎將控制聖路易。但結果基氏，亨利克雷和賓頓的三州固守着它們的舊立場。北部和南部，政黨的界線暫時化爲烏有。當林肯上前發表第一篇就職詞時，道格拉斯象徵地執着新總統的帽；終身是聯邦派的史蒂芬斯成爲「聯邦」的副總統。

每一方面都各有一些優點。在人口、工業資源和財富上，北部比南部強得多。一八六一年的人口統計，表示在星條旗下面的二十三州約有人口二千二百萬，在星棒旗下面的十一州，人口不過九百萬餘。而南部的人口還包括黑人三百五十餘萬在內。北部的鐵路網長約二萬二千哩，而南部的只九千哩而已。北部在工業發展上佔極大的優勢，因為像紐約一州，一八六〇年的製造品價值即等於整個「邦聯」的兩倍多，而賓夕法尼亞一州的製造品價值，也幾乎兩倍於整個「邦聯」。在內戰的最後三年中，北部的軍需幾乎是全部自製的，南部必須依賴外國的槍砲，醫藥和外科儀器，而依賴最大的算是外國的鹽藥。北部控制着海軍，同時也控制着海洋。它有一種比較富於適應性和多樣性的經濟。它有外來移民所賦與的力量——這種力量下降直至葛蒂斯堡時代，之後便再迅速上漲。南部有其人民的尚武精神，容易佔得許多堡壘和兵工廠，其農業有優越的效率和組織，他們又處於守勢的地位，軍隊可在內線作戰。最主要的，南部要爭取勝利，不必在軍事上打勝仗——不必侵攻或征服北部。它所需要的只是作長期的苦戰，使北部相信南部的本身是不可征服的。它吃得消打敗仗。

「吃得怕屢戰屢北。」「邦聯」如果能夠說服北部，使他們認爲「聯邦」勝利的代價太高，最好還是讓這迷途的姊妹脫離。

許多人認爲南部也有一種大便宜，便是它控制着世界棉花的主要來源——英國需要它的棉花供給織造廠，可能因支持南部而進行干涉。可是不久證明這種估計是錯誤的，英國需要北部的小麥，並不亞於南部的棉。一種無上的侮蔑激刺着南部，可是這也由北部的決心予以抵消。南部的將領們一般地都比較北部的靈敏而能幹；但林肯總統證明比較達維斯是一個偉大得多的政治家——達維斯有高度的智力，尊嚴和誠意，可是他欠缺達維斯的胸襟，有時意氣用事，讓個人的偏見扭歪他的判斷。一言以蔽之，北部容易是比較強盛的一方；而南部的大希望則寄託在其地廣民衆難於被人征服。

認爲戰爭短期可以結束的北部人在布朗一役便受到教訓。一枝三萬人的軍隊在華盛頓組成，出發進及一枝在北弗吉尼亞的布朗後面深溝高壘人數相當多的「邦聯」部隊。聯邦派的軍隊於七月十六日楔入邦聯派軍隊的正面，結果遭遇邦聯派軍隊右翼毀滅性的攻擊。正邦軍在驚慌中向華盛頓回竄，路上擠滿了人員、槍砲、拋棄的輜重，以及本來想來參攔打勝仗的國會議員。北部的其他挫折跟着在密蘇里發生。在波多瑪克河的波爾索壁一役，日後儼最高法院法官的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受傷。至此雙方都準備罷戰。

戰爭拖延過了四個年頭，最後因爲南部精疲力竭總告結束。這一次戰爭所耗費的金錢和產業生命的犧牲是令人震驚的。據估計北部一共徵募了二百萬兵，而當末了「一顆子彈射出的時候，已經有二百萬人在戰場上。南方的徵募數目，據計在七十萬與一百萬之間。在「聯邦」方面，戰死或病死的

約有三十六萬人；在「聯邦」方面，死亡約爲二十五萬八千人。南部的大部分化爲廢墟。森納多亞河谷自頭到尾都被蹂躪；余曼在喬治亞所毀的建築物，價值五千萬元，所毀的私人產業價值更須以億計；城市如哥倫比亞，里士滿和愛爾達城（Atlanta）都遭火劫；鐵路和工廠被毀。南部的固有勞工制度既已破壞，物質上的產業又已破碎，故在經濟上卽呈疲憊不堪。那一帶當時戰爭的痕跡，今日還歷歷可考。當戰爭結束的時候，北部雖享受着「一種大繁榮，但它也損失很大，其程度是它始料所不及的。」

戰役

作戰的主要戰線或戰場可以分爲四個：海上，密士失必河谷，弗吉尼亞和東部沿海各州，以及外交戰線。第一條戰線可以簡略放過。在戰事初期，事實上那擁有四十艘船艦的海軍全部操在聯邦派手裏，但是分散而孱弱的。在華盛頓的能幹主官威爾斯將其改組，加強它力量。林肯宣布封鎖南部海岸，這種行動最初力量雖弱，但到了一八六三年便變成極有效的了。這種封鎖既足以阻止南部運糧至歐洲，又足以切斷南部從歐洲運入它所急需的彈藥，服裝和醫藥。同時，一個特出的海軍指揮官法拉加特（David G. Farragut）出衆領導兩次優異的戰役。在一次作戰中，他率領聯邦派的單桅汽艦艦隊進入密士失必河口，經過兩個堅強的砲台，強迫聯邦派最大和最富的城市新奧良投降。在另一次作戰中，他用強力經過摩比爾灣的設防入口處，俘獲一艘聯邦派的鐵甲艦，並且封鎖了這個港口。海軍幫助北部封鎖南部，佔領重要的沿海據點，擊沉或俘獲南部的商船。

北部聯邦派的軍隊，在密士失必河谷打得一連串幾乎未間斷的勝仗。格蘭特率領着強大的西方部隊。格氏是伊利諾斯人，性情堅持固執，沒有想像力，但能夠清楚地把握着戰略的主要原則。他攻佔了亨利砲台和頓納爾遜砲台，開始在田納西突破聯邦派的一條綿長的轉地，這樣便能夠佔領這一州的西部。聯邦派不得不放棄重要城市那區維爾，聯邦派軍隊於是進抵到田納西的南部邊界——那就是距聯邦派的心臟不過二百哩。南軍在約翰斯敦和布利加特領導之下集結在這裏。一八六二年四月，他們發動攻勢，這一次幾乎解決了格蘭特。他們的迅速進攻，使格氏的部隊在田納西河的皮次堡碼頭猝不及防。格蘭特格氏部隊背面是水，正面又沒有設防。這一次的突襲，幾乎戰勝了聯邦派的軍隊。可是格蘭特及時獲得增援，同時聯邦派損失了他們能幹的約翰斯敦將軍。結果南軍退到密士失必的科林斯。雙方在西路一役損失都重——聯邦派的六萬三千人損失了一萬三千；可是林肯說及格蘭特時說，「我不能鞭少此人——他是能征慣戰的。」

一八六三年春天，格蘭特被擊敗的部隊緩緩向南推進。他們的大目標在奪得密士失必河的完全控制權。自法拉加特致信新奧良斯之後，該河下游已沒有南軍的蹤跡。有一個時候，格蘭特被阻於維克茲堡。聯邦派軍隊在削壁上堅強設防，因為地位過高，「聯邦」派的海軍無法攻擊。可是他採取大膽的行動，把維克茲堡包圍起來，經過六個星期的圍攻，結果於七月四日佔領該城，解決了西方聯邦派的大軍。「聯邦」給切成兩部分，幾乎完全不能從台薩斯和阿肯色運到供應品。

可是同時聯邦派軍隊在弗吉尼亞再次打敗。華盛頓與聯邦派首都里士滿之間距離原僅一百哩，但這一帶地勢被無數的河流所隔斷，成爲很堅強的防守陣地。更有進者，聯邦派擁有兩個很能幹的將

顯。李將軍和哲克遜 (Thomas J. Jackson)，統聯邦派初期的將領都強。聯邦派的軍隊屢次企圖攻佔里士滿並消滅邦聯派的武力，經過多次的血戰，但都給打退了。那種惡戰的詳情，簡直無法描寫。早在二八六三年，麥克利蘭由海道率領精練的十萬大軍到約克河與詹姆士河之間的半島，進攻比他弱得多的李將軍部隊，在里士滿前面進行猛烈的「七日之戰」。有一個時候，他的軍隊已經聽見這邦聯派首都各塔上的鐘聲，可是結果遭受重創而退。錯失的波勃在布朗的第二次戰役時敗北，被逐到華盛頓退却，這個時候，北部已經在替自身的安全擔憂了。另一個聯邦派的指揮官企圖進攻弗里特烈克斯堡後面的高地，結果被擊退，死傷極衆。還有一個北軍的指揮官在張逸勒斯維爾的血戰中慘敗，但邦聯派喪失了李將軍的左右手哲克遜。直到一八六三年夏季，邦聯派在東部都佔着主觀。

雖然這邦聯派的勝利沒有一次是有決定性的；聯邦政府又集結軍隊另行嘗試。如果聯邦派的軍隊不能佔里士滿，邦聯派最好的戰略便是採取攻勢了。一八六二年八月，李將軍認爲向北進攻的時候成熟，可是麥克利蘭在馬里蘭西部的安狄丹迎擊他，把他堵住了。這一次是打個平手——可是李將軍的兵士林肯是渴望一個勝利的，認爲這次勝利已足夠宣布「解放宣言」了。(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下一個夏天，李將軍於聯邦派軍隊在張色勒斯維爾大敗之後，又向北進擊，侵入賓夕法尼亞。他的部隊幾乎抵達州的首府，巴的摩爾和費城大爲震動；但一枝強大的聯邦派軍隊在葛蒂斯堡截擊他。這裏在三天的戰爭中，邦聯派企圖突破聯邦的陣線。當聯邦派部隊正在集中之際，邦聯派如果迅予攻擊，他們也許便會戰勝。可是結果他們必須與一枝據有更好地位的更強大軍

隊作戰。比克特在最後一天冒着可怕火力的猛攻，是戰史上最英勇的行動，可是他失敗了，而聖丹當李將軍麾下他經戰陣的部隊悲慘地退到波多瑪克河的時候，形勢已經很清楚，「蒂高斯堡的高潮」便是邦聯派全部希望的高潮。

格蘭特的軍隊此時佔據着維克茲堡。對南部海岸的封鎖已經是鐵桶似的緊密，沒有船隻能夠衝過封鎖線。邦聯的工廠因此缺乏機器和原料，鐵路毀壞，資源幾乎完全枯竭。在另一方面，北部各州則空前繁榮，工廠充分開工，農產品大量向歐洲出口，人力因為人口的移入而恢復原狀了。

在田納西的東南部，密士失必河谷戰役的最後階段也對邦聯派有決定性的不利。這個區域一個繁忙的鐵路聯點叫查丹奴加（Chattanooga），其對於邦聯派的重要性僅次於里士滿和維克茲堡。它控制着向西南、東南和正東行的鐵路，其位置足以阻擋聯邦派軍隊在大烟山向東南開的路徑，故是對南方的大門之一。在羅斯克蘭斯指揮下的一枝聯邦派軍隊於一八六三年九月開抵查丹奴加，發覺自己面對着一枝在第二流將領格拉格指揮下的強大邦聯派軍隊。在薩加摩加一場惡戰中，勃拉格幾乎打勝，但最後因為湯瑪斯將軍的調派，演成一個犧牲重大的僵局。湯瑪斯是一個弗吉尼亞人，他誘該聯邦派。力不勝任的羅斯克蘭斯讓自己被封鎖於查丹奴加，故格蘭特不得不被派趕往解救。十一月，格蘭特得余曼和湯瑪斯的支援，在查丹奴加一役打得勝仗，他的一部分軍隊以猛烈的攻勢把邦聯派軍隊驅離教士山脊。這樣，聯邦派軍隊便得到了一種地位可以開始進入喬治亞，由余曼完成勝利的結算。一技聯邦派的軍隊於胡特指揮下在田納西與聯邦派軍隊苦戰，雖然勝負未分，但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在精區維爾地方，實際上被湯瑪斯殲滅了。

南部當時如果承認即將失敗，而謀與寬宏大量的林肯談判條件，其結果必比較好得多。可是當時的敵意不容許這種談判。聯邦派繼續作戰，直至不可能作進一步的抵抗為止，他們希望法國和英國出面干涉。但到一八六三年這最後希望已經消失。聯邦派政府在外交戰線上有很大的便宜。它很巧妙地利用這個優點，而在葛蒂斯堡之後，是沒有一個歐洲的使節願意在失敗那一方面下賭注的。更消雅者，林肯於一八六二年發表他的「解放宣言」，把根除奴隸制度作為作戰的主要目標之一；這便提醒了英國人民天衆的道德觀念，使人們也擁護聯邦派了。蘭開廈的工人，本來是因為聯邦派的對鎖而得不到南部的棉花的，也堅定地同情聯邦派，這證明他們是如何為主義而犧牲。

一八六四年頭，格蘭特東調，任聯邦軍總司令。他一次次無情地打擊李將軍，漸漸摧殘了聯邦派的注要部隊。同時，余曼將軍於一八六四年五月發動他壓服喬治亞的戰役。他於九月初佔領愛爾達，然後向海邊動，有計劃地毀滅一條六十哩戰線的商店，鐵路和其他產業。十二月他在薩凡那出現，把那地城作為送給全國的聖誕禮物。之後，他轉而北進，佔領了哥倫比亞，強迫查斯頓投降。那在秋季急進的騎兵司令余利丹把森納多亞河谷毀壞得那樣的徹底，使「一隻飛過境的老鴉必須帶着他自己的糧食。」最後李將軍不得不放棄里士滿，並於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在阿波馬多斯（Appomattox）舉軍投降。

內部衝突

在這一個人鬥爭的年頭，無論北部或南部都有許多內部的衝突。雙方的政府都沒有高的效率。軍隊

都充滿着糾纏、錯謬和不容妥的制度。徵兵法是通過了，但抽調的辦法並不容許民衆去把部容許購買代身的兵，結果便成了暴動。由史蒂文斯、沙姆納和魏特所領導的共和黨一急進派，把蔭林肯在作戰上太於懦弱，太緩採用釋放爲作犧牲，建議路易西安那和其他低州份的辦法太過溫和。在南部，州長如喬治亞的白朗和北維羅納的赫斯，都請答里士蒲當局應該頑固堅持着州的利益。雙方，特別在北部，政治干與到軍職的任命。他們提陞能力不足的人物如巴特勒和邦賽特，但英勇而有效率的領袖如馮瑪斯則被他們忽略了。雙方軍隊逃亡者極衆，結果使邦聯派的部隊受嚴重的影響。

北部攻陷南部監獄的願敗，但北部的監獄也是夠惡劣的。徇私，欺騙和貪污的風氣雙方都盛行。華盛頓充斥着不忠實的包工，投機家，和運動議員通過議案的人；而南部一些奸狡之徒，則犧牲他們的主張以求自肥。南部紙幣貶值，使物價狂漲，結果勞苦的人民大眾都破產了。在北部，通過擴張鼓勵着瘋狂的賭博和冒險的投機，製造出一大堆粗魯的百萬富翁。總言之，這次戰爭雖有七個壞的方面，但也有許多多英雄的故事，許許多多博愛的努力和愛國犧牲的事蹟。

李將軍和林肯

在南部，戰爭產生了一個不滅的英傑，便是指揮官中最武勇的李將軍。他領導有方，工作努力，在戰爭的整備時期中尊重人道，而文寬宏大量的接受失敗。呼籲南部人民變成他們過去敵人的忠誠伙伴。這種種都時時令人尊敬。他唯一的錯失便是他美德上的弱點，因爲太客氣太多考慮，不能使

頑固的僚屬適當地遷就他的意見。他作爲一個戰略家比作爲一個戰術家更爲適當。他能夠銳敏地剖析敵人的計劃，利用軍事情報具有分析性的才智，對於估計軍事單位和陣地力量又有正確的斷判。因爲他有組織能力，有縝密的注意力，對部屬愛護，遇事勇敢，態度和藹，故能令人信任，得部屬的愛戴。他和華盛頓一樣是一個很能自制的人。這個信奉基督教的君子人，無論勝利或失敗，無論在戰時或在平時，他都是偉大的。經過五年的戰爭後，他專心致志於求在經濟，文化和政治各方面恢復南部的元氣。

在北部，戰爭產生一個更偉大的英雄林肯。在初期，沒有人認識這個形容粗陋的西部律師的真相，因爲他平庸，醜陋，而且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第二個陸軍部長史丹頓有一時期叫他做大猩猩——雖然他後來宣稱他爲人類最偉大的領袖；敵對的報章罵他做猓字。緩緩地，全國認識他基於縝密研究和周詳思考的深遠的智慧；他對於真理的熱愛，無窮的耐性，以及度量寬宏。有時他也猶豫和徬徨，可是時間常常證明他懂得怎樣爲國家的利益而期待著，懂得怎樣把力量和智慧混合起來。他懂得美國的人民，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停下來讓羣衆的情緒結晶，什麼時候應該勇敢向前邁進。他是一個最誠實的領袖，雖然是個很技巧的政客，可是從來不採用不公道的的手段。他常常訴諸有知識的選民，而不訴諸無知的選民。他在思想和行事上都是很寬大爲懷的。在作戰的敵對期間，他從未向南部人說過一句報仇的話。他渴望把全國統一起來，不用武力而以德勝；甚至當聯邦派軍隊正在打最後勝仗的時候，他還建議以相當慷慨的款項付償南部的奴隸。他的外交政策顯示出莊嚴，正直和堅決。他雖使用空前的權力，但他熱心地信仰民主制自治政府，並且知道怎樣鼓勵他的

人民對他効忠，故結果他雖使用帝皇一樣的大權，但仍能獲得人民大眾的信賴。他的口才因為實際的需要而日見雄辯——他的葛蒂斯傑演說，第二次就職演說，和一些信件，是英文散文中的瑰寶。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他的遇刺，對全國簡直是晴天霹靂；對於戰勝者和戰敗者，都是一種悲劇性的不幸。

這次戰爭的後果

在一個不誠實和條件不夠的新領袖約翰生（Andrew Johnson）領導之下，全國必須面對着重新調整和重新建設的困難問題。林肯遇刺之後，要求報復的事情即刻廣泛地蔓延，故問題更感棘手。這些問題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私企圖更迅速地複雜起來——共和黨想利用時機使它的權力永久存在，而自私的商業集團則想利用時機謀自身的利益。希望有高關稅的廠家，希望利息用金償付的債券持有者，希望得到土地的鐵路建築者，都羣集在共和黨的陣營裏。

這次戰爭給國家留下好和壞的後果的混合傳統。它拯救了聯邦，並給聯邦以一種「不可毀滅的」特質，但由這暴烈的釜裏出來的聯邦並不是開國先哲所希望的聯邦。它已經永久廢除了奴隸制度，可是用的是暴烈手段，並沒有替脫離奴籍的人們打算。它已經打倒了南部的貴族寡頭政治，可是沒有其他的階級準備，負起政府的責任，而南部被剝奪去自然領袖者達一代之久。林肯曾經揭發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可是沒有一個公平的觀察家能夠說這次戰爭促進了民主政治。

這次戰爭在南北之間留了數十年的憎恨——這種憎恨是林肯所希望消滅的。它使許多人更加偏

總的特別在政治方面。共和黨的煽動家誑誘人民的意見，使人反對南部的民主黨人。在另一方面，反對派便變成了一團結鞏固的南部，他在民主黨的旗幟下面。這種激烈的黨爭是最不幸的。直至戰事結束二十五年後，纔有一個民主黨員進入白宮，直至到五十年後纔有一個南部生長的國民威爾遜當選為大總統。

南部的重新建設

南部失敗，必須予以「重新建設」；這個過程便花了十多年的功夫，自一八六五到一八七七年。如果真有不死的話，必定堅持以溫和條件對待南部人，很可能使國會多數人贊同他的意見。可是約翰生是一個魯莽，笨拙而且脾氣壞的人，他完全不能把握這個局面。的確，他幾乎丟了他的官。國會制定法律，禁止他未得國會准許而撤某些官員的職。但他撤去了好許的陸軍部長史丹頓，打算在法庭上試驗這一條法律。急進派因此於一八六八年八月彈劾他犯大小各罪，在參議院審問他，差一票便把他逐出白宮。同時，急進派在一八六六年的國會選舉中獲勝，負起建設的責任，強迫南部服從一個既羞慚又兩不應俱的計劃。

這個重新建設的計劃有三個特點。第一，南部實行軍事管理，因為有五個將軍而成立五個區，由軍隊予以有力的支持。第二，南部的白色人民不獨被迫接受第十四條的修正（保證黑人在日常事務上有平等的權利），同時又接受了第十五條的修正，予有色人種（實際上是全部的）以投票權。最近的奴隸——他們的祖父們也許是非洲的野蠻人——都有權選舉官吏和制定法律。最後，有計劃

的利可這種有色投票人，白色窮人和來自北部的逐利者以建立南部各州的政府。

這些黑人和逐利者的政府，是英語世界中最壞的政府。黑人有一個時期控制着州的議會，選人爲國會議員，佔據州的次要官職。逐利者則擇肥而噬。這些負起重新建設責任的政府，在修橋造路和制定教育和慈善事業的法律上，的確也有其貢獻。可是就大體而言，他們是不稱職的，浪費的和受賄的。他們縱情揮霍，征收苛捐雜稅，使貧苦的白人絕對無力負擔。有一個時期南部是令人失望的。

但這個時期並不長。這個區中自愛的白人漸漸獲得自治的權利。他們一部分是用暴力和恫嚇纔得到這種成就。他們成立三K黨 (Ku Klux Klan)，強迫許多逐利者返回北部，並脅迫黑人離開投票地方。但他們大部分是和平從事，利用舊的政治機構。許多黑人已經不耐煩再作來自北部的狡猾政客們的工具，悄悄地放棄投票權利；有一些甚至再跟從他們從前的白人領袖。民主黨一個州一個州的予以征服，到了一八七六年，只有路易斯安那、佛羅里達、阿羅林納三州尚在「黑色和褐色」的共和黨人手中。即使在這三州，只有聯邦軍的支持，才能保持黑人和逐利者的政權。一八七六年的選舉是美國歷史上紀錄最接近和秩序最紊亂的一次，至此大家都明白在軍隊撤退以前南部是沒有和平可冀的，所以翌年海斯總統便實行了。這樣一來，共和黨的領袖們便承認他們「急進」建設政策的失敗。他們採取這政策有兩種理由：第一是因爲黨中的理想派想保護黑人，第二是因爲實際派想在南部得票數，官職和權力。結果所屆，便是阻礙和削弱黑人，並使整個南部傾向民主黨。

當我們回顧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七年這一段內亂時期，這幾乎是一幕單純的悲劇。如果像林肯久就希望的一樣，廢除奴隸制度採取漸進的辦法，並予舊奴者以適當的賠償，國家的處境必會比較安樂。這樣便有時間可以教育黑人，使他們在社會中獲得新的地位。這樣國家便可以保存六十萬青年人的生命。這樣南都不至遭受迄今尚未恢復元氣的慘境。這樣雙方可以不至有粗糲化的後果——這種後果在戰後謀利和粗鄙的一虛飾時代上表現得最清楚。

可是這一次的風暴却把全國統一起來。就社會和經濟上言，現在南都與北部比較接近。這次戰爭使美國的民族性更深入，更成熟；文學和教育在各方面都更為成長。而且這次戰爭于全國一套深刻的故事，將不斷地被人傳說着。在數百年之內，這種回憶都可以使人驚心動魄。這是一個史詩。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初版

美國史

著者

美國 A. Nevins
W. S. Cummings

譯者

劉尊
陳先
譚

發行人

孫伏園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重慶美專校街一〇六號

印刷者

潤華印書館

代售處

重慶
成都
西安
聯營書店



1

兼

定價

